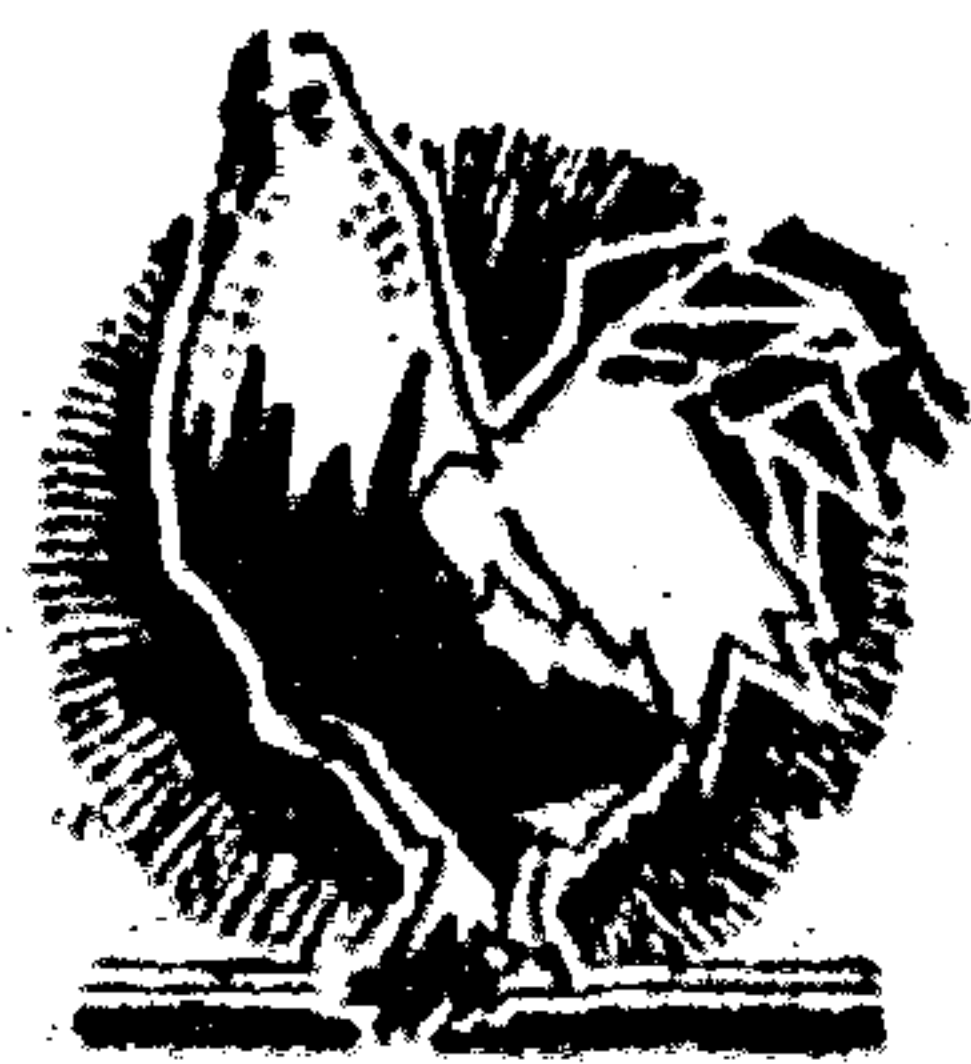


國新新聞

叢書之六

藍衣社內幕



國新新聞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546.992
378
5

國民新聞叢書之六

藍衣社內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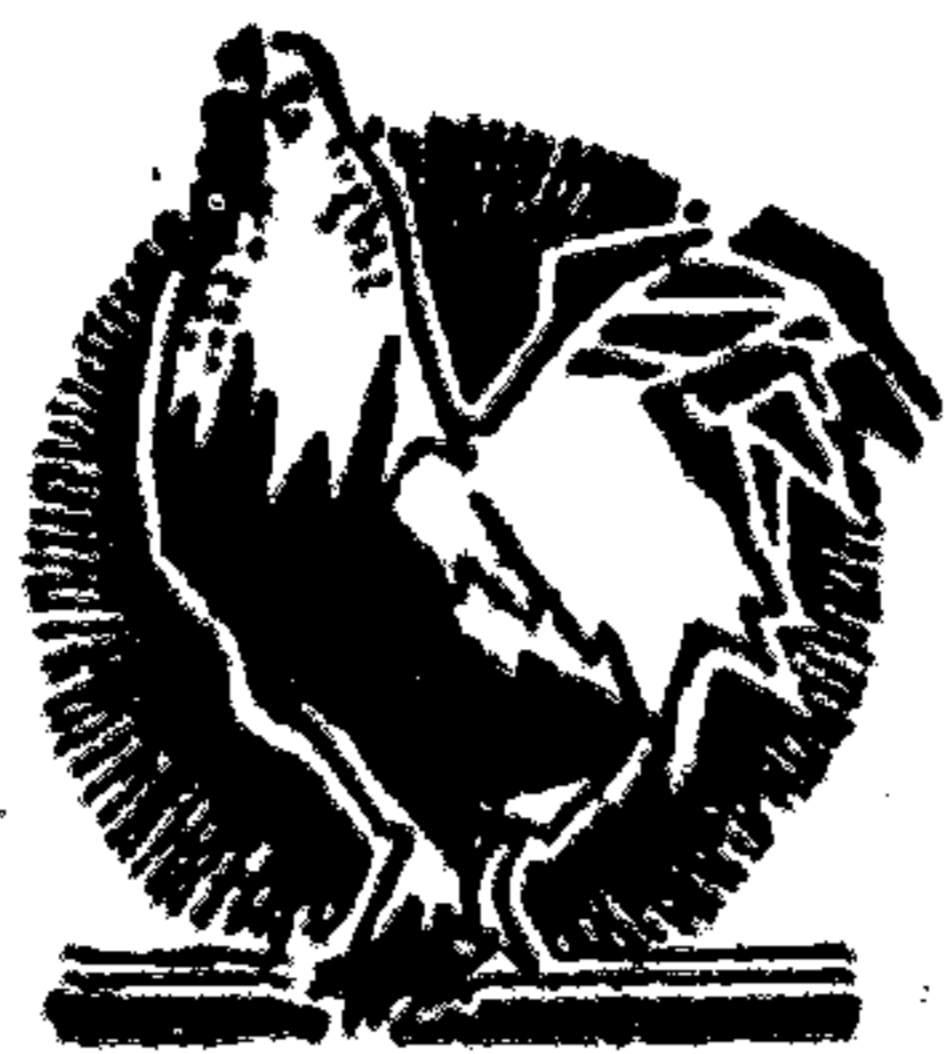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A. 71581

北京圖書館藏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認識世界
政治經濟
社會文藝
之最佳
讀物！



國新新聞叢書

- | | | |
|-----------------------|---------|------|
| 【之一】社論集..... | 二冊..... | 五元 |
| 【之二】風雲人物誌..... | 一冊..... | 一元四角 |
| 【之三】近東問題..... | 一冊..... | 一元四角 |
| 【之四】今日的蘇聯..... | 一冊..... | 一元二角 |
| 【之五】太平洋問題..... | 一冊..... | 一元二角 |
| 【之六】藍衣社內幕..... | 一冊..... | 二元 |
| 下列各書八折發售預約 | | |
| 【之七】不愛江山愛美人..... | 一冊..... | 一元五角 |
| 【之八】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各國軍備..... | 一冊..... | 一元五角 |
| 【之九】戰時日本..... | 一冊..... | 一元五角 |
| 【之十】太平洋戰爭探討..... | 一冊..... | 一元五角 |
| 【之十一】美國的國防工業..... | 一冊..... | 一元五角 |
| 【之十二】美國的戰時經濟..... | 一冊..... | 一元五角 |
- (外埠掛號郵遞·每種另加郵資二角六分)

國新新聞週刊

評述一周時事
分析中外情勢
認識世界政治
介紹風雲人物

每星
期日
出版

預定價目

每期定價 二角五分
三個月(十二冊) 二元五角

半年(廿五冊) 五元
全年(五十冊) 九元

國新新聞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代序：炸彈屠殺和重慶政權

爲政治鬥爭而買兇暗殺，已是一件最卑劣無恥的行爲；爲個人權利而買兇暗殺，陰謀不遂，目張膽屠殺到一般民衆，尤其爲豺狼不如的獸行，這是人類莫大的恥辱。中國今日而有這種人，國莫大的恥辱。

暗殺和陰謀是於兩種政治形態之下發生的，一種是獨裁者的暴力政治，另一種便是沒落中的政治狀態必然的反應。

重慶政權恰恰如此，蔣介石的言行，充分表示了獨裁者個人權利的慾望。我們還看到重慶一大批無恥的政客文人，至今還是大傳其「捧場」「吹擂」的調子，另一方面藍衣社共產黨的恐怖浪潮，屠殺到一般民衆，這種行爲，十足證明了獨裁政權的暴躁與沒落。蔣介石共產黨這樣窮兇極惡的幹下去，除開表現了他的暴躁苦悶外，對國家民族來講，我們覺得這一羣只是政治上的敗類，對其本身來講，暴殺陰謀和不斷的恐怖，只有加速其殘餘力量的崩潰，而革命運動的進展，是絲毫沒受到影響的。

我們早就說過了，站在和平運動一邊的同志，不是槍桿和炸彈所能威脅的，我們是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向全國同胞闡述新的政治意識，由觀念鬥爭上的勝利推動革命的進展。重慶的殘餘政治力量，至今仍有英美侵略主義及第三國際在華代理人在支持着，他們不爲國家民族着想，他們到底不會覺悟。我們在痛心之餘，只好加緊我們的努力，正如汪先生說過的話：『不靠重慶的覺悟，憑我們自己的熱血，和平運動也幹得成功的』。在這種場合下，重慶的苦悶，便表現在它的政治陰謀，而恐怖陰險和惡毒的手段，反更鞏固了我們的意志和信心。



最近南京的陰謀案件，暴露着重慶在壽終正寢前的迴光反照。在民衆屢集的地方，放起炸彈，很明顯的他們所要殺的不是什麼個人，而是一般民衆。這點民衆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這種缺乏人道觀念，缺乏政治道德的獸行，他們或許以爲可以使社會的下層感到害怕，但害怕決不就是服從，而是進一步的痛恨這種卑劣的行動，實在是重慶自己在把弱點露出來。我們翻開歷史看看，專制的君皇和苛刻的獨裁者，都沒蔣介石那樣狠心。俄國在羅曼諾夫皇朝的末代，曾爆發血染歷史的「紅星期日」，但這樣屠殺民衆，俄國的革命一樣成功了。重慶的當事人應該立刻明瞭，主觀的獨裁意識和不顧國家民族的行爲，同胞是不會接受的。要是因此便遣使暗殺人員跑到南京來，以手榴彈的威力而破壞娛樂場而屠殺民衆，只有加深民衆對陰謀屠殺的痛恨，加速重慶的沒落。所以由這次南京的炸彈事件，我們對重慶政權的未來，可以分析出幾個趨向：

(一) 恐怖人員的無能以至幹出卑劣而不顧人道的案件，這是表示藍衣社共產黨在日暮途窮的掙扎中；(二) 重慶的壽命，已瀕於最後一息，政治上的弱點和不人道的企圖，將加速其崩潰的過程；(三) 事實證明，抗戰意識的不正確，和逐漸消失。

我們對於被害的民衆，深致其惋惜，對於根絕藍衣社共產黨的恐怖陰謀，更願提出三點意見，請大衆予以注意和討論：

(一) 我們必須加緊努力收回上海租界，因爲上海租界至今還是重慶暗殺組織的據點，工部局既然無能肅清，則讓給我們來幹。(二) 我們要求一般民衆，一致起來協助政府確立治安，肅清匪共與藍衣社，以民衆的自衛使陰謀行爲無隙可乘。(三) 加緊觀念的鬥爭，加緊建設的努力，使和平的意識和平的事實普遍到社會每一角，使重慶的獨裁政治買辦意識和非人道的種種醜惡形態，完全崩潰。

這是重慶政權的隕滅，也就是藍衣社共產黨的隕滅。 民國三十年四月九日——錄自國民新聞社論

藍衣社內幕 目次

重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前身及其沿革……………	一
重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現行組織及其一般人事……………	四
渝「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各主要區站人事表……………	一二
重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所主辦訓練班一覽表……………	一四
重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工作現狀……………	一五
對「重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的戴笠分析……………	一九
對戴笠今後工作的觀測……………	二六
藍衣社主持下之重要案件的內幕與實施經過紀詳……………	二九
①黨國元老唐紹儀之死……………	三〇
國際間的唐紹儀 唐紹儀的風雲 一樁古董案子 神秘的斧頭 又一段祕辛 唐案新聞……………	三〇
②新聞王史量才被狙……………	三八
史量才是財政之敵嗎 左翼陰影 江浙財閥的保鑣 劫殺 還有一個同類的案子……………	三八
③鄧演達殉志……………	四四
鄧之爲人 鄧之爲黨 當時環境 被出賣 逮捕 殉……………	四四
④職業打手王亞樵……………	五〇
王亞樵怎樣謀職 殺人數十纔臨到唐有壬宋子文 王亞樵走進西南 自作之自受之……………	五〇
⑤西安事變祕因與張學良落筭……………	六一

下石	張學良與戴笠	張學良與藍衣社	事變醞釀祕幕	自相殘殺	入山爲囚	七三
⑥	兩個屈死鬼	吉鴻昌與任應岐	吉鴻昌的舊賬	任應岐之獲罪	軍閥在天津租界裏	實在是三條人命
⑦	韓復榘的下場	倒戈以後	回戈以前	背後一擊		八〇
⑧	張敬堯首入屠門	叛逆	罪惡總是罪惡	藍衣社發彈式		八六
⑨	時代犧牲者	張嘯林與傅筱庵	張嘯林案	傅筱庵案	傅案新聞	張嘯林殞命新聞
	附錄：關於上海區藍衣社大破獲案	周鳳岐，陳籛殉職				九四
	調查統計部發言人談話	前藍衣社上海區長陳恭澍自述感想				一〇九
	重要文件案卷的揭露					一〇四
	我所知道的藍衣社——藍衣社操縱的一段政治祕史					一一〇
	從上海區破獲忠告藍衣社同志					一一五
	上海區藍衣社破獲的感想					一二〇
	暴露藍色祕密·抗戰前夜的「騎射會」					一二三
						一二六

藍衣社內幕

重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前身及其沿革

九一八事變之後，黃浦第一期學生鄧悌（編者註：鄧悌即為渝方所宣傳在火燒長沙一役中被槍決處分者。）曾建議以青年軍人爲基幹組織救亡社，其作用則在於集合一般青年軍人的實力，來代替國民黨的陳腐，但是未彼採納而作罷。

旋後何應欽之秘書劉健羣，又建議組織藍衣社，其用意與鄧悌之意見相同，其所以名爲藍衣社之含意，係以藍衣代表樸實，以藍色象徵穩健，樸實者相對當時之浮華氣象，穩健者比較獨裁爲溫和折衷，可是劉健羣氏乃一介之文人，在地位上既不重要，在青年軍人中又不被重視，故結果僅創造時代中所遺留的藍衣社名稱而已，事實上何嘗又有藍衣社之存在？

一二八的前後有賀衷寒，滕傑，鄧文儀等人又聯合建議組織力行社，因環境之促使，經蔣氏批准，由滕傑起草組織規章，組成於南京。今日外間所傳之藍衣社其實就是力行社，因有劉健羣氏在北平軍分會時代對天津之大公報記者的一席談話，而將力行社的名稱被藍衣社所蒙混到如今。

力行社之下計分爲總務・組織・訓練・軍事・宣傳・特務六處，主持特務處者，即今日重慶「軍事委員會」之「調查統計局」，「副局長」戴笠是也，故昔日力行社之特務處也就是重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前身。

戴笠爲什麼能够取得特務處的地位，其中當然還有一段經過，緣戴笠在民國十八九年時已經充任軍事委員會之參謀，專事軍事諜報工作，因其爲人小有才幹，手段圓滑，而取得若許信任，當時雖遭力行社若干份子之反對，但受胡宗南之有力支持，得勉爲充任，其時力行社中許多幹部份子如鄧文儀、賀衷寒等固未加以重視也。

特務處產生伊始，其下并無得力助手，戴笠乃施展其假傳聖旨，欺騙拉攏之本領，獲得十數人之合作，即唐縱、徐亮、鄭介民、林桓、周偉龍、邱開基、張炎元、吳乃憲、王天木、陳恭澍等，如此才立下特務處的基礎，而後又召集一般故舊鄉親，草草將特務處組成。

當時特務處內部工作僅唐縱徐亮代爲設計，外勤亦僅吳乃憲王天木等七八人，至於一切經濟事務，則由其鄉戚張寰甫毛宗亮等所把持，談到一般經常工作亦不過採取情報，開展組織而已。如此經過半年，因無作爲，既遭力行社內部之非議，又招CC團方面之歧視，故戴笠本人爲保存其一己之私願，乃種下施用暴力以尋求刺激之孽根。

在民國廿二年前後，由吳乃憲等出賣鄧演達於上海，由主天木等裁制張敬堯於北平，致戴笠所主持之特務處，得以組定，而戴笠即以此爲藉口，高唱所謂威力，同時更鼓勵了戴笠吮吸血肉寶友求榮的不義行爲，其實戴笠又何嘗有威有力，不過在玩弄着一般同志的生命而已。

此後在民國廿三四年幾個年頭中，一面在用許多人的生命換取其個人地位，一面在設騙局牢籠一般熱血青年，據所知者在平津等處已斷送了許多青年的寶貴生命，更在南京杭州以及上海福州等處假藉參謀本部及警官學校警士教練所的名義設立訓練班，而剝奪了百千青年的自由，也可以說這般可愛的熱血

青年被領進了歧途，跳進了火坑，而戴笠却得以騰達發跡。

在力行社一般工作的開展中，因戴笠所代表之特務處專橫跋扈，自然的形成了尾大不掉，也就必然的遭逼到更大的仇視與忌妬，當時適值成立三省剿匪總司令部，鄧文儀便以南昌行營調查科爲基幹亦同樣的從事與戴笠對立的特工。上面已經說明過，戴笠的爲人狡黠而陰險，在表面上固然要尊重組織系統，可是在其作爲中當然是時時刻刻在思以併吞。

鄧文儀是有其地位與歷史的，在當時戴笠的地位并不較鄧爲高，但是一個陰謀者的作風是不擇任何手段以逞其願的，殊不料事有湊巧者，在鄧文儀主持南昌行營調查科任內，發生了一件重要的案子，就是共產黨焚燬南昌飛機場，事後爲清查責任問題，因鄧文儀爲直接責任者，當然處於不能發言而被偵察的地位，戴笠的機會到了，便以鄧文儀私袒徐培根蒙蔽長官爲口實而呈報，結果以「鄧文儀着即撤職，所遺行營調查科派戴笠接收」一紙命令使戴某兼吞了調查科。其中如李果謙·吳廣恕·張毅夫·蔣安華等一般幹部，在不情願不甘心的情態下，勉強的隸屬在戴某之系統，同時也就種下了將李果謙·吳廣恕等置於死地的根源。（註：李果謙吳廣恕已被送死）以上可以說是特務處組成的一個重要階段，在這一個階段中，戴某的作風是對上獻媚而含欺騙，對下是牢籠兼施誘惑，對一般地位略等之同僚則面帶忠厚自稱後生，可是實際上心懷叵測操縱矛盾，斯時特務處既因兼吞調查科而龐大，則一變其既往之作風而日益驕橫，驕橫的結果，當然的招致了更多的猜忌與仇視，在這種情形下一直保持到西安事變，好了，正是戴笠生死存亡的最大關鍵。

在西安事變以前，戴某所處的環境以及所遭受到的攻擊，已如上述，那麼西安事變發生以後的數

日，果然產生了使戴某全部瓦解的風波，同時大有不能在南京立足的形勢。戴某是個狡黠者，張學良搭救了他，不能失於頃刻的機會被戴笠把握住了，所以有西安之行，其實這是一條必行的路，而美其名曰，赴湯蹈火，其實純粹是爲了保存他個人的現在與將來，所標榜的一篇仁義道德大道理完全是假的。幸運者畢竟遇到幸運事，戴笠似乎功臣般的回到南京，不同了，這一番經過，更鞏固了戴笠的地位，忌妬者畏而遠之，攻擊者緘口不言，就是一向白眼視之的宋氏弟兄，也一變以往的态度加以青眼了，以上的一個時期正是戴笠的全盛時代。

從七七到八一三，時事的演變，造成了戴笠的更大的野心，所以由特工更擴充到軍隊，失望得很，由戴某所主持的忠義救國軍，到如今不過槍械千餘官兵三千而已，可是戴某并未放棄這種企圖，依然思念到伸入於軍隊中，其詳細情形當在後段中詳述。

南京失陷，軍事政治中心移至武漢後，因整個軍事政治機構的改組，存在了六年的特務處亦因力行社及CC團之取消而不再存在，其後力行社及CC團合併改組爲三民主義青年團，隸屬於力行社之特務處則改爲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以迄於今。

重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現行組織及其一般人事

自武漢失陷，將整個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一般機構移至重慶後，調查統計局亦隨之西撤，茲將其組織系統及附設機關詳述於後，并列表標明之。

調查統計局由賀耀祖任正局長，戴笠爲副局長，實際上所有一切行政人事及經濟支配等，完全由戴

某負責，正局長不過徒具虛名而已。

局本部之下計分五處三室，暨一個設計委員會，第一處司總務，下設文書，編審，訓練，譯電，人事五科；第二處司情報，下設軍事，政治，經濟，國際，統計五科；第三處司行動，下設行動，司法兩科暨特務隊一個大隊；又息烽縣監獄，重慶市山洞監獄兩所（山洞地名）第四處司電訊，下設電信，報務兩科，暨製造廠一所，偵察台數處；第五處爲新近成立者，辦理屬於該局的一切公開機關人事。機要室，會計室，屬於局本部，此外尙有技術研究室，專門研究毒藥爆破等技術，在組織上屬於局本部。

設計委員會，專爲收容一般失意中下流軍人政客黨棍者，月領乾俸，出賣自由，飽食終日，無所事事，茲將其組織系統列表於後：

會計室（徐人賦）

機要室（毛人鳳）

人事科（龔仙舫）

譯電科（夏天放）

訓練科（鄭錫麟）

編纂科（劉啓瑞）

文書科（毛人鳳）

第一處（趙世瑞）

重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內部組織系統表
— 局本部 —
正賀振祖
副戴笠

第二處(何芝園)

國際科(謝貽徵)

政治科(李業)

軍事科(汪政)

經濟科

統計科

行動科(宋良)

司法科(余鐸)

特務隊(張邦)

監獄(何紀生)
(侯子川)

偵察台(何誠然)

通信科

修理廠

報務科

第四處(魏大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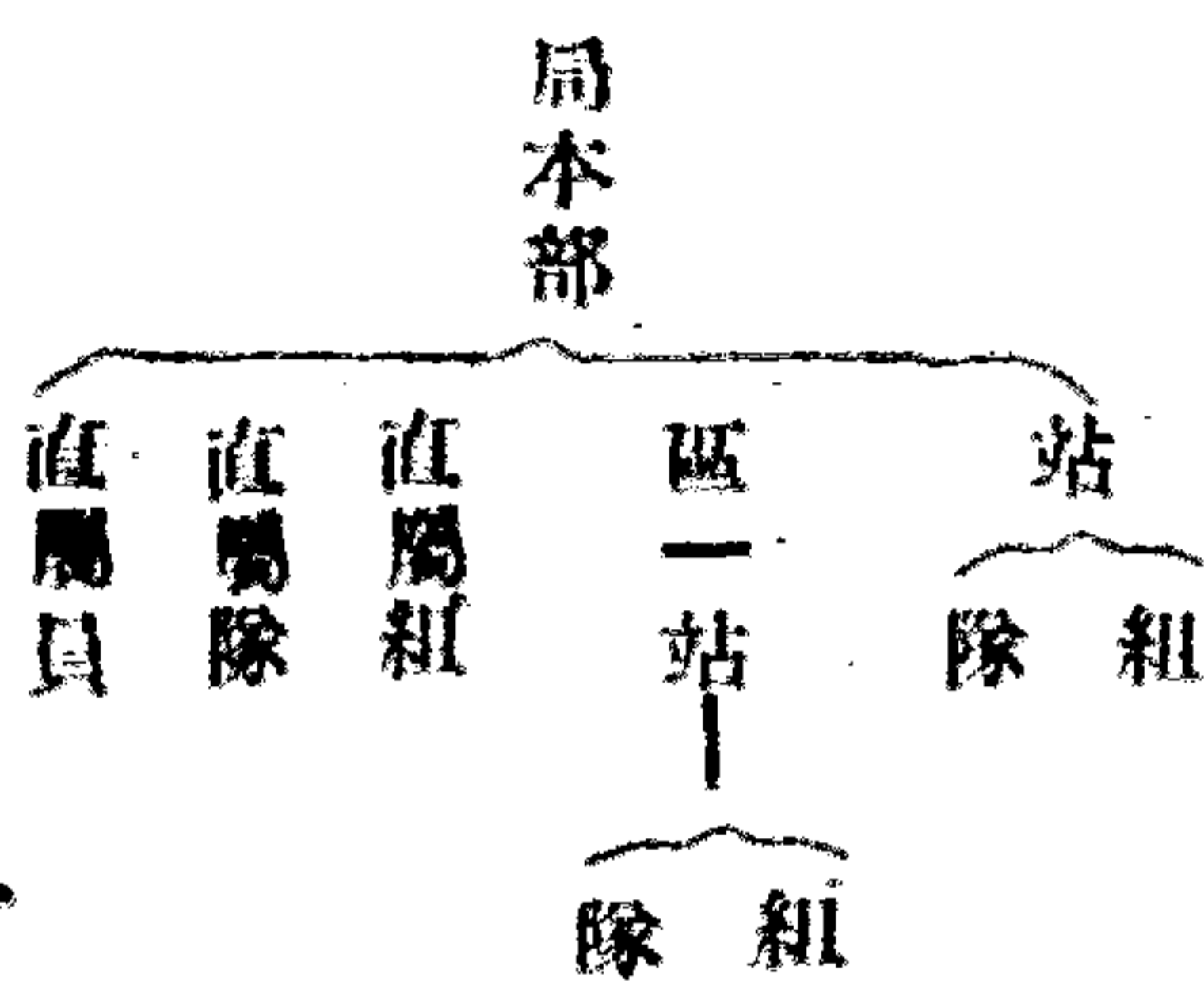
第五處(辦理公開機關人事)(李肖白)

技術研究室(余樂醒)

設計委員會(王鎮吾王週波等)

以上已將重慶調查統計局之內部組織系統予以說明，茲再將外勤組織分別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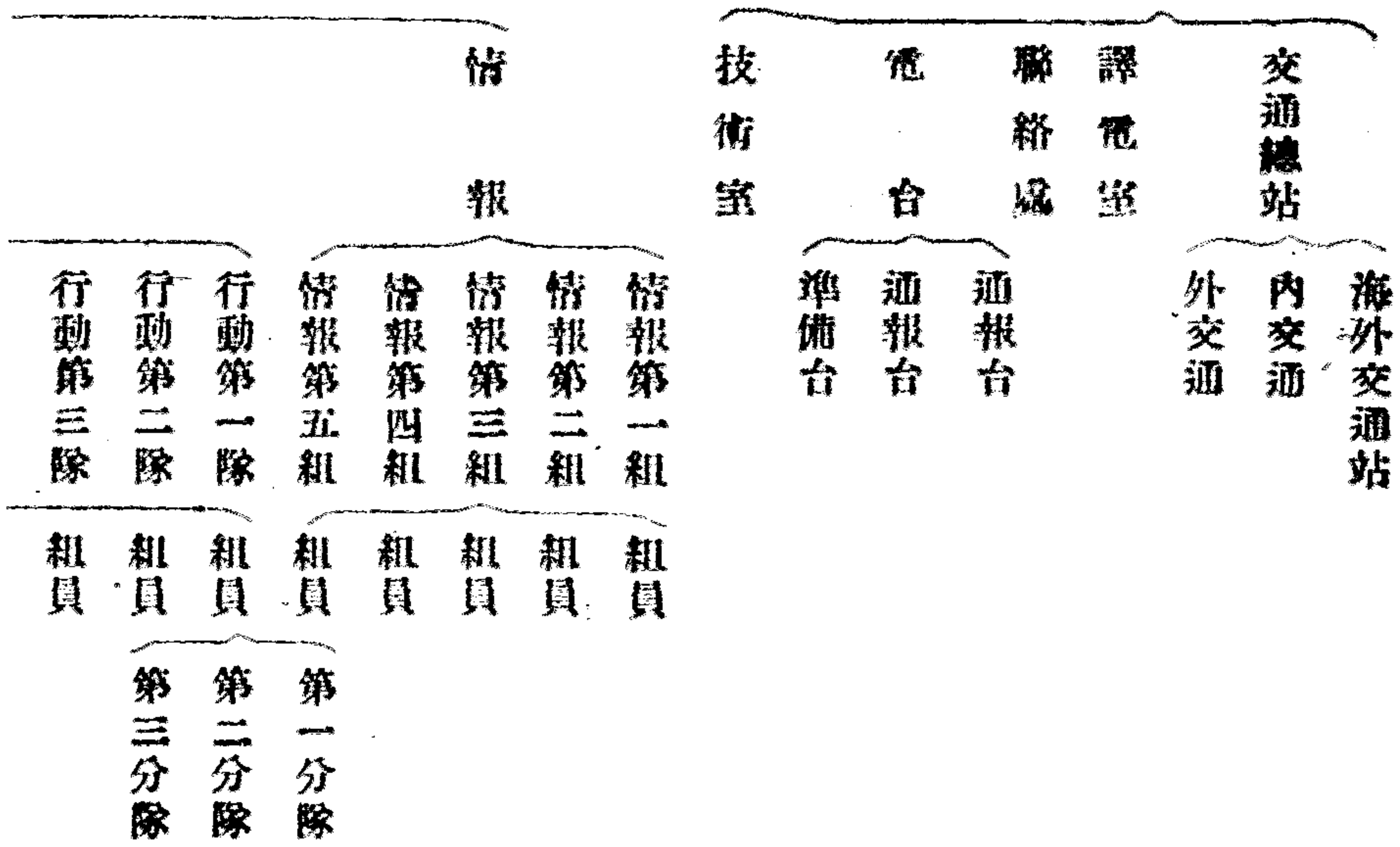
根據現狀，可分為秘密，公開兩部份，秘密部份，包括在各省市所設立的區·站·組·隊·等。公開部份，則專指戴某所兼任之公開機關，及由戴某所介入之機關而言。因各地環境不同，所在地的配備也各異，在大體上言之，各大都市如上海·漢口·天津·廣州等處均設區，各中等都市如杭州·鄭州·徐州·長沙等處則設站，至於交通便利之縣鎮，以及駐有軍隊之地點，則設有組或隊，茲再列表如下：



關於區的組織系統，茲以上海區為例，將其內外勤組織分別列表如下：

- 行動部份
- 人事部份
- 情報部份
- 會計部份

上海區內勤組織系統表—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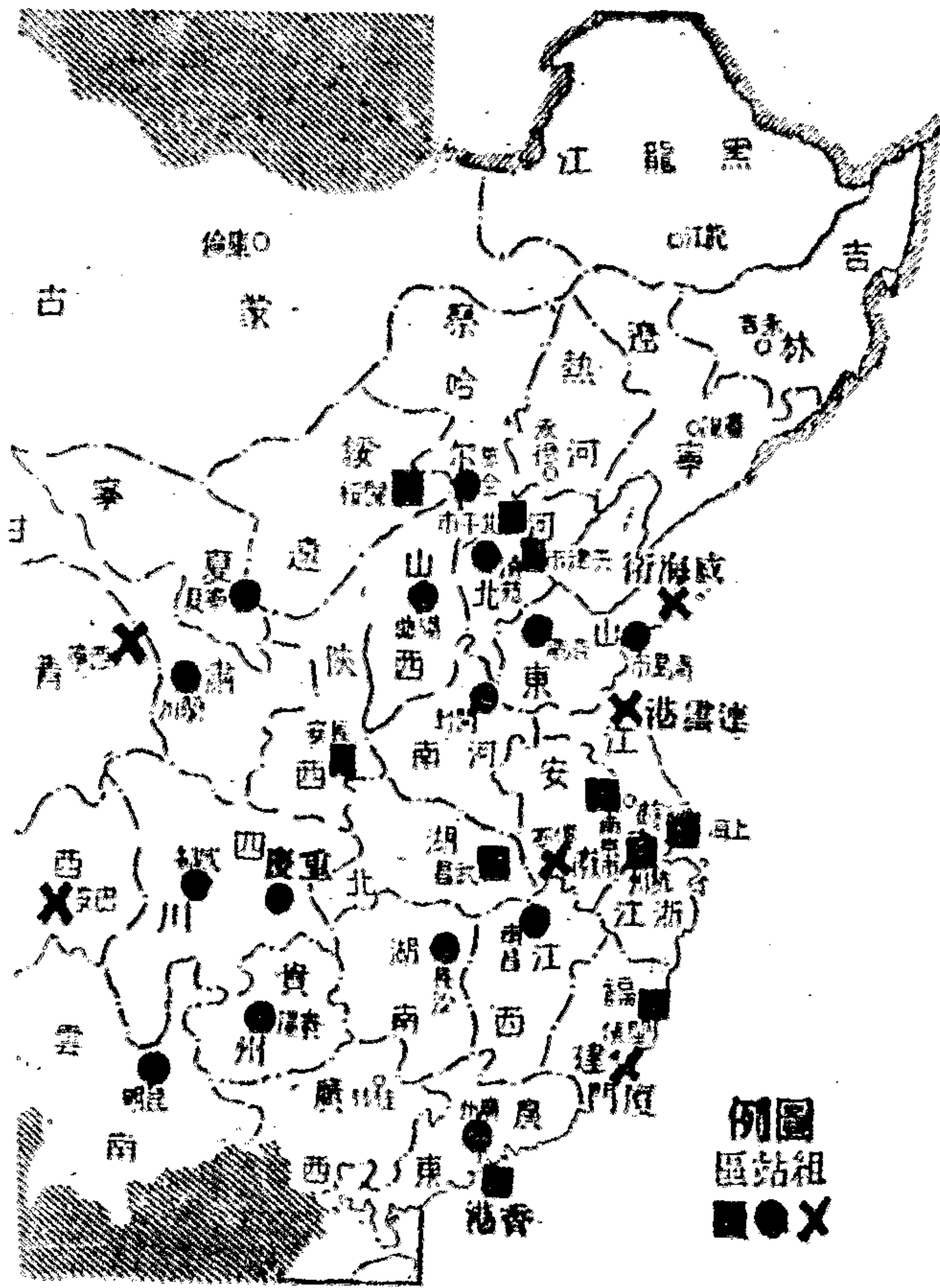
直屬員			行 動			
試用	運用	任用	行動第四隊	行動第五隊	行動第六隊	行動第七隊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在民國廿六年以前特務處時期，組織的分佈，除東北四省及邊陲外，滿佈於中國各大小城市，甚至在每一個認為有工作對象的角落中，皆有工作者的存在與深入。

其分佈情形計有上海區，南京區，漢口區，西安區，北平區，天津區，西北區（在歸綏），此外尚有香港區，以上共有八個區。其次要都市計有廣州站，福州站，杭州站，南昌站，長沙站，貴陽站，昆明站，重慶站，成都站，蘭州站，寧夏站，太原站，開封站，濟南站，青島站，保定站，張家口站，以上共為十七個站，至較小縣城計有廈門組，安慶組，連雲港組，徐州組，威海衛組，煙台組等等若干組，茲特刊圖標明如後：（另圖）

自七七事變以後，在中國東南部中部以及沿海各地均已淪陷，致其整個的配備發生自有特務處以來

的最大厄運，換其原因不外以下三點：以前的組織完全在政治力量的保障之下，如在廣西省，東北四省，始終不能建立工作一點看來，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已經失去政治保障地區的工作，因為沒有良好的基礎以及適當的掩護，與乎根本沒有應變的準備等，均為其主要因素。其次在七七事變的前後，一般基本幹部大部已脫輻而去，所餘之三數人，更漸次流亡轉向，其已具有工作經驗之幹部既不復存在，新受訓練之份子雖能暫為充替，但因其所具備的條件的不足，自然不能應付了。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就是戴某的用人，純粹是其個人之利害為出發點，至於對方的困難疾苦，概不過問，最好是「你成仁」？「他成功」？可是人與人之間的一切是相對的，人世間的每個人均非愚者，在一種相當長久的時間中，自然的因為領受到個中況味而自覺自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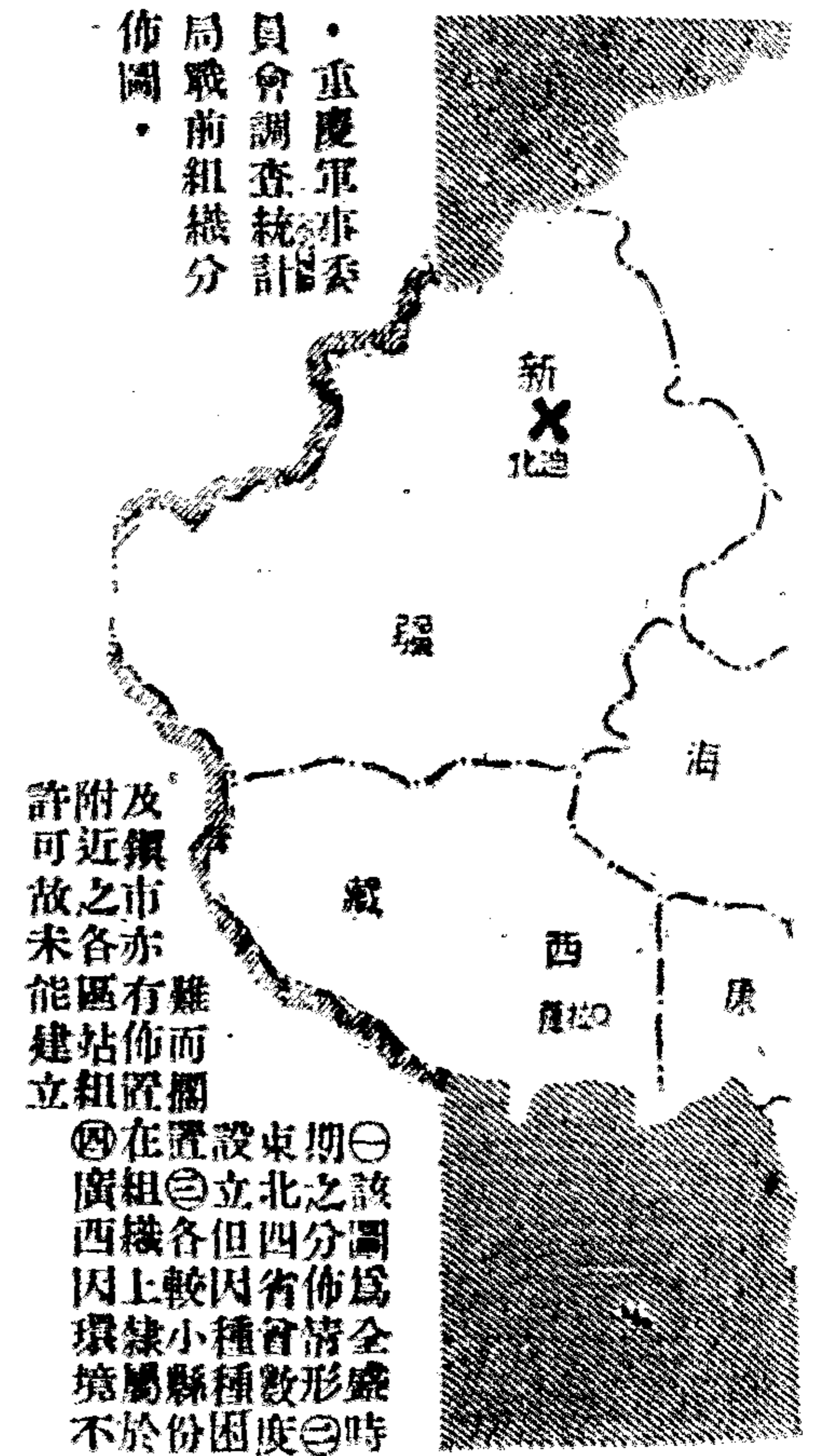
例圖
區站組
■●×

了，所以自七七以後到現在，無論是在北平天津或是上海南京，一遇意外，即無法恢復。

此外則有各種訓練班，以培植幹部及工作人員，茲分述於後：

訓練班的設立遠在民國廿一年春，當時因力行社特務處始

創訓練班的名義，既不能以秘密組織出之，故祇得藉參謀本部之名義設特務警員訓練班於南京洪公祠，其招生事宜由陳恭澍辦理，主其事者則為戴某，該班共卅人，訓練六個月畢業，



其主要科目則分偵察法，情報法，諜報業務，通信法，速寫速繪，爆破射擊等，此為有訓練班以來之第一期，而後續辦兩期，共為三期即停辦。

在民國廿二年為思建立東北工作，曾一度在南京設東北訓練班，學生僅廿人，訓練三個月滿期後，即分發至北平作初步打入東北各省之準備，結果因不能深入，僅伸展至山海關為止，如此經過約年餘，即渙散而作罷。

民國廿三年戴某接辦浙江杭州警官學校，即將訓練中心移至杭州，在警官學校內另設特警訓練班，而將以前之名義撤銷，學生之來源則由警官學校畢業生中遴選，可是程度水準已較以前減低矣！

杭州特警班共辦五期，每次人數約在百人左右，其中更附設女傭訓練班，理髮匠訓練班，主其事者名為戴某，實為趙龍文。旋因朱家驊接主浙省，並將戴某主持之杭州警官學校接收，致特警班亦連帶停辦。民國廿六年冬又有湖南臨澧訓練班之設立，規模甚大，教官百餘，學生千人，其中分為軍事、情

報·行動三科，關於軍事方面者專為訓練游擊隊之中下級幹部，情報行動仍分別派赴各地從事特工。

長沙大火後，臨澧形勢不穩，又將訓練班遷至黔陽訓練班，其規模與臨澧訓練班略同，而後又在貴陽附近設息烽訓練班，迄今仍在繼續辦理中。在同一時期在重慶設有外事訓練班專為擔任內政部外事警察之用，在西安設有西安訓練班，此外尚有無線電訓練班，交通訓練班，譯電員訓練班等，茲再列表以說明之。

渝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各主要區站人事表

渝特區劉毅

川康區張毅夫

西安區王政之

香港區王新衡

上海區陳恭澍

南京準備區尙振聲

成都站廖宗澤

貴陽站陳正常

昆明站

巴安站王一士

蘭州站趙龍文兼

局長賀耀祖
副局長戴笠

金華站金頌驟

吉安站王道正

長沙站金遠詢

桂林站

福州站嚴靈峯

韶關站吳乃憲象

蘇州站顧偉

察綏流動組高榮

晉東南流動組喬家才

山東流動組

西北流動組馬漢三

平津流動組陳仙洲

蘇浙流動組毛善森

策動反正組文強

忠救軍行動總隊長羅靜芳

淞滬路行動總隊長董惠民

重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所主辦訓練班一覽表

負責人	名	稱	時	期	地	點	人	數	備	考
戴笠		特務警員訓練班	民國廿一年		南	京	約八十			
趙龍文		杭州特務訓練班	民國廿三年		杭	州	約五百			
戴笠		東北訓練班	民國廿二年		南	京	約廿			
余樂醒		臨澧訓練班	民國廿六年		湖	南	約一千			
胡靜安		黔陽訓練班	民國廿八年		湖	南	約六百			
徐亮		息烽訓練班	民國廿九年		貴	州	約五百			續辦中
王政之		西安訓練班	民國廿九年		陝	西	約四百			續辦中
魏大銘		無線電訓練班	民國三十年		重	慶	約一百			續辦中
胡子萍		交通訓練班	民國三十年		重	慶	約七十			
劉培初		外事訓練班	民國廿九年		重	慶	約三十			
夏天放		譯電員訓練班	民國三十年		重	慶	約一百			續辦中

以上已將調查統計局的秘密組織部份詳細分述，其公開部份由戴某所主持者再略言之。

現在戴某所兼任的職務尙有三個：一個是軍事委員會運輸統制局監察處處長，一個是財政部緝私處處長，一個是中央警官學校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以上三個機關以財政部緝私總處權限最大，運輸監察處次之，至於警官學校之常務委員一職，因不主持警官學校之行政，故并不重要。

運輸監察處設於重慶，自民國二十九年始成立，處下分三組，第一組爲人事組，第二組爲調查組，第三組爲稽察組，并在貴陽西安兩個地方設有分處，分處以下有分所，分所以下有卡，其一般經常勤務在於檢查貨運與商運以及漏稅私運等。

緝私總處亦設於重慶，自民國二十九年成立，由財政部緝私處及稅警團混合編成，附有稅警團十個團，分駐浙江，湖南，廣東，貴州，四川，雲南，陝西，甘肅等省，并於各省設立緝私分處，各處之下尚有分所分卡，惟迄今仍未完全建立，主要原因是在行政上尚有許多困難也。

其他與戴某有關係的機關：各省的保安處第三科（諜報科）均由其派人主持，自本年一月之後，又在各戰區設立軍事督導組，專監督新收編之游擊隊及所訓練之新兵，他的作用在防止反間諜的，此外如顧問一類的職務甚多，可是僅是虛名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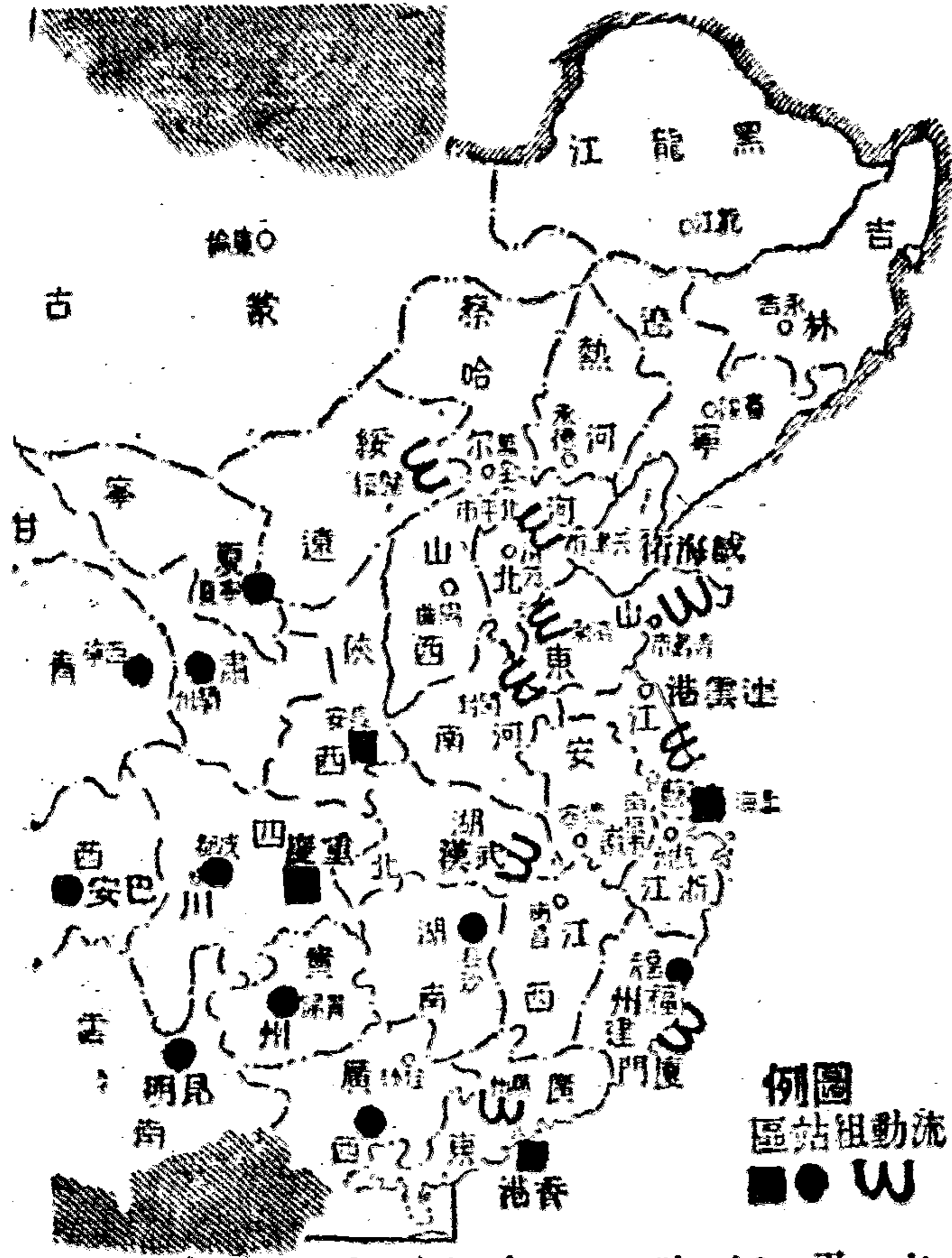
重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工作現狀

重慶「調查統計局」在所轄區域內的工作對象是：各黨各派的活動，與檢舉政府官吏的貪污違法以及對經濟金融界的操縱囤積情形，和監視反政府嫌疑人員的行動等。這幾項工作，在最近的過去，都有過相當的反應與事實，因爲對各黨各派曾施以不公開的壓力，而招致各黨各派參加國民參政會的份子聯合提出取消秘密特務工作一案。但以事實難於討論而不了了之。對檢舉政府官吏的貪污違法，曾有轟動全國的鎗決成都市長楊全宇一事，及迄今尚未解決的經濟部翁文灝及楊廉等重要職員營私舞弊案。至於監視反政府嫌疑人員，其高級的有黨國元老如李烈鈞，陳樹人，段錫朋等人，其政府要員有何健，蕭振

瀛等人，至於下級的科長科員校長教員等亦在不少。

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便是與共產黨的明爭暗鬥，這是渝方的惟一勁敵，所以更認定是特工人員的主要對象了。對付共產黨的辦法在紅軍所佔據的區域，是用暗殺及分化兩種手段，這批工作人員，是由共產黨轉變者張國燾在重慶附近地區不斷的訓練着。并且一批一批的分別深入紅軍區裏。在重慶政府勢力範圍之內，特工人員隨時隨地可以逮捕共黨份子，可是有一個例外，就是共黨的駐渝代表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和主編新華日報的幾個人。據重慶調查統計局統計，截至今年五月已有被指為共黨的青年一千數百人送往集中營受訓去了，這種訓練的責任，是由三民主義青年團和重慶調查統計局協同負責的。

淪陷區域的工作，以擴大行動，破壞



例圖 流動組織站

交通，採取情報，以及掌握社會力量為主旨，而是以上海為活動中心的。

關於擴大行動者——戴某素以有威力為標榜，能殺人便是威力的表現，所以殺的對象，不論你是政府官吏，社會閒人，商界鉅子，販夫走卒，皆可假口實而殺之。

每一件案完成後，執

行者可以得到最低百

千元最高數萬元的獎

金。更有先行懸賞鼓

勵暗殺的，最高額竟

有高達十萬元者。十

足地執行了買兇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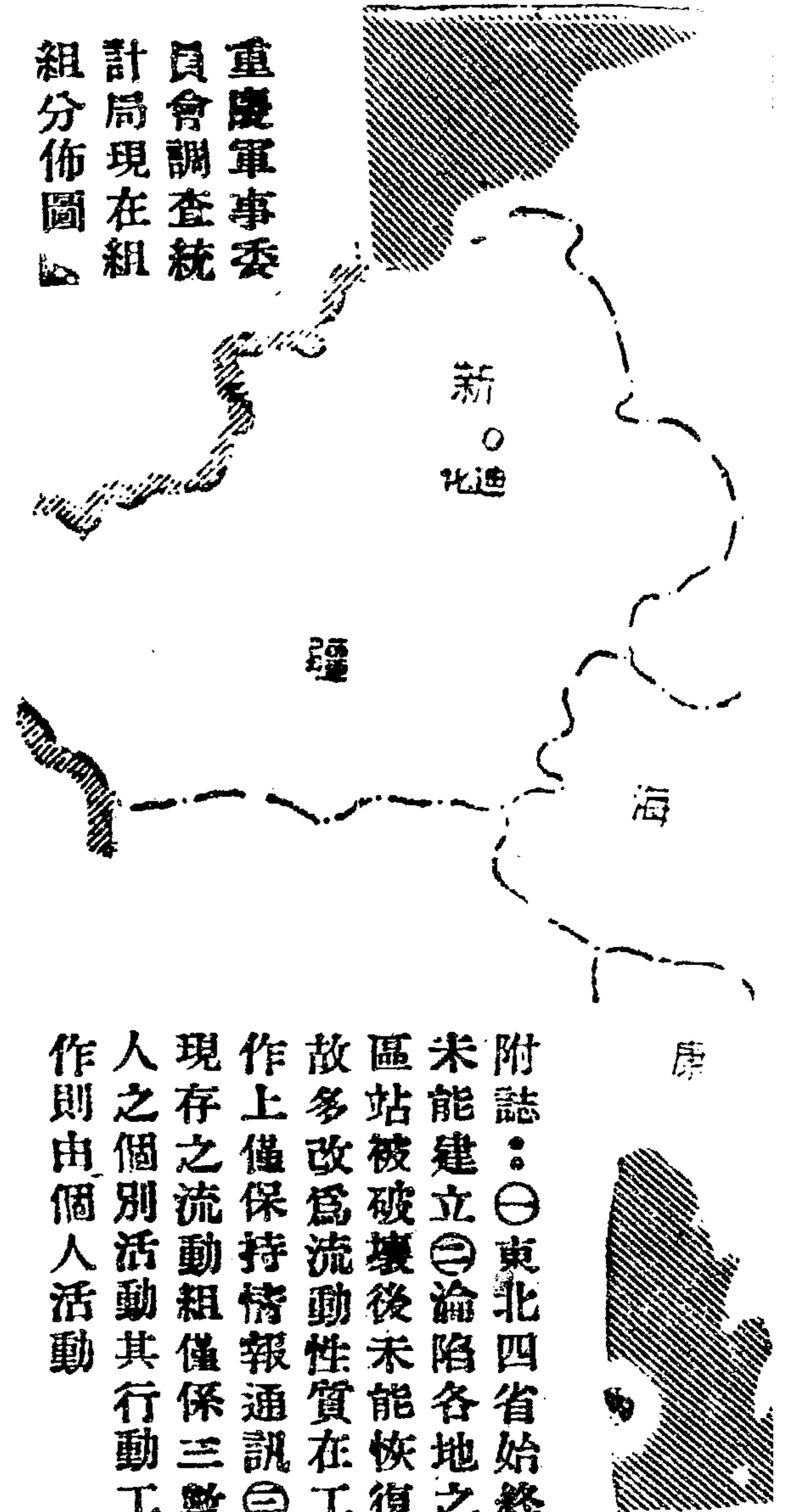
的辦法。自去年十月

行動員既受金錢之引誘，又遭命令之逼迫，因而埋沒了固有的理智，而創出來許多非道德的惡行。至於若干無辜的百姓，所遭遇的禍殃，就根本沒有顧慮到了。

關於破壞交通者——凡在淪陷區之鐵路，船舶，電桿，橋樑，不問是否有關軍事，均一律予以破壞，其結果被害者皆係無辜同胞，其在京滬路上已數見不鮮。至於毀滅資源更無標準，不問工廠倉庫報館書局，也是一概焚燒，據情據理，因何而出此，實不得其解。

關於採取情報者——以軍事為主，此種工作人員，多屬國人，並有一小部外籍關係，所得情報僅為軍隊之來往情形，至於作戰計劃及軍事配備等，則無從得到，在車站碼頭亦有時佈置人員，亦不過專事注意運輸而已，其次為經濟政治情報的搜集，可是在上海有一個特點，就是偏重在蒐集行動線索。

關於掌握社會力量者——大致可以分為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幫會運動。對於學生運動以「抗敵建國



重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現在組分佈圖

會有懸賞襲擊日本官兵之令，擊斃日兵一名五百元，少尉一千，中尉千五，大尉二千，少佐三千，中佐五千，大佐一萬，少將二萬，中將五萬，大將十萬。一般

殺奸團」爲活動中心，該項組織發軔於平津，初以一部份復興社（註：即力行社之外圍團體）青年學生爲基幹發動組織，繼乃擴大深入各大中學校，全盛時期曾有團員數百人，多屬優秀青年，最初施以偵查情報訓練，繼之指導進行破壞工作及暗殺工作。廿八年所引起英日交涉之程錫庚被殺案，即是這般學生所爲者，嗣後平津區站相繼被破獲，該團亦遭極大犧牲。在平津不能立足後，乃調至上海建立「抗團」組織。上海雖亦有兩年的歷史，但以種種關係，未能達成預期的成效。

工人運動——也是以上海爲主的，其工作原則，是以小組爲基礎，不採工會組織，以機械交通工人爲對象，吸收領袖份子。工作目的，使行動員職業化，以便於掩護，時時準備擴大行動，進行破壞擾亂工作，在上海水電工人電車工人人力車夫碼頭工人等，已建立起初步組織。

幫會運動是：以掌握上層，運用下層爲原則的，可是尙無具體組織，其次爲特殊工作及該局所掌握之公開工作，茲分述如下：

打入軍隊——最初軍隊的工作，祇是有幾個秘密通訊員，每一週寫一次報告而已；現在是每一個「戰區」，設立一個督導組，每一組轄工作人員數十人或數百人不等，配備於各軍，監督官兵的生活言行，因工作人員的幼稚驕橫，時常與主官齟齬，亦有拒不接受者。如閩錫山的「第二戰區」，則迄未派進，在游擊區更有游動組，一面進行軍事活動，一面進行社會工作，其工作目的，在奪取武力，奪取民衆，最近更欲在各團各旅增派諜報參謀，以做進一步的深入，並已開始訓練，此項人員，係由軍校畢業生中考取者。

奪取警察權——始於接辦杭州警官學校，先造就一班下級幹部，以浙江爲基礎，嗣後設法伸展於各省

市，現在渝府所轄各省市以及重要城鎮之警察官，皆係特工系統人物充任，暗中受戴某的指揮。

操縱緝私——美入寇利到重慶去考查的時候，曾特別指出渝方走私問題，因而乃有統一緝私的決定，戴某認為緝私可以表功，又顯示他的廉潔，乃用盡種種方法以取得之，現在已經開始工作。

掌握運輸——渝府為施行交通統制，而成立運輸統制局，戴某又取得監察處一職，而得掌握統制交通的實權。

建立特工軍隊——八一三事起由戴某策動而有蘇浙行動委員會的組織，係運用蘇浙京滬舊有的社會潛勢力（即幫會）為基礎，組織忠義救國軍，戴某得任書記長為實際負責者，收編各處游擊隊民團，但迄今不過數千人而已。

以上所說的，係該局工作現狀的概要，其詳情固非此區區數千字所能傳述者也。

對「重慶軍專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一「副局長」的戴笠分析



笠 戴

剛復自用和使用權術是戴笠的特殊性格，可是天賦的聰明幫助了他現在的成就，無論他的成就是否與整個社會有益，在他個人的立場上來說總算是獲得了相當的成就，不過檢討以往和推斷未來，說不定他目前的成就，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會消逝了的，而且可以肯定的說，將來的結局是罪惡的下場！

他所以有如今的地位，是採用了兩個原則，對上是一力的表

現」對下是「不斷威脅」。

爲了盡量表現他的力量，惟一的方法就是「殺人」，因爲殺人在一般社會中是駭人聽聞的，而且是社會現象中最刺激人心的一種。殺人更需要有「死士」與「鎗刀」，有了死士與鎗刀而又能殺人，豈不是力的表現？由一個地方殺人擴展到各處殺人，當然更是力的宏大，所以一個有「力」者是爲人所樂用而爲人所畏懼的，如此便可取得信任，然而他却忽略了爲衆人所痛惡。

一個人能爲一個人所用當然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或可以說一個人能爲某人所用，自有其個人的認定，如果是僅恃欺騙而用人，不是絕對不可以；可是祇能一次。戴某爲人聰明，對這一點自然看得很明白，爲了補救這種缺陷，更施以「不斷威脅」。就是說脫離我，我可以有兩條路由你們去選擇：一條路是自己死滅，一條路是監禁終身。假設你要求退休歸農，那麼他的回答是「沒有方法保證你不洩露秘密」，結果使你格於環境，欲言難言，祇好與命運掙扎吧。

以上不過略述其對下的一些手段，事實上自然還有一些補助或是平行的「權術」，現在不妨再加以分析。

他口頭上時常標榜着「我們作事絕對不能欺騙上級」，可是實際并不然，他是慣用小的地方誠實，大的地方欺騙的。他的見解，以爲沒有誠實就不能欺騙，沒有欺騙根本上更不能立信，以誠實而取其信，以欺騙再固其信，這是何等巧妙！比做說：某一樁任務沒有完成，或是僅完成了一部份，甚至於根本失敗了，祇要是這種任務是平常的無關重要的，他是會自認錯誤自請處分的。這種誠實的代價是：「沒有什麼，以後注意」。大凡一個做主官的人，均屬此型，他認清這一點所以如此做，結果不但受

影響，反而獲得好的印象。假設一件有關大體的事，他是一定欺騙的，再比喻說：某一個主要的份子，脫離了他，而且妨害了他所代表的組織，他是不會承認的，他說這是工作方式的一種，是他授意如此去做的，可是這種決定僅他一人知曉，并且已經放播了空氣，待到其他方面藉以攻擊他的時候，不但毫無影響，反證實了他的說話。以上兩個比喻，并不是虛構，事實上果有其事，爲證明這一點，現在舉出事實來。在重慶有許多對渝府發表不滿言論或是許多傾向和平的，這些人都由戴某負責監視，不准離境，可是設法離開重慶的人却很多。於民國三十年夏季出走香港的鄒韜奮，就是其中的一個，這當然要戴某負責，可是他在無法隱瞞又無關重要的情況下，則以「監視不周有失職守」爲詞而自請處分，這就是小的地方誠實。

又如在民國廿八年王天木陳明楚何行健等脫離了他，這是一件值得重視而又認爲最嚴重的事，並且對他的工作前途，發生了莫大的影響。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就不誠實了。他的報告是：「爲發生偉大之反間作用，已派王天木等偽降」，這種說法是可令人置信的。并且在口頭上又安排了第二步，就是此事知者甚少，而又散出去像真的空氣。爲什麼要這樣做呢？明顯的很，因爲仇恨他的人太多了，他預料到一定有人藉此來攻擊他的，如此安排正使攻擊他的人無法取信，這就是大的欺騙。他所以能有今日的地位以及能獲得若干信任，大部份是這種手段的運用。

對部下呢，高唱着和衷共濟精誠團結，實際上也不然。他有他的三部曲：「製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縱矛盾」。在表面上看起來一個主管官使他的部屬產生矛盾是不合理的，可是揭穿了講這其中自有道理，此之謂權術的運用是也。

他的作法是由他個人直接運用直接掌握每一個人，絕對不需要不允許發生團結力。假設在他的部屬中產生了團結的力量，那麼他會遭遇到尾大不掉的顧慮，同時將要感受到地位的搖動。爲什麼呢？最好解釋的方法是作反面觀察，他的用人祕訣是威迫利誘再繼以威脅，這一點在上面已經說明過，倘若他的部屬能夠團結一致的話，他是否還能夠長久保持他的特殊地位，這當然是一個問題。另一方面講，他並沒有「領袖風度」更沒有控制全局的能力，同時在他的本質上也不會具備了做領袖的條件，可是他惟一的長處是聰明，所以必定在矛盾中才能取得便宜，造成他今天的地位。

根據他使用「製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縱矛盾」的結果，可以列出一個方式來：

製造矛盾——對立的安插

互相猜忌
互相監視

播種

利用矛盾——個別的運用

彼此牽制
兩不相讓

耕耘

操縱矛盾——表現的促成

爭強鬥勝
各圖表功

收成

上面這個方式可以代表他用人的全部謀略。現在不妨再舉一個例來作證明：

民國廿五年派李果證爲北平區長，同時又派喬家才爲北平站長，李是以前南昌行營第三科所移交的人，而喬則爲戴某的舊同事，李喬二者之間，平時既不接近，在認識上與爲人上各具一型。如此佈局很

容易造成互相猜忌，互相監視，也就是「對立的安插」。

北平站的喬家才在隸屬上是歸北平區李果證指揮的，可是在關係上均能與戴某直接通信而所負之職任又大致相同，在某些任務上往往是一件事交兩個人同時去辦。使得李喬二人彼此牽制兩不相讓，結果他很便當的取到了「一個別的運用」。

一個做事的人都希望取到上級信任的，如果遇到機會是要爭強鬥勝各圖表功，那麼這種收成正正是戴某所欲得的。這叫做「表現的促成」。

以上的這些分析可以說是對戴某分析的橫剖面。爲使對他更加深刻認識起見，再就他做人處世思想野心等等做一個縱的敘述。

初次見他——假設你是爲了請求他給你工作，或是有人介紹你去給他工作，而是初次去見他，那麼你必須先把你的履歷以及所有的社會關係詳細的寫給他，叫你等候三天五天一週半月是沒有一定的，不幸你若是東北，湖北，四川人，那麼你已經先倒了三分霉，因爲他一向對那些地方的人，沒有好印象，或者認爲那些地方的人，不能投入他的圈套的。待你見到他的時候，他先不與你交談，而將你上下先打量一番，而後叫你開口說話，那麼你必定表明你的來意，或是你的志趣，而請求他給你一個努力的機會。他的答覆只是「很好」「很好」，可是他提出叫你答覆的問題，多半是你沒有事前準備的，如他問你見過王克敏沒有？或是你與梁鴻志的親戚朋友有沒有關係？就是你平常所未見未聞的人，也許一個一個提出來，可以使得你無法置答。假定你真正的能夠有一點他所問的關係，也就是你的厄運開始了。

自定法律——國家有國法，軍隊有軍法，戴某亦更有其自定的法律，說出來外間不會相信的，可是天

地間竟有這樣的事。「罪不及妻孥」這句話在他是不考慮的，祇要你觸怒了他，遭殃的不僅是你個人本身，就是你妻子也會連帶吃虧。某人的夫人禁閉了兩年，某人的兄弟禁閉了幾個月，這種事實是平常的很。還有一案很值得研究的判決，就是「抗戰勝利後開釋」，這是不是無期徒刑？至於在背後批評他幾句，或是在盛怒之下觸犯了他，隨便的把人關起來，并不算一回事。

與朋友交——武斷的說，他根本就沒有朋友，他交朋友的程式，是由朋友幫忙到暗中利用，從暗中利用使你成爲他的部屬，做了他的部屬也就變爲是他的犧牲品了。在他尙未發跡的時候，周偉龍（道三）曾經救過他的命，在當時他認爲是個知交，可是等到他抬頭的時節，周道三也淪爲他的部屬，他絲毫不念過去，無所謂恩德，周道三也經數度的想離開他，可是辦不到。總而言之，要想同他論交，那是你自己走入了一「死門」。

叫你去死——他爲了要用你，必定要鼓勵你，他告訴你國家民族遭遇到如何嚴重的危機，我們的責任又是如何的重大，假設犧牲了一己而拯救了數萬萬人，又是如何的值得，能够做一個無名英雄，又是何等的光榮！這些話你能不興奮嗎？臨到分別的時候，他將緊握你的手，努力吧！希望你不成功，便成仁，在你的歸途中，也一定這樣回憶「幹！努力幹！寧願做個無名英雄」。

任務完成——僥倖的完成使命了，給你一些金錢，還有一頓豐富的大餐。這是你應得的報酬，至於大的願望和抱負，他不是能滿足你的。他讚揚你有勇氣，有作爲，他希望你再接再勵，順從他，你是一個「好同志」，否則他會憤怒的指斥你「像你們這樣的人，我這裏成千成百」。從此而後使你吃不飽餓不死更加睡不着。

失敗之後——不幸你失敗了，第一個遭遇是使你先領略他一張令人難堪的面孔，可是他並不罵你，從側面諷刺你。爲什麼呢？他希望你帶罪圖功，再來一回，假設你第二次仍舊是失敗而歸，說不定請你嚐嚐鐵窗風味，像以上的這種情形，已經經驗過的人，都可以作一番回憶，同時正在步入這條途徑的同志們，這種厄運就會臨到你的頭上來了！

報復心理——他時常對人說：「凡是現在對不起我們的人，總有一天有賬算」，這種報復心理表露得多麼濃厚。一個從事政治活動的人，是否應該採取這種態度？即便退一步想，就是一個普通老百姓，在做人上也不應如此，何況他又自命不凡呢？記得他在軍委會做參謀的時候，有一個同事最看不起他，後來在他主持特務處時代，他並沒有把這件事忘懷，他提意某人思想純正，幹練有爲，請求調入特務處工作，這當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在某人尙以爲關念舊儕，高情提拔，殊不料在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情況下，竟被送入了監牢，聽說一直禁閉了三年，方才開釋，某人得以活命，尙爲不幸中之大幸。

他的野心——一個獻身黨國的，不應該存一點權利之想，這是他一向所標榜的，可是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又說：「假設我做了行政院院長」一類的話。概括來說，他的心理中認爲其他的人不許存野心，可是他個人則不能無野心。現在附帶着對「野心」二字加以解釋，每一個人都有志向，所以志向并不能釋爲野心，可是不能將志向納入正軌，而作非份之想的那才是野心。戴某就是包藏野心的人。在七七以後，他在蘇浙皖組織了忠義救國軍，在河北省東部組織了深榆游擊軍，以他的身份與職責來說，僅在特工，一個從事特工的負責者，而思建軍，試問意欲何爲？現在渝方部隊中建立了「軍事督導組」，更在每一個軍事中心地點設立，「行營諜報科」，這些事實均足以證明他將漸次將其魔手伸入於軍隊。同時

並大辦訓練班，掌握監察權，最近他又注意到民衆力量，所以在各地又開始組織學生團體等等。至於經濟方面又拉緊了宋子文貝淞蓀陳光甫一般人物，以俾獲得支撐。把上面這些實據再加上他平時的一些流露，很可以構成他野心的全部，他想先打下根基，造成威力，既有監察權，復有警察權，軍事上有胡宗南之撐持，經濟上有宋子文之援助，一旦時機來到，還想繼承大業呢。

以上橫縱兩面，已經把真實的戴笠畫像活現出來，同志們回憶吧！憬悟吧！

對戴笠今後工作的觀測

上海區是重慶調查統計局的工作重心，也是戴某用以邀功的唯一機構，現在上海區的全部瓦解，可以說這是重慶調查統計局有史以來的最大打擊，也就是戴某個人的當頭棒喝；不過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戴某絕不因此而放棄其企圖，相反的，他更將作最後的掙扎而擴大他的罪行。對於他企圖再來掙扎這一點，可以肯定的判定，已經是絕對的不可能了，而必然的不可能了。

爲什麼絕對的而必然的不可能了呢？爲了解答這個問題，很可以根據前篇所討論的各點，作一番理智的判斷：

現在的戴某已臨末路窮途，無論在主觀的條件與客觀的環境來觀察，他並沒有具備了能以成事的因素，更沒有能以成事的根據，他現在以及最近的將來，或者還可以苟延殘喘逞兇一時，不過他所依附的僅是一些殘餘的力量，而沒有新生的機能了。

主觀條件的不具備——在主觀條件來說，他現在所主辦的一些訓練班，是失敗的。這一些受訓練的學

生，可以分爲三種成份，一部是戴某的鄉里鄉戚，在知識水準上根本沒有資格接受這種訓練；一部份是游手好閒爲人所棄的墮落青年，目的僅求棲身之地，做飯之所，自然談不到有作爲；再還有一批則爲真正爲自身國家而思長進者，可是惋惜的很，他們走錯了路，在受訓的過程中，既不能得到正當的學識，又不能得到有用的技能，所沾染到的僅是如何殺人和怎樣放火，這班可愛青年的最寶貴前途，就斷送到這上面了。一到畢業之後，第一個所感覺到的，是所學非所用，再其次就發現了與原來的抱負背道而馳，失望怨恨隨之而生，消極敗落亦因之而起，大凡天下事在一個「情願」和「勉強」的相形下，其結果可想而知。

基本幹部的缺乏，也是主要條件之一，在他初創的時期中，的確擁有若干優秀份子，可是他採用了「烏靈弓藏」的作法，其真正愚蠢者，能有幾人？尤其是自九一八起到現在，一些有經驗能作事的幹部人員，大多都流離死散，所餘留的幾個人，也離心離德，他雖正在培植新的幹部，可是在時間上已覺得太晚了。因爲一個幹部的養成，不是短時期能以成就的，而且他的用人，已使人家存在了「前車之鑑」的觀念更無法挽回頹勢。

濫用同鄉，也是失敗的主要因素，一個人作事，固然要選擇忠實可靠的人來協助，可是他忽略了另一方面，某些人在種種利害關係上或者可靠，可靠的人恐未必個個有用，只可靠而無用，這是不是「濫竿充數」，何況在這些充數的人中又未必盡都可靠呢？說話自然不能一概抹煞，在他的數百同鄉中，不是沒有能者，不過他們犯有一種通病，就是不能助良爲善而且助桀爲虐，換句話說，祇能順從他的心願，迎合他的心理來處置事務，而不能據理的從傍勸諫他。尤其是自造系統，自作威福，如此不但與其無

補，而更招怨尤。

祇有個人，沒有組織，在表面上看重慶調查統計局是有組織有體系的，這不過僅是一種外觀，實際上既無規章又無法制。關於這一點，在民國廿三年五月與卅年四月兩次大會中均列爲主要的建議案，可是無法討論。其實並不是不能討論，而是戴某對於這一點不准許討論。或者說，關於這項問題，不需要討論而由他個人來決定亦未始不可，不過在根本上，他并不要這樣做，爲什麼呢？他不能以規章來範圍他，更不需要使整個組織成系統化，他唯一的觀念是在以他個人的一切可以控制全局，他即是法。俗云：「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他固然看到了事的一面，可是忽略了事的另一面，結果是雜亂無章，無所遵循，諸如此類的現象無論是在內部及外部，都能舉目可見。

以上這三點，僅爲其沒有具備主觀條件中之犖犖大者，至於一些次要的缺陷，可以說在在皆是，茲不多贅述。

客觀環境的不許可——違反中國的民族性；中國民族的特點是和平的，中庸的，講感情的，重道德的，在本質上絕對不需要「暴虐」，在中國的整個歷史中，找不出一個暴虐的政治能以長久存在的；戴某或者不懂這一點，他不知道「殺虐狂」違背了中國的民族性，失却了政治道德，得不到大眾同情。違反人心的作風，能不能存在，是否允許存在盡可以決定他的命運了。

各黨派一致的反對；以理論爲出發點，每一個國家，或世界上任何一個主政的政黨和政團，都有「政治保衛者」，來保護政權，關於這一點是一種事實，不過政治鬭爭的唯一手段是在用政綱政策來取得全民的擁護，可是戴某所代表的重慶調查統計局（即所稱之藍衣社），却超越了這種範圍，他的方法

是「消除」「殺戮」，他認爲「殺」可以解決一切，他不了解「殺」的反應是「抗」。對於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對他估價過高，在上文已經詳細的指出，他之所以要殺，祇看到了這是「力的表現」，除此以外，他根本沒有顧慮到，也根本沒有了解到。今後呢？他決不會改變作風，他仍將一意孤行，所以各黨派對他的忌恨也更將深刻，這不但影響到他所代表的部份，而更將影響到整個的重慶政府，民國三十年重慶參政會所提出的取消特務工作一案，也正是反對的開端。

同僚不能相容：可以肯定的說除去胡宗南與戴某取得互相利用的關係外，在他一般同僚中，尋不出第二個人能與他合作的。不但是不能合作，而且取仇視的態度，而且在許多平行的工作上是不相容，由這一點可以推斷出，他所處的環境是如何的惡劣。

根據以上這三點，很可以想像到，客觀環境的不許可，使他今後的工作必日趨崩潰。

歸納上面所提出的兩方面來對戴某今後的工作作一個正確的觀察，很容易得到一個合理的結論：戴某現在所以尙能存在，是憑欺騙取得信任，用恐怖獲得屈服，欺騙者不能持久，屈服者必圖反抗，結果，其事跡將如「曇花一現」，其個人終爲「多行不義必自斃」。

本文的目的，將其整個的虛偽狡詐全部揭穿，以昭告國人，以忠告我親愛的同志，謹誠摯的高呼同志們速醒！

• 藍衣社主持下之重要案件的內幕與實施經過紀詳 •



黨國元老

唐紹儀之死

記述暗殺案子，乃是一件最痛心的事。東方經國之術，號作「治術」，也號作「仁術」，就是所要的「不殺人」；現在殺人而又要暗殺，所暗殺的又是一個無拳無勇的老寓公，則「有國者」，殊不應該如斯。

再就從事政治的青年來說，救時之術甚多，何必專靠暗殺，站在藍衣社外的人，固應如此看法。可是在我們的體察，一般青年對於官僚，是嫉惡如仇的，社會上有貪污殘暴，青年裏隨就有不平之鳴，無理可講，隨就有力的報復，所以戰國時代，暗殺便比較是很多的。

藍衣社的暗殺行爲，我們可以告訴大眾的，其間是有着兩種因素。第一因爲他們是青年，而且又是軍人，剗胸喋血，性之所寄，這且不說。一旦燕丹以國家爲託，他們提出樊於期的頭，攜着督亢的圖，匕首在手，所謂羞刀難入鞘，區區暗殺之事，自然是不得不爲的，你若再罵他們是一種工具，那就更無所謂了。第二爲藍衣社對刺客的運用，也算技巧不過，我們既感到社會不可不平，可是藍衣社對付他們行動員，還故意要造成一個不平，普通行動員的待遇，每月不過五六十元，吃不飽他們就想殺人，換取獎金，俾資膏火，這是一回事。他們受

貧富不平的刺激，拋開國家講，他們滿覺着對社會也是革命的，軍人革命，除殺傷之外，很少採取其他手段，藍衣社雖是犯罪的秘密結社，可要知道他們還是以「革命團體」自負呢。

我們斷然反對暗殺，也不敢肯定暗殺就含有上述的因素，任何政制，固然不能救平人間之不平，也不能過爲「形而上之」的期望，不過「政治道德」和「行爲道德」，二者實有不可分的關係，唐紹儀氏，以往政聲如何不論，單要批評他的行爲，要爲一般青年所難滿，或者竟爲藍衣社青年所難容，這也無足駭怪。因爲社會真若是平而又平了，息壤鼓腹，舉世無爭，則何用乎政治，更何用乎暗殺，惟其不平，所以藍衣社雖就漸滅，恐怕暗殺之行，仍難免於今之世？

執行暗殺和倡說暗殺，其罪惡似乎所差無幾，都是痛心的事，本文之作，半爲社會而發，對於政治問題打算不談的。

國際間的唐紹儀

——據藍衣社所得情報——

唐紹儀是有兩面國際關係的，一方的關係是美國前大總統胡佛；一方面的關係是當時華中派遣軍總司令官大將松井石根氏。

唐紹儀，在滿清時，主變新法最早，因而甲午戰後，廣泛的接近了東西洋人，入仕郵傳部，更對胡佛，折節納交，彼時胡佛是在充當開灤礦務局工程師的，後來公子唐榴，留學美國，得胡佛之力亦獨多，胡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辦比利時振濟，唐氏也會響應過他的善舉，這是唐胡間的關係。

大抵任何西洋的慈善事業，一經搬到東方，就會變成佛門題緣之類，唐紹儀本來是一個密宗信徒，密宗即是密教，亦叫作真言宗，依毗盧遮那經金剛頂經，立十住心，統攝諸教，又說，十地等覺菩薩在因位的，全不能測知他的神祕，所以又叫作密

宗。東亞密宗教徒，嘗在日本叻比山，集過大會，松井大將也是密宗，或者過去對於慈善事業以至於政見，不免有相互接近之可能，這就是唐與松井的關係。

唐紹儀的風雲

上述兩種關係，同時不期然的，使着唐氏逗留於上海，因為曾有一個這樣的原因：

七七事變後，胡適博士，出使美利堅，一時「國民外交」之主張，甚囂塵上，唐氏和胡佛有關係，胡佛的共和黨和孤立派，反戰情緒，不相軒輊，有人說，拉倒胡佛，便有使羅斯福總統積極援華的大希望，又有人說，唐氏和摩根銀團，也有淵源，在經濟活動上，或比重過陳光甫等，有此種種關係，祇要唐氏肯以「國民使節」，前往美國，政府方面，是可能資遣的。據說唐氏也頗動於衷。

唐氏知中山縣事，大着煩惱，解職之後，蹶居

在海格路二十八號，已無意仕進，怡情古董，傍有美姬，東山樂甚。政府既無誠意託以國事，索性就做了海山寓公。

松井大將，建旆浦浜，臨車唐館，於是人言嘖嘖，唐氏已竟有出山之謠，未幾，大將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又有唐氏出任艱鉅之暗示，在客觀，這時候，南京確實要有一個政府才好，而唐氏的資望，也稱妥適。

可是藍衣社方面，漫說恨松井大將屬意唐氏，即就唐氏個人論，他若是有了元首候補的資格，也就有了被暗殺的資格。

除此，則無可殺之原因。

一樁古董案子

當年九一八後，藍衣社決定不使唐氏生存了。

他們處置的方法，是由中央電令他的上海秘密

機關部——上海區，區長再指令他的暗殺團——行

動隊，隊長最後派出眼綫，內線，執行人等，統名之曰行動員，七殺八砍，草菅人命之後，他們僅美其名曰「制裁」了事。

當時那個區長，叫周偉龍，號道三，湘鄉人，他就是今日的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隊長叫趙理君，四川人，現調充陝西戰區督導組長。內線叫謝志磐，廣東人，是唐紹儀的一個至戚。

上海區部，還兼作蘇浙行動委員會的辦事處，忠救軍集權此地，實力頗厚。這明明是一個殺人機關，在唐紹儀却認爲是一家古董老舖。

謝志磐在這古董案子裏，可算罪大惡極，唐紹儀壽躋耄耋，當然還是謝的長親，弑及長親這是無理由可以解說的。可是在藍衣社裏面却是大功一件，他們正鼓勵着「大義滅親」呢？我們在許多暗殺案子中，體驗作內線者，大都是爲銅臭所利用，謝志磐，不能例外，論報應，講因果，他以後到了重慶，患了精神病，竟爲人所誤殺。這且不提。

當時唐紹儀，爲對某大軍人將有所饋贈，四出託人物色佳品，謝志磐見有機可乘，遂立使那個殺人犯趙理君，搖身一變，手提着古董箱子，兩次偕至唐寓，皆以兜攬這批生意爲名，唐氏畢竟也就死在這般假古董裏。

神密的斧頭

海格路唐寓，巡捕邏守，僕婦成羣，本不是一個適當的刑場，惟以唐謝至戚，出入無忌，並且在鑑賞趙理君的古董時候，還特別要屏退役從，關緊了房門。

這天是細雨西風，沉沉陰霾，藍衣社上海區，發出了一個執行命令，限數小時內，即要趙理君帶唐紹儀血蹟覆命。也怪唐紹儀不够聰明，趙理君本是鷹鼻蜂目，視耽耽而欲逐逐，一見即可曉得不像一個好人，大概是爲了貪圖他們的小便宜吧，其實人類失敗在這種毛病上的，比比皆是。這次趙理君

所送來的是一項膺古的兵器，他和謝志磐，在午後兩點鐘辰光，先等候在客廳裏，見唐氏緩步而出，笑容可掬，趙理君略事寒暄，便颯的抽出那項兵器，攤到唐氏面前，口稱是戚繼光防海時所佩的一把寶劍，唐紹儀總不失爲收藏家，略一把玩，表示不甚滿意，他的意見，說是明代軍人已經佩刀而不佩劍，同時和戚將軍鋒鏑對峙的，也是有名爲「日本刀」的人們，據古拾今，辯口懸河，而不知死之將至。

趙理君瞰到機會已臨，乘唐又俯身想取其他假古董時，便真的揮出殺人利器，原來這是祕密藏來一把鋒刃無比的鏡板洋斧頭，刻不容緩，照準了唐氏後腦海，磕吃一下，這時候室中仍祇有趙謝兩個人，所餘的老古董也沉入於寂靜。

在這兇行裏，兇手安然逸出門外，恐怕是一件最難能的事，趙理君也有巧計，他們倆，把血蹟拭乾，懷袋裏握着手槍，故作鎮定一步一步的，走出

客室，關好了門，回身再向門內，深深的鞠上一躬，彷彿尙有唐氏起送在內，互打招呼。人皆不疑，而後才緊一步慢一步的踱下樓梯，向僕人送笑，對巡捕點頭，走上汽車，風駛而去。大約他倆把乘來的汽車，丟在麥琪路時候，唐宅纔發覺主人亡去。

在大批探捕趕到唐宅時，藍衣社總部，已經呈報他們領袖，大言消滅了「候補元首」。

以上是藍衣社的原來檔卷所記載。

實際情形，大謬不然，趙理君對於本案，可謂罪惡之罪惡，因爲還有一段祕密情形在內呢。

趙理君不過是個殺人騙子，本案在行動時，趙理君并未身歷過唐氏的寓所，僅僅在遠處參加巡風瞭哨而已，在現場執行的人，另外是有一個姓王的，王某把斧頭砍入唐頭之內，不及拔出，逕自逃去，倉皇未及通知在唐宅左右警戒的李世英等數人，斯時在宅外本是還有一個另外的人擔任着指

揮。

趙理君，在事後竟將諸人名字一筆抹殺，獨吞獎金，冒了全功。

又一段秘辛

這樁案子，還有一個大報應故事在內。

重慶有一座市民醫院，在市中心七星崗，有一天收到一個精神病

的患者，據說是，起出受了意外的刺激而感到神志不甯，自從到了重慶之後，又受他長官的虐待，又聽說他的長官，還有意謀殺他，遂致瘋狂暴亂，語無倫次，還私下裏尋了一枝短槍，聞聲便驚，見人便疑，一隻手放在褲袋裏，一刻不停的在防禦着。

這事情傳到了一個最高機關的侍從室偵察組，當由該組派出叫卓飛的兩人，到醫院去調查，一直跑到精神病者的室外，徘徊窺伺，那個精神病者，驚懼之間，一槍便由門上窗戶打中了卓飛，門外也就開槍還擊，精神病這回可不能再發了。於是滿城風雨，爭傳謝志磐爲殺唐紹儀報應而死。

這段故事又夾藏一個秘密。

據說暗殺唐紹儀，戴笠并未接到上級命令。總之，殺掉謝志磐滅口，可是真情。

轉錄廿七年十一月一日新聞報

唐紹儀被刺殞命

四乘客汽車來致送我古董
突出利斧砍傷重不治

前國

務總理唐

紹儀，突

於昨晨九

時二十分

左右，在

法租界福

開森路十八號內。被人

用斧砍傷頭部，經送醫

院救治，至下午四時殞

命，記者得訊，立往各

方調查，茲將所得詳情

分誌於後：

• 一度返籍後又來滬。

前國務總理唐紹儀

現年七十六歲，爲粵之

中山縣唐家灣人氏。京

滬淪陷後，唐即居滬上，寓一二號黑牌汽車一輛，疾駛而於法租界霞飛路乃媚諸昌年家中，旋因外界謠譏繁興，唐深為不安，曾一度返籍休養。後又來滬上，借寓於福開森路十八號至二十號，蓋其地空氣清新，適合於夏季之消暑也。

來，及門憂然而止，其中三人穿西裝，一則衣淡灰色嗶嘰長衫，投刺而入，刺名謝子陪，聞者叩以來自，則謂由謝介紹來此，有古董瑪瑙瓶等十件，致送於唐先生。

• 猝不及防利斧猛砍 •

該宅位於福開森路巨潑來斯路口，為一寬廣之洋房，內且有碩大之花園，故數月前報載唐已赴港，實係不確。因入夏以後，唐迄未離滬他適，對門鄰居，於夕陽西下後，常見此老人在園內乘涼，閒坐花蔭之下。

聞者遂邀客入會客室，再以刺進，時唐已起身，隨即下樓入室，與客方寒暄間，詎其中之一客，即袖出利斧，向唐猛砍，唐年事已高，猝不及防，當被砍中頭部兩斧，一時血流如注，受傷倒地，來客等見目的已達，即揚長而出，躍登汽車而去。

• 四客來訪兜售古董 •

昨晨九時二十分左右，突有衣冠整潔之客四人，駕六三

汽車而去。

• 僕人瞥見驚極狂呼 •

時僕人送茶至室，瞥見唐倒於血泊之中，驚極狂呼，全宅聞驚立即吹警笛呼救，一面據情報告法捕房。捕房得訊，急遣鐵甲車五號一輛馳赴巨潑來斯路警戒，另派裝甲車一輛滿載探捕至十八號門口搜捕，同時法捕房重要警務人員亦親至該號調查經過，一面立即電話通知公共租界捕房注意緝捕六三一二號黑牌汽車。

• 古董盒內檢獲手槍 •

警務人員到達後，立將唐車送金神父路廣慈醫院救治，一面將來客等遺留之古董數盒，加以檢視。則又在另一盒

內獲得蓮蓬手槍一支，乃一併連同名刺等件帶返捕房，存案備查。

刻經手術後稍顯片刻轉機，惟瞬即神智仍昏迷，其子女親友環集病室，終未能得與談話。

生，出國年僅十四歲，當時同學現尚健在者祇存四人矣。

• 黑牌汽車中午發現。

• 下午四時一暎不視。

• 捕房調查出事經過。

截至中午時，法捕房巡邏

下午四時，此一代政治

行刺者係唐氏舊識，並查得過

之鐵甲砲車，駛至麥琪路姚主教路口，忽發現血案中最主要之證件六三一二號汽車拋棄於該路側隅，該車爲黑色福特蓬車，車身甚大，當急報告捕房，並由該砲車駐守該處管理

家，遂一暎不視。法捕房得醫院報告後，即轉報第二特區地方法院，由首席檢察官孫紹康偕法醫魏立功書記官姜紹誠，於下午五時，同蒞廣慈醫院，即就病房檢驗屍體，當驗驗得

去一星期內，其中之一人，曾經與唐氏會面，當時稱乃致送不久出閣之唐小姐的禮物。據唐氏僕役稱：此人與家主時常往還，經通報後，唐氏即囑引入樓下會客室內。至雙方會談達一刻鐘，內情無從知悉，其人辭出時，唐氏僕役並未注意，及數分鐘後有一僕忽念及曾經佇立門外之二客已不知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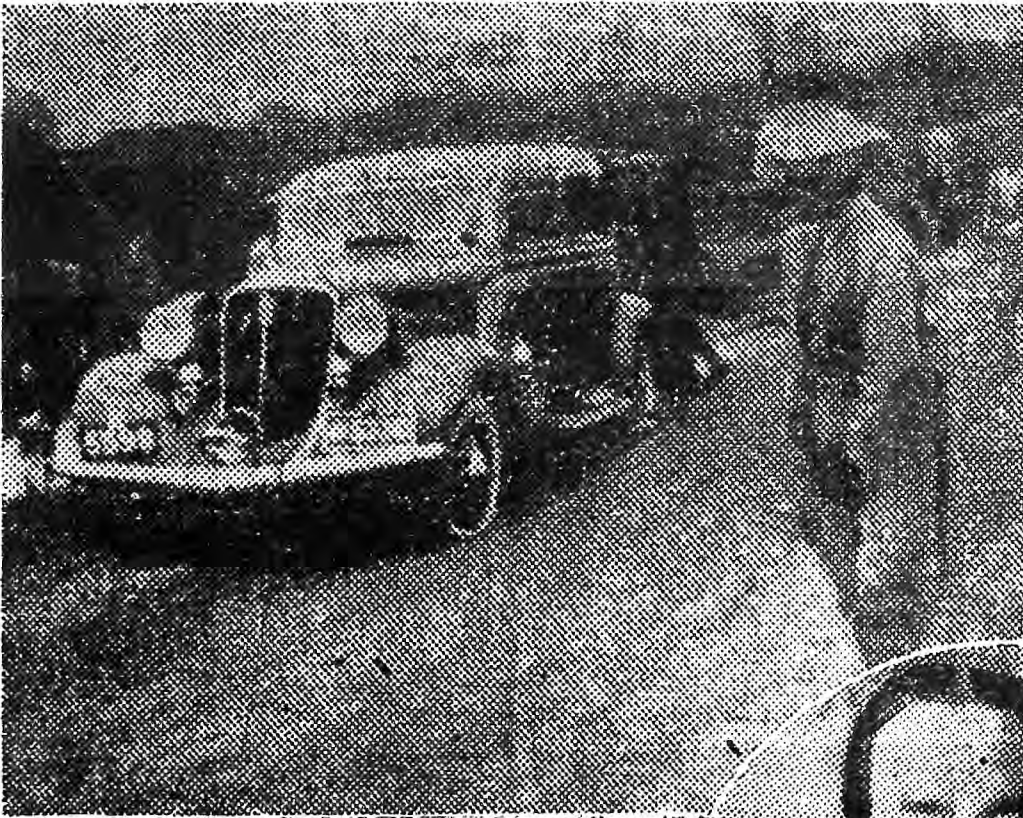
• 送入醫院曾經輸血。

唐氏送入廣慈醫院時，已奄奄一息，立經醫師注射強心針，次復由其親屬供給血液，作輸血手術，但因年邁，至午後更現瀕留景象，唐氏雖在午

身死，屍交死者子女具結領殮，驗畢，即由家屬將遺體運往膠州路萬國殯儀館，辦理喪事。

法捕房並通飭中西探加緊嚴緝，唐爲中國第一期出洋留學

及入室探視，則見其主人已仰臥在沙發上。



(上)史量才遭難地點
之滬杭公路翁家埠附
近(下)史量才遺像



Handwritten text in a grid format, likely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columns and rows,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names or numbers.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 史量才氏生前手蹟 ·

· 新 聞 王 史 量 才 被 狙 ·

這一件案子，和暗殺唐紹儀的方法，大相逕庭。

分析來說，藍衣社殺人，除用槍殺毒殺沉殺白刃殺以及借刀殺人外，攔路劫殺，如同強盜的殺人，也是有過的。

現在，我們不必要談說強盜如何殺人，先述史量才在藍衣社情報上所佔的價值罷。

史量才是財政之敵嗎？

宋子文的理財，彷彿有兩個政策，一個是改行法幣，一個是發行公債。

中國理財家，本來都是大騙子，曹錕政府所解決的金法郎案，就是一個好例，法郎明明是銀的，一到中國理財家手，就硬算成是金法郎，可是在當時參眾兩院的民意神聖之前，居然也會通過。

法幣政策，用李滋羅斯的大魔術，劃出一個「一先令二辨士又四分之一」的換算率，就把中國四千多年的白銀，一部分前年斷送在天津英租界；現在又全部分斷送在英美陣營裏，惡因惡果，史量才地下有知，還要叫喊起來的。

公債政策，用以支持非常時期之財政，原不為過，原來赤字公債膨脹，反倒可以顯證一個國家的財富，在農村經濟落後的「宋財神」時代，增發公債，庶幾比增稅還好一些，財政部最後發行「統一公債」，尚不失為理財政策之一種，當時潘公展所揭發的公債弊端，蓋為對人而非對事的。

破壞財政的嫌疑罪名，加到史量才身上，據說是：他對於法幣意見，大概以為出入超不均衡的國家，急遽改行金匯兌本位制，則法幣本身不免有淪為商品之危險，況且中國財政界，根本又多一層假公濟私理財發財的顧慮，說通了，財神們買賣外匯，還不是同買賣法幣一樣嗎？這是，就法幣以論法幣。若再就財政論，改革幣制，在中國已有三個大階段；第一是四國銀行團一千萬鎊的幣制改革借款之未成，第二梁啟超曹汝霖的幣制改革意見的未果，第三上海銀行公會促進統一幣制，以至馬寅初氏廢銀改元，進行金本位的學理根據，大都是用財政以整理財政的辦法，然而全不能行，歸結今日以財政依隨了外匯

，若就國勢論世界大勢論，自屬冒險。至史量才對公債的意見，或以爲國家發行「有利債券」，由人民接受，就是人民對國家的一種權利所在，現時公債，竟變成了財政部對銀行的專利交易品，漫說國民權利不顧，就是國民義務也談不到，不但如此，而且貶值折賣給銀行，銀行將來十足加利的使國家負起一筆重大債務，這豈不也就是全民的債務。更不但如此，銀行操縱公債，不是財部與財團合作，實乃財部做成財團的股東，上下其手，利上套利，高利貸，種種搾取侵蝕社會之公利，以成就了公認的「江浙財閥」，財閥來左右政治，誤國殃民，豈止騙錢而已。史量才究屬平民，走在左翼旁邊，代表輿論，宜乎反對。

左翼陰影

史量才左翼右翼？無法去探討。藍衣社從來「制裁」思想犯，是不問證據的。

在所謂史量才的左翼裏，所可找出一點證據來的，不過是李公樸等加入申報一事。

申報六十年紀念，正在「一二八」上海戰爭之後，戰事中商務印書館，付之一炬，所附設的東方圖書館，及所發行的東方雜誌，亦同歸於盡，一時海上文人，奔散落拓，急待有人收容，史量才，似乎祇是一個聰明自誤的人物，乘此時機，就於二十一年七月間刊行了申報月刊，延聘前東方雜誌俞頌華主編，庇庇寒士，這倒不算藍衣社眼中的大事。

二十二年，又刊行申報年鑑，由東方雜誌舊人張梓生主編。同年八月紀念六十周年，刊行中華民國新地圖，又中國分省地圖，爲丁文江翁文灝主編，這些人都和政府方面別有關係，當亦非藍衣社之所注

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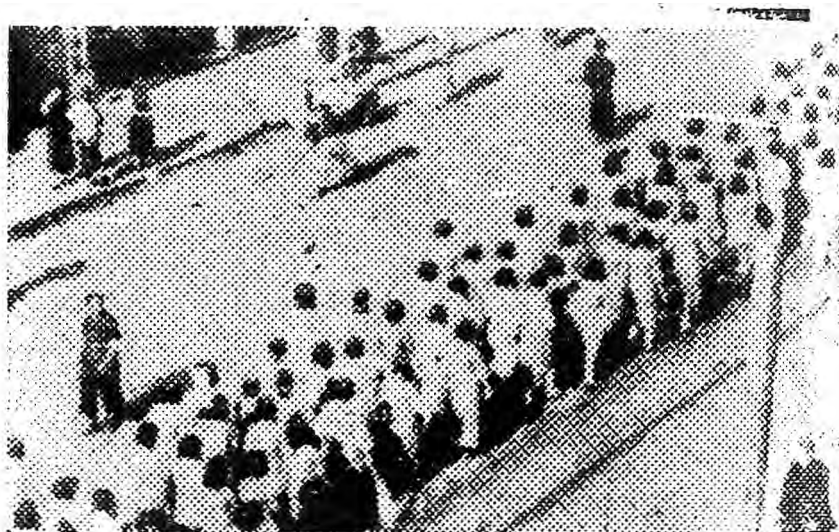
所引人注意的，申報的三項教育事業裏，有一個「申報業餘補習學校」，頗有左翼嫌疑，主其事者，即後來救國會裏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他曾指揮過學生示威於南市，煽動過學生大打警察，一個「野蠻君子」。業餘學校也辦得非常發達，廣設分校，學生擴充至四千餘人，他另外還辦了一個流通圖書館，和學校同設在大陸商場繁華的中

江浙財閥保鏢的

打史量才，實無異打全上海的聞人。

戴笠在上海，有兩種企圖，第一是建樹實力，第二是拉攏財閥，惟其有實力，纔堪拉攏財閥，宋子文既爲江浙財閥之首，戴笠才成功一個財閥保鏢的。

史量才，和財閥不兩立，戴笠打死史量才，就要史量才爲其餘的財閥對立派作了替死鬼。即使史爲



· 行遊示威之生學海上，後變事「八二一」 ·

心，大事號召，勢成左傾。

有一個赤色青年，湖南人，名柳湜，又叫柳宗浩的，暗中活躍，猗歟能文，李公樸特割雜誌之一角，闢爲「讀書指導」欄，主以解答社會科學各種問題，人指史量才之崇左翼作家，即有此原因。

新聞王，若駕馭上左翼，在使藍衣社當然感覺到危險。同時更有一個較吃緊的情報，說是史量才勾結了胡漢民。

左翼而死，左翼是幹什麼的呢？左翼欲打倒財閥，財閥當然先打倒左翼。我們更要明白，藍衣社并不是擁護國民黨的，因而胡漢民可算戴笠第一個仇家，要打死史量才便可也。證示要謀殺胡漢民。戴笠雖然是一個官僚，實在還是個上海流氓，後來有人斷言，假若戴笠此刻仍盤踞上海，聞人之傳，就死的更多了。

人們當然還記得一個王亞樵的，王亞樵在北火車站打過宋子文，戴笠遂吞炭爲啞，漆身爲奴的，不惜一年工夫，終於追蹤至廣西，打死了這王亞樵，自茲以往，宋子文即降旨戴笠，榮任爲財閥保鑣要職，擴而至爲西南運輸公司保軍火商人，爲全國緝私總處，保發國難財的，藍衣社什麼時候又保護過政權呢

劫殺

王兆槐，本來是一個極好的青年軍人，這一回，他被迫做了「強盜」，可是在他「入」的本質上，仍不失爲是一個好人。

做强盜原是出於煌煌命令，這命令是直接受自戴笠，不關上海區的事，也不關某一個人的事。

他們強盜團，共由七人組成之，一個是汽車司機，三個是行動人員，還有兩個巡哨，王兆槐領袖羣盜，駕着一部黑色八汽缸別克篷車，先以杭州笕橋爲據點，等候着史量才行蹤的情報，這就是法律上預備殺人的行爲。

大凡情報之爲物，多沒好話可講的，飛短流長，批瑕蹈隙，揚惡而隱善，若是歌功頌德便有些失了情報的作用。至於暗殺行動的情報，那實在同催命符無異，當日催史量才命的，據聞還是史的一個朋友呢。

笕橋等着殺人的魔車，先史量才跑在滬杭國道上海甯附近翁家埠，停在一個狹隘的路段上，路傍不

遠，是個小村落，正好遮蔽遠來的視線，這樣不妥當，做賊的心虛，做强盜的也心虛，汽車夫下來僞作修車，豈不是釋去人家的疑惑。

目標發現了，遠遠的望見一部汽車，駛到前來，恰是行動情報所說的，不是史量才是誰，王兆槐一個口令，把那部篷車，橫梗在汽車道上，截住史車，三人一齊開槍射擊，打破了車胎，打死了車夫，還打史的朋友鄧祖詢，史量才逃出車外，奔到民宅，這羣人，是以服從爲天職的，祇有當場擊斃史氏，才能够覆命，豈能縱他逃命，惟在人道主義上史的家屬得以不死。

這是二十三年十一月的慘事。

此案之後，又犧牲了一個省主席，這便是魯滌平，他仗義的要替史量才報仇，三令五申，通緝凶手，惹惱當道，遂以黃紹雄代之，表面說，這是爲的緩和輿論攻擊，魯滌平幽憤難申，因而腦沖血而死。

還有一個同類的案子

頂好這類慘事，不使我下筆，茲爲省文起見，順便再說說這個差不多和史量才相同的案子。

藍衣社暗殺新聞界人士，不一而足，就中使我們斷乎不忍的，還有羅隆基一案，羅隆基時方主天津益世報筆政，兼課於南開大學，直言讜論，頗不憚於當時的外交政策，戴笠於是電令雨下，迫卽制裁，我們也是打破了他的車胎，捫捫我們的心，垂一垂首，回來甘受處分。

現在我們爲顧全羅氏的名譽，雅不願再宣佈這案子內幕的內幕，其實這案子，是爲了戴笠垂涎某一個女人。



北伐時代之革命軍

鄧演達殉志

左氏春秋：衛，石厚，與州吁，弑桓公，其父石碯，殺石厚。左氏託稱君子說，這是：「大義滅親。」

鄧演達，曾為黃埔軍校的教育長。後來藍衣社的幹部，什九是黃埔出身，其奈戴笠，不念身被鄧氏之春風化雨，而竟為州吁石厚之行，揆諸師生關係，無異君臣父子之分，鄧演達既非大逆不道，則戴笠即不得謂為「春秋大義」。

這是什麼？正是：離經叛道所行不仁。

若說，鄧演達以第三黨而獲罪，可是；并無人看見政府有所「爰書」，也并無人看見藍衣社有所「理據」，所以本案，還是一件暗殺性的案子，如何褒筆，也不出是一個「妬殺」。

我們原來也是反對第三黨的。

不過我們曉得這黑暗面裏，有些不純為黨，也不純為國，而純與南宋秦檜害岳飛的「莫須有」一案，所差無幾。

鄧之爲人

清議裏，鄧演達，尙不失爲一個政治領導者，軍事學家，有幹才，有毅力，有功於北伐，在近代中國黨爭史上，有他投過的重大血本。

以上月旦，或者就是他的罪名？

再述他的罪質：他是革命世家，先烈鄧鏗先生之弟，而本身思想左傾。

他的治學：卒業在保定軍官學校，到德意志，考察軍事，又至蘇聯，研究政治，遂於軍政，集乎其成。

他的立身行事：讀書成癖，手不釋卷，尤喜西文書籍。自己也說，英雄都好美人。我們劃武漢政府爲一期；在一期前，鄧氏橫斷面裏，一半是國民黨，一半又沾染了赤色，也曾具體獻身於當時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充任了總政治部的主任，在那個時的總政治部，權威之大，把

它比做隨軍政府，亦無不可。在此期後，鄧氏宣告個人獨立，翻雲覆雨，不談政治談風誼，他算背叛了那總司令。

我們青年，不愉快這種行爲。而且鄧氏，自立崖岸，好似一個公孫述，他的私生活，又不令人親炙，想來他是懂得西洋「僕人眼睛裏，沒有英雄的主人」這一句成語。氣稟英拔，叱咤暗鳴，憑陵有衆，簡直不是「嚴恭寅畏」，經書所標準的那樣服務員。

現在先從他教育長的椅子上描寫起，雄辯滔滔，筆掃千軍，辦事認真，任勞任怨，把前任王柏齡長的頹風敗政，刷除無餘，學生愛戴之誠，不亞於校長，這就是他將後政治生活中，被嫉原因之一。

既而，北伐軍興，轉戰湘鄂，進擊孫傳芳，武漢留下了鄧演達，他的職責是政務委員會主席，大概政治裏沒有私交，於是鄧演達政策，翻轉起來，不服從，不妥協，以武漢軍校爲中心，掌握了整個

的政治隊，由此伸出巨掌，抓軍人，抓工農大眾，自雕成第三黨的雛形。

或許是他過於自負了吧，在他的心目中，可以說，根本看不起當時的總司令。

這當然是他被殺之遠因。

鄧之爲黨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第三黨」罪名，原是吳稚暉先生給加上的。

第一黨是指着國民黨。第二黨，指着共產黨。第三黨，介乎國共之間，有一點總覺名實不副之處，便是第三黨政綱反國，但在精神上，而又類同共產黨。

實質：第三黨本名「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

該行動委員會，前身叫過：「中國工農新黨」也。也叫過「中華革命黨」由國民黨一部左派人，鑑於國民黨右傾即是腐化，領導官僚革命的危險，所以

用解放工農大眾爲號召，組成工農新黨，最後又發覺黨名不妥，乃改稱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

第三黨雖奉宋慶齡爲領袖，實際的領導權，却在於鄧氏一手。委員，有黃琪翔，彭澤民，彭澤湘，章伯鈞，徐謙，再有共產黨裏機會主義的譚平山等人。可是；民視民聽，都集中在鄧演達之一人。

鄧演達，活動些什麼？據藍衣社所報：

第一，他的社會運動力量，頗不够「比較」，我們雖不敢指摘鄧氏不懂組織，但至少鄧氏是尙須見到今日之「納粹」的。猶有可爲惋惜者，鄧氏推動黨，也遜於推動北伐軍，鄧氏斥責當時的總司令「背叛中國革命」，而強力主張解放工農，然則，不談第三黨的黨綱，當亦可瞭然鄧氏是把國本放在了下層，農工問題，我們不去視察，我們單觀察任何一下層，都是不理解這個鄧演達，稍能理解他的，還是上層，鄧演達有此「偏差」，所以第三黨不爲時所推重。

第二，爲人推重的，還是鄧演達個人，鄧氏立腳點，本未逃不出一個總司令的共同環境，況且我們在本文前頭說過，他把刺客和門徒都弄不清楚，換言之，他黨陶成的革命黨，就是他的敵人，叫他們活動到那裏去呢？在效率上，領導官僚革命，和領導小資產階級革命，毋乃一致的。鄧演達不算有創世紀的大胆量，想定工農革命，而不敢赤化，而不願真的走下層。

第三，他始終要奪取國民黨的政權。

當時環境

藍衣社，是救亡社胚胎的，救亡社是中日問題激動的，此時，舉國上下，敵愾同仇，各黨各派漸有水乳交融之勢，即共產黨，也曾喊出民族革命的口號，要統一陣線，要對外而不對內，獨有鄧演達，還不放棄主張，負嵎海上，乘人之危，反對中樞到底，藍衣社標榜了救亡，就讓不了鄧氏。

中樞不怕的是各黨林立，而是怕黨之背後有軍人支持，同年還有一個中樞反對黨，是張君勱張東蓀兩個寒士構成的，名叫國家社會黨，論理縱使世界國社黨，有誰懼怕，事實上，藍衣社所以受命專征的，就祇因他們和下韓復榘段祺瑞吳佩孚，趕趕諸人。

鄧演達，并非一個空頭，本身既屬甲冑之士，一時彙雜相從的，有黃琪翔等，聲氣相應的，有張發奎等，閻馮李白，雖不同調，但尙寄以同情，就是黃埔同學，也是有很多崇敬他的，第三黨不能當作黨看，未嘗不可以看作第三軍，據報，當時陳誠，就掛着第三黨籍，所以鄧演達是被認爲內憂外患勢在必除的一個人。

鄧氏不能改造環境，結果被攆進來一個出賣朋友的傢伙。

被出賣

做這件第一沒有道德事的，叫做吳乃憲，字勁夫，廣東人，歷籍共產黨，十九年討閻馮之役，參加倒蔣，敗，又入第三黨，走南京，其爲人也，靜默寡言笑，一副深沉的面龐，一看就是個陰謀家。

二十年四月裏，南京有一個「自新」的機構，召集以前走入各黨派的黃埔同學，吳乃憲就是其中的一個。五六月間，有一天，最高當局傳喚吳乃憲，祕密詢話，其時，祇有鄧悌等數人侍從在座。當局卒然問：「吳同志你曉得鄧演達在什麼地方，是不是在上海，你能够知道他的所在嗎？」

吳答：若經尋查，也許能够找得到。

當局又問：要你負責去辦，你還有什麼困難？

吳答：請令戴笠同志，再加派韓繼文同志協同進行。

當局：可以的。

吳乃憲和韓繼文過了幾天，忽然失蹤，負責的

戴笠，裝神裝鬼的還聲稱請求通緝。

吳乃憲，又在南京發現時，已竟囊括三萬金，盛道上海的金粉花香，巫山的夜色消魂，新識了租界探捕，結交了社會閒人，自己取消通緝令，晉謁當局，官陞三級。

從此以後，吳乃憲把那件「藍衣」纜帶到上海，他又變成藍衣社特務處的上海特派員，更以後，有了上海區，吳任爲第一任區長之職，現在，要問他的下落，身在韶關，榮任「廣東省政府保安處長」，還兼作「特工」。

逮捕

鄧演達檻車到京，有兩種情事好似：

未到京前，好似劉文島誘捕了他的老師百里蔣方震。

既到京後，又好似白崇禧之必除王天培。

總而觀之，藍衣社是罪惡的，政海也是罪惡的

，師道之尊，而今替矣！我們再回來單說誘捕罷！

鄧氏，從虹口搬到愚園路愚園坊二十號了，常時穿着一身藏青西服，長髮薄髭，面色灰白，兩目炯炯，脾肉復生，已經不像戎馬馳驟的人。

這時候，他在辦一個刊物，大多是批評，後犯着煽動罪。這位小報的鄧老闆，每天晚上和送報夫謝長脚，打打算盤，窮酸已極。

陳敬哉已經爬到第三黨幹部，是當時鄧的十二幹部之一，陳敬哉是另外又兼作捐客的，他的交易所，就是藍衣社，吳乃憲就是藍衣社的代表交易人。

吳乃憲住在大東旅社，戴笠也由南京出動，住在一品香，陳敬哉的交易，沒有多少天，收盤現貨是愚園坊二十號全體十二名口。

在一個五點鐘的早晨，動員警備司令部偵緝隊二十四名，並會同靜安寺捕房，偷襲掩捕，團團圍住，眼線爲先，一推進門，鄧演達老毛病未改，還像高踞首席的樣子，一手前指，沉沉說聲：

• 勘誤 • 本節標題應更正爲『鄧演達殉志』

「你們來人要規矩些，候我穿整齊服裝，洗洗面孔，刷刷牙齒，大家順序出去！」

「還得准許我帶上這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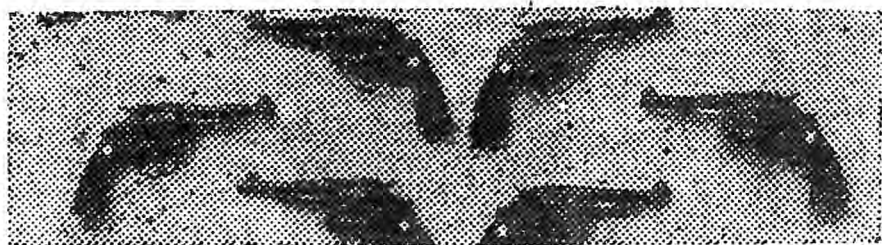
這時候，房內外不下六七十人。靜悄悄，鴉雀無聲。

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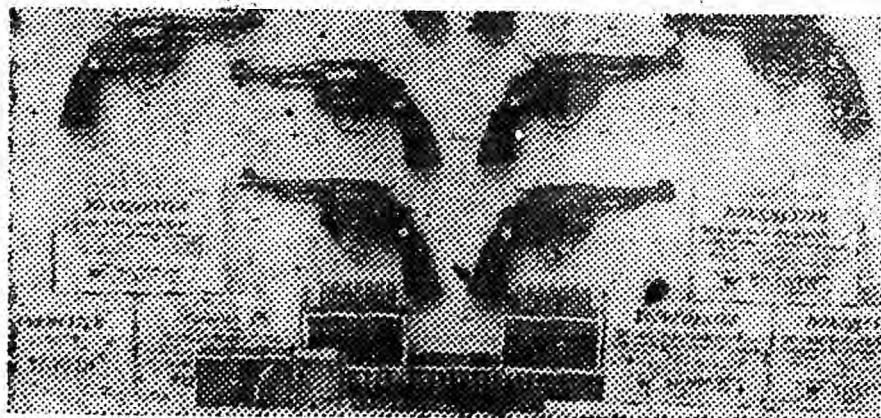
由捕房引渡到上海警備司令部，同日，經過法院第一分院密解南京，押在香林寺。

據說最高當局，頗有促其反悔之意，並命何應欽幾番關說，不過鄧演達倔強的必要容納他的政治主張，何應欽老實人，轉達了意思盡了職，宋慶齡孫科等奔走呼號，越發增加了當局的刺激。

末後，鄧添購大宗德文書籍，準備長期休養，不期，「時勢造英雄」，在轟動全國的下野一幕裏，鄧演達尙不失謝安再起之望，竟因之先被處死。是爲中華民國廿年十一月廿九日。



· 樵亞王手打業職 ·



自王亞樵死後，暗殺職業，纔由戴笠所專利。先由心理說起，殺人與暗殺，兩者心理狀態，微有不同的。

殺人的心理是什麼呢？除法律上的刑罰外；若特殊在社會組織上找找證例，有幾種這樣的形類：張獻忠，建七殺碑，揭起：「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救民而殺掉蜀民四分之三。——黃巢，陷福州，殺人如蟻。——這是在神權思想裏，對政治革命的。

美國大盜潘齊，臨刑自負「有功於社會」，大概支配於「殺富濟貧」類的中國綠林思想。——游俠列傳上人物，「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舉是世間人，誰有不平事」，披髮道左，取義成仁。——這是在人

權發達裏，對社會革命的。

中國法律，所採「事實發現主義」，「檢舉」不足以濟「義憤」之窮，於是有者訴之於「直接行動，不能明殺，乃出於暗殺，不能殺人，乃出於自殺。明殺殺人，爲了征服人，則暗殺自殺，當然處在反動地位，乃「不得已而爲之」。

犯罪學家，除對「過失殺人」外，以個人作單位來研究，說是由「模彷性」或「佔有性」所衝動

的，要不外以下四種：即一係遺傳性，二係時代與環境，三係輿論風說或迷信亦或信仰，四係強迫觀念，這些，歸納爲「目的殺人」的構成分類。

醫學家，由精神分析殺人行爲，看醫學博士小酒非不木氏「殺人論」一書，頗生「愛」及「誇大狂」之說。他說：原始人類，男女相愛，女子是以殺人如麻的男子爲對象，男子則以血濺滿身爲光榮，所以神話裏，指「吉祥草」爲「男愛神」滴血而生，又所以沙樂美，割掉了約翰的頭。

自殺心理，比較皆富於「誇大感」的，厭世自殺，原來就是他看不起這個世界，超然而去，也就是戰勝了這個世界。忠臣殉節，有如田橫，漢滅項羽，橫與其徒屬五百人亡入海島，高祖招，橫不事，遂自殺，二客亦自殺，餘五百人均皆自殺，正氣奪人，多麼偉大。

報復心理，在舊社會裏，原有迷信輪迴之說，如「死爲厲鬼，以擊其腦」這種詭計，也可以認爲是一種暗殺行爲。

無論如何說法，除某種自殺不論外，其他的「殺」，總是「不足爲訓」的，就是「死刑」，也應該考慮廢除纔是。

戴笠殺人，得附帶說明個人以外的條件方爲合理，因爲這是一個「政治的暗殺」。這條條件，就是說他係：「職業的」。

王亞樵，一生稱名，也是職業的。

不過戴笠是主動，王亞樵是被動。若由法律裁判，即所謂戴笠是「造意犯」，「主犯」，「惡性甚深」。

王亞樵怎樣謀職？

上海本是冒險家的樂園，上海馬路英雄中，就有些是別處所稱的殺人犯。戴笠在未「藍衣」加身的時候，王亞樵會是他綽紵之交，戴笠也就是馬路英雄之一。因而「王亞樵本事」，照戴笠談片，倒是很好很長的一張冒險片子。

盜賊的起源，持平之論，就可以說：「盜賊是因爲貧賤」。引申之：就是因爲他人當貴而不仁。世界在紀元一大前，聖人們，就講究「君子以哀多益寡」以平天下，（見易經）大概盜賊就不是君子吧，他們看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胸中大大的不平，目眦欲裂，問天天也不應，不得已處拔刀而起，自力又不勝，於是有，嚴仲子以求聶政，伍子胥而託專諸，又有不少的人買動了王亞樵，殺奔權門，這不平殺人，就當是「說理」。

王亞樵，原不是貧賤出身的，他們安徽，自洪羊亂後，民風所趨，彷彿不入淮軍，就得進徽幫，實在沒法子，纔困處在家中力田務農，這是三條正路。皖北民風強悍，也就自己選出兩條歧路，一條是跑江湖以糊口，一條是馬路英雄之類。而王亞樵的生平，特利是集此五路大成的。

王以農家子，讀書不成。但是他的弟弟王述樵，倒成功一個好律師，從前開業在上海。王家樂善好施，而仍不能解脫兩種壓迫，其一是迫於劣紳土豪，其一是爲培克在位有冤難申，老實的王述樵，所以學了法律，打算講一講理。矯強的王亞樵，所以恨不能做個黃巢或張獻忠，解一解心頭恨。起首他也不必要如此，因爲他的朋友蔣雁行，在辛亥光復，原是借着他的草莽關係，纔能在大江以北號召舉義，

做了一任大都督，隨後做了陸長黃克強先生的次長，又做了參謀總長，也就做了忘恩負義的朋友，這給王亞樵一下不可救藥的刺激。還有他的一個後輩徐庭瑤，峨冠大劍，居然也不認得了老鄉親，畢竟使王亞樵感到人類情薄，富貴於我如浮雲，富貴於我如仇讎。

上海馬路英雄，有三頭六臂的，要推嵎縣人。王亞樵在憤走江湖時，曾往徽州幫商，以逐什一之利的。當初徽幫買遷道路有三，除循江到滬外，一路是先到浙江嚴州——即今建德，順流而下，再到杭州。一路是由嚴州到衢州，即今蘭谿，再到寧波。到甯波前，要經過嵎縣的。王亞樵遂結下了不少的慷慨悲歌之友。嵎縣人，就中有一個姓應的，他是在上海領袖羣盜，坐地分贓的大拇指頭，王亞樵謀職謀不着，就首先掛錫在他的幫頭裏。

戴笠結識王亞樵，應某作了一個介紹人。應某這個人，若無人曉得，我們總還記得廿五年裏京滬公路上，被匪徒綁去一個銀行經理姓徐的案子，此案即王亞樵部下所為，而由戴笠派應某把徐某由匪窟接回來的。當初，應某本介紹王亞樵去給總司令部經理處長徐桴做鑲客，戴笠彼時，方在上海，物色劊子手，踏破鐵鞋，全無覓處，忽在應某的忠義堂裏，發現王亞樵殺氣冲天，是講拳頭不講道理的，攀談甚歡，莫逆於心，當即結下成好朋友，戴笠隨又送了老哥們一份薄禮，那就是徐聖禪（桴）的第一批肉票子。

自二十二年後，戴王兩人，情感不洽，交誼破裂，王亞樵經管殺人的小本商業，可是他就不賣給戴笠，戴笠本欲置之死地，惟因應某調護其間，而戴的鎗法也總算不够路數，結果彼此各不相犯而了事。但據應某說：王亞樵究竟是「够朋友」，招商局槍擊趙鐵橋一案，就是受戴笠利用才做的。

王亞樵欲向中央出賣殺人，被戴笠奪了盤子，不得已，乃向西南兜攬些生意。

王亞樵怎樣從業？

大概人生是被四種觀念支配的，第一是求安居，也可以說爲生活，第二爲色慾，也就是傳種行爲，第三因有所信仰或迷信，第四喜歡冒險甚至於喜歡殺人，這種殺人就是新名詞中的「殺虐狂」。每人原不過祇有此兩種到三種要求，而王亞樵則不僅獨占在第四種上，他又最信鬼，最好軋姘頭，最肥最懶最喜住洋樓，「物質慾」的追求，助長了他的對世不平之念，剛巧他又有一特別嗜好，好網羅殺人犯。上海原有一幫共謀殺人的累犯傢伙，因而不是王亞樵的把兄把弟，就是他的及門。後來又添上一批生力軍，據說還是青年智識階級呢。他們自稱是「安幫」，爲的是和「清幫」有點區分，安幫幹部原來不全都是安徽人，却大半是反中央的軍人，所以這輩人後來專從事刺殺南京要人們。

安幫的組織，大致模彷彿幫，王亞樵本是洪門一個二哥，早期主編過東方雜誌的謝无量，他們都是一個山頭的。王亞樵在他本幫——安幫——裏，則是一位大哥，二十二年以前，他的助手，叫作周幹臣，二十多歲做汽車司機出身，周幹臣到天津發了一筆橫財回來，耽於酒色，因案不慎，死在上海警備司令部。

一個結社，必須有其經濟來源，藍衣社正額經費之外，是靠宋子文源源接濟的。起初，爲王亞樵籌款之人，名帥頌平，手段是專靠做「翻戲」，此人儀表不凡，談吐能文，當大連星浦逃避着大批中國閹人們的時候，帥某嘗攜四美姬，并黨徒數人，專輪前往，顯顯赫赫，無所不用其極，設局圈套那些閹

人，有的剝他幾層皮，有的誘至滬上，送給那殺人魔王王亞樵嚐一嚐鮮。安幫點鬼簿上，滿載是爲官不正的，爲富不仁的，王亞樵向四方化緣，有要「代打不平」，「借刀殺人」的主顧，安幫是隨點隨賣，物實價廉，一半要錢一半是交朋友的性質，這種營生，無以爲名，名之曰「職業打手」。

世上因果關係，真玄妙的很，帥頌平後來被他內弟出賣了，鎗斃在北平。

王亞樵之死，又給戴笠在宋子文處關下一個大財源，因戴之殺王，原是替宋子文報仇雪恨的。

殺人數十纔臨到唐有壬宋子文

劉蘆隱謀殺楊永泰既遂，這是人所共聞的。唐有壬案雖在此一大前，但其性質，與楊案同類。

我們現在，僅將唐宋兩案的經過，節述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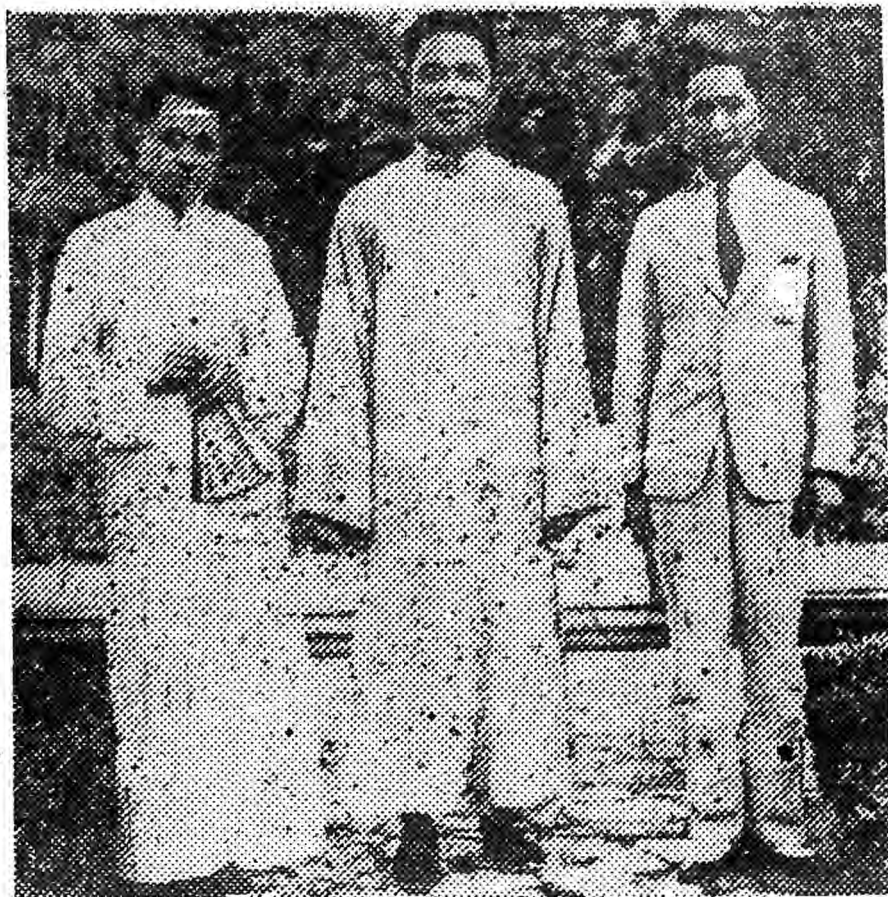
西南謀刺宋子文，這批生意，又是王亞樵兜攬到的。

十九路軍，有些下級幹部，爲一二八事件，憤懣所致懷恨中央，甚至於決心推倒那個中央。又有一批敗退的部隊，被中央押調河南，改編在各師裏，所得待遇，亦着實惡劣。一時輿情譁然，推波助浪，多爲十九路不平。這些幹部裏，有原非十九路軍舊屬，因有一二八之變，志切犧牲，臨時才請纓加入該軍的，結果受到以上刺激，灰心散去者有之，熱心未死者有之，轉以對外而對內者，亦大有人在。上海本是政治犯的逋逃藪，特別十九路軍人，是上海人心中的民族英雄，所以就有叫蕭佩章的一羣，合股在王亞樵幫裏，共謀殺人，還專殺中央要人，他們就如此這般的慘淡經營。

第一起，是在北火車站行刺宋子文。先是王亞樵聯絡到名叫李楷，劉剛，劉文成的三個人，他們三

個和蕭佩章，都是貴州人，也都是一二八加入十九路軍，當過排連長的，他們四人，窮困所迫，因恨中央，和王亞樵情形沒有兩樣，於是也就向西南接洽妥了，預備先對付宋子文，這次工作情形，蕭佩章是担任眼線，探明宋子文的行蹤，

就先由李楷指揮，率劉剛，劉文成十餘人，配備在北火車站月台的鐵柵附近，把十九路軍的手溜彈，投了出去，劉剛同時開槍連如珠，抵住宋子文的兩個使



• 影合鈞維顧席主汪 與前生壬有唐 •

用手提機關槍的衛士，想不到宋子文在溜彈烟幕下，逃藏在月台下面，宋的秘書唐腴廬，被彈殞命。

李楷，劉剛，劉文成，蕭佩章四人，被捕之後，拘禁在警備司令部，王亞樵弟弟述樵，也牽累下獄，屢經磨戱，判決述樵與蕭佩章無罪釋放，其餘或判徒刑，或被槍決，而了此一樁公案。

第二起，就是唐有壬先生被刺了。當蕭佩章因上案在獄時，自然和王亞樵獄內獄外的黨羽結成了患

難知己，蕭又是一條抗刑鐵漢，不屈不撓，寧死不招供的，江湖中是最傾倒這種人，出獄後，王亞樵祇有給他一把椅子坐一坐，儼然成爲暗殺黨魁之一。蕭在獄中時，又結識了一個叫楊幼生的，也是貴州人，中央警官訓練班出身，是一個騙子手，此時，南京憲兵司令是谷正倫，楊幼生來到上海，設計騙

錢，就假借谷正倫名義，偽造文書，並有種種違法事件，併案被捕，獄中與蕭佩章遇合，好在都是亡命之徒，你兄我弟，有無相通，死生共約，同患難是無話不談的，蕭一出獄，遂借着王亞樵的人力財力，打通關節，不久就把楊幼生營救出來，楊在獄中也結識了兩家好漢，一姓劉，一姓裘，又用同一方法，爲劉裘謀了解脫，逼上梁山，這且不在話下，王亞樵看看人馬已齊，哈哈大笑，於是乎又向西南接辦下刺唐一案。

唐有壬的時代背景，正當長城戰血殷殷，城下求盟，民怨沸騰，政府外交政策遂陷於孤立，就中西南反對政府尤力，究竟不明白他們是甚麼用意，要以唐有壬先生，替代了外交當局。

事後蕭楊皆在逃，現在還留下一個鐵證，就是那個劉某，仍禁於特二區法院裏。

這案是如何進行，因非藍衣社所爲，恕無法詳記。

王亞樵走進西南

楊幼生蕭佩章，在唐案後逃到香港，在西南人物看去，當然是旗開得勝，奏凱還朝，不免大排慶功之宴。楊蕭俱又是聰明伶俐，富於活動力的人物，而且佔着十九路軍的便宜，總可以冒稱熱血男兒了。不要別樣，祇要替西南殺一殺政敵，劉蘆隱桂崇基之輩，是首先歡迎他們的。從此而後，他們除去幹了些無名之輩不算，事態擴大，竟一直打到中央黨部去。

王亞樵之謔爲職業打手，功成名就，當以此爲止期。

後來。楊幼生的舅父龔柏舟在南京被捕，又在西安捕到兩人，統同由藍衣社經手，解至南京審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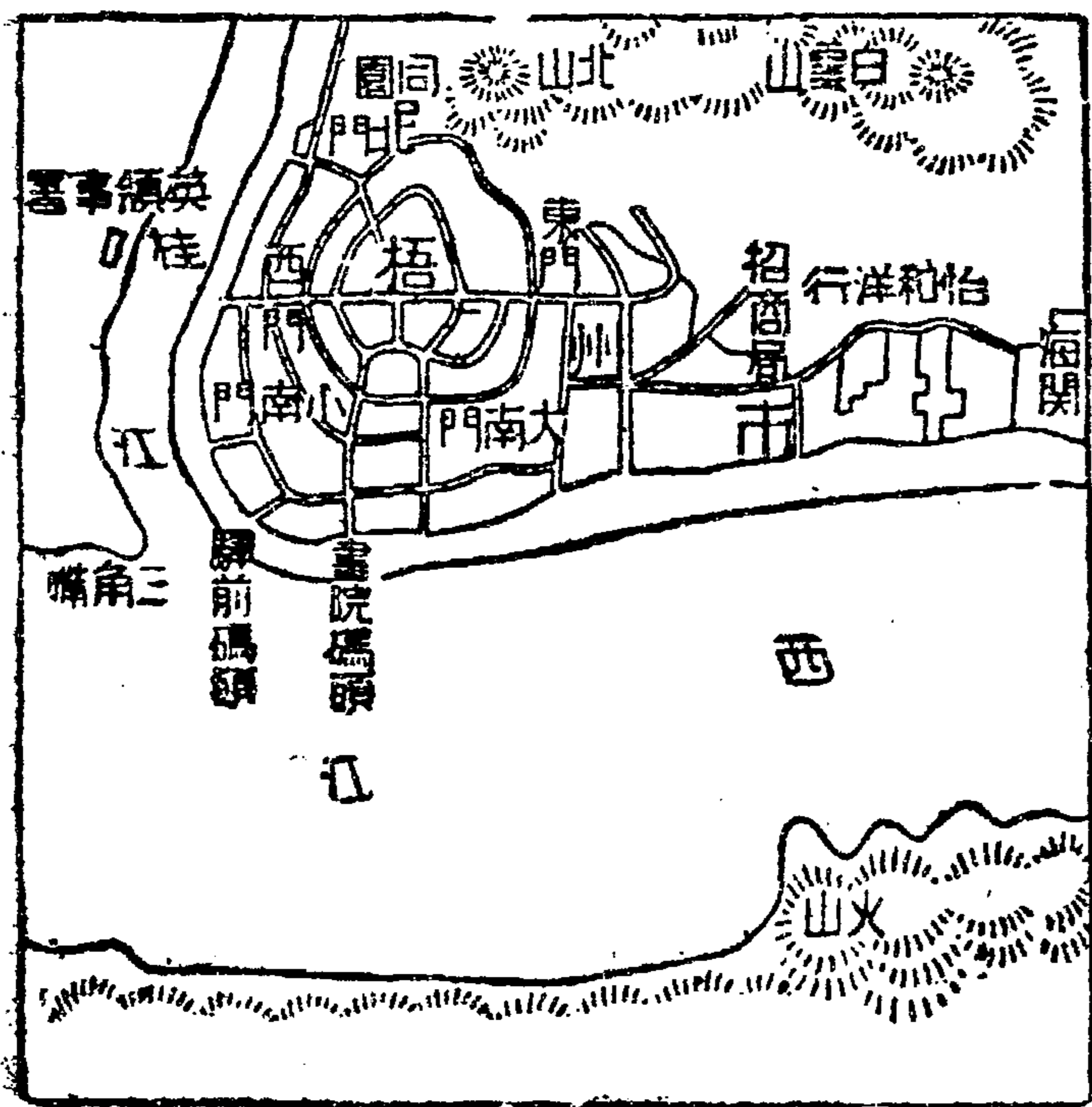
據供他們預備謀殺的名單，除了和西南有關係的人物外，彼時中樞巨公，一概俱全，而且上海與中央有關的富商大賈，也包括在內。寫到這裏，不妨多添一筆，西南爲什麼要如此幹法？歸根一句，還是戴笠要打胡漢民先生招出來的。言歸正傳，王亞樵禍闖得大了，上海不能留，則必須出走。而且西南在未放棄暗殺政策之前，也少不得王亞樵專業其事，所以西南當局在密議之下，認爲粵桂交界的蒼梧一地，交通便利山水亦佳，甚可迎王亞樵暫時蟻居。

王亞樵剛剛由滬上船，藍衣社就有報告說；西南派來的密使，攜款數萬元，替王償還了一切債務，遣散了不必要的食客，把一批得力之人，先分批資送香港待命，另外用一隻商船，把王亞樵直航香港，不停留，即時換一小輪，轉至梧州。王亞樵，甚麼也沒攜帶，祇帶去一個姘頭。

蒼梧，在廣西的桂江與潯江交會之口，是兩廣水陸交通的關鍵，依山臨水，形勢衝要，凡雲貴湘省貨物，都以此出入，江岸繁華尤勝，江中有一種籬屋，就是在船中架木建爲樓閣，可作商店，可作住宅，烟花粉黛，也位於其上，王亞樵平生好作邪遊，此次擇居，真當有知己之感了。

春花秋月，好景無常，斯時戴笠已在香港滅此朝食，日夕不遑。

自作之自受之



• 廣西蒼梧形勢 •

廣西保甲制度，首屈一指，蒼梧爲入桂要道，戶口稽查，尤其嚴厲，假若有暗殺團打算攜械停留三天五日，那是萬分作不到的。藍衣社所以始終未在廣西建立起來，就是藍衣社員想通過廣西，多少也有些戒心，自王亞樵到梧，對藍衣社防範尤力，這教戴笠如何下手呢？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豫讓藏在橋下藏在廟中，毀容變形，終歸是要暴露的。王亞樵在梧，日久不免疏忽，他的居所，也有些空隙，容易爲人乘入，因他住的是西江北岸桂江之東岸，縣城西門，孤立一幢小樓，門前不遠又是一個渡口。戴笠這回是用的水戰，實行敵前登路。

一個山東青年，叫作王魯翹，身材不高，而雄心萬夫，侍從戴笠有年，做成大案多起，埋頭苦幹，從未暴露過一次。這回，戴笠又給他一個嚴重命令，令他不准被廣西方面發覺，而要當場擊殺王亞樵，搶回王亞樵的姘婦，還帶回她的小孩子。

俗語：「大罪之後，必有婦人」，王亞樵收場，就是婦人把他當禮物送給藍衣社的。戴笠有一個「拉馬天使」陳質平，現充西南運輸公司走運軍火的大員，他給戴笠供獻過不計數的祭肉，戴笠金屋久藏一個羅小姐，就是出於陳質平之傑作，錄爲第一大功。藍衣社員結婚都不容易得到上級許可，祇有陳質平經授予尋花問柳的特權，特別是在上海在香港，可以支出一筆活動費，專爲物色「尤物」之需，所以人稱他是拉馬天使。

陳質平在香港交際場裏，無意中碰到了王亞樵的姘婦，她是每月要從梧州到港，買辦應用品的陳質平，巧言令色，揮金如土，同是天涯淪落人，努力接近，終於她就成了陳質平的情俘，達到無話不談的時候了，她把所天的祕密，完全洩漏，他把領袖搬了出來，說是奉命要解決王亞樵，可以陞官，可以發

一筆大財，婦人爲情所惑，爲利所動，講妥代價十萬元，事後在港全付，事先白送港幣若干，以作脂粉之資，合同訂好，姘婦於是變成了一個內線。

王魯翹的行動，是在廣州特備了一艘小汽船，待命出發，因爲防備梧州警察的檢查，祇有乘船在江中僞裝商人，纔能够在桂江逗留一兩天，一共試航過兩三次，算是試驗成功。有一天，殺機已動，王魯翹偕同助手岑家焯，乘上暗殺船，一直開到梧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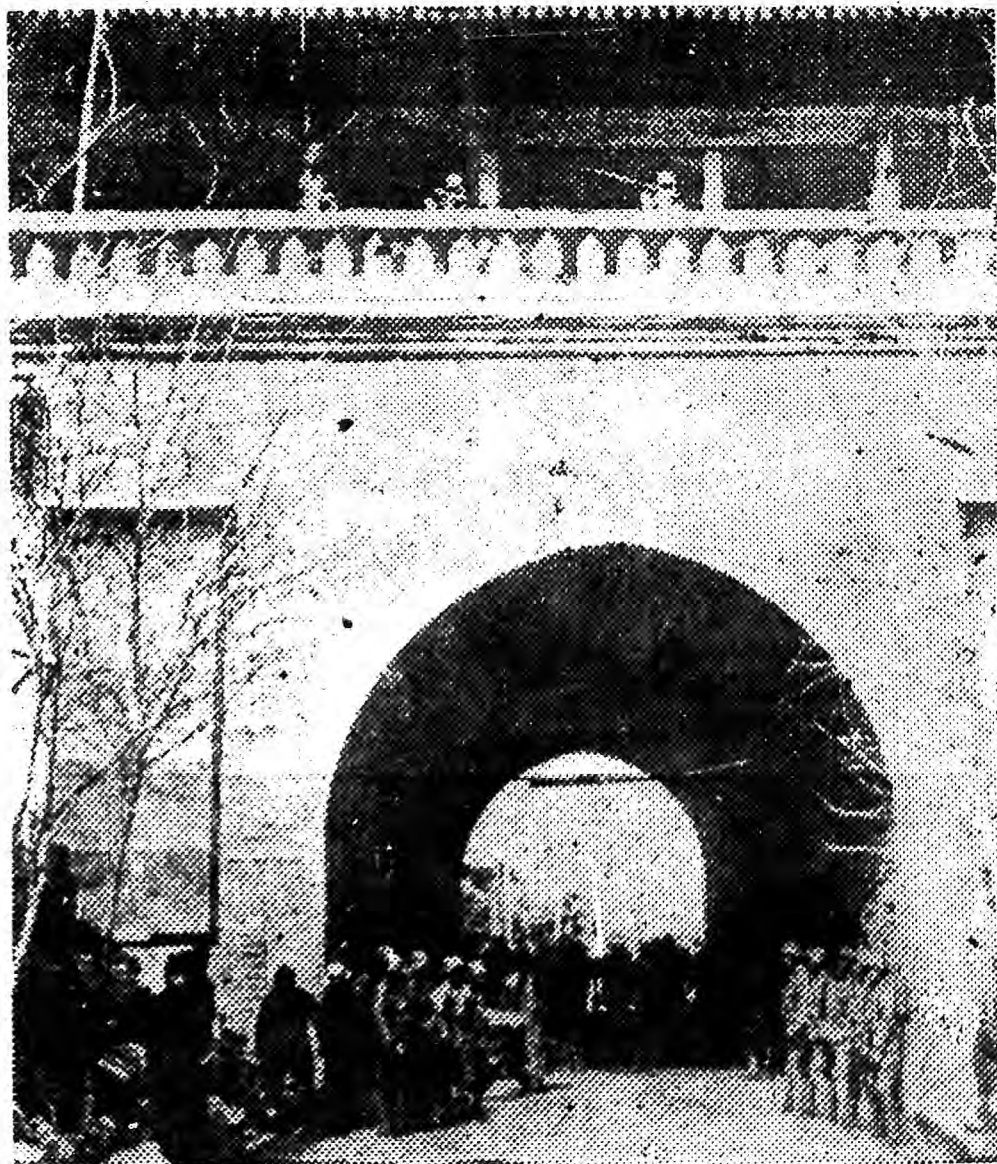
午後，先取上聯絡，黃昏時候，姘婦使了一個信號，王魯翹飛身上岸，使助手作監視哨，單身闊步就闖上王亞樵的樓上臥房，進門後，將身蹲下，左手舉起手電筒，照射床上，不錯，這個大塊頭正是王亞樵，也不愧是一個生死不懼的王亞樵，他還是像平日作盜魁的口風，大喝：「甚麼人」？立時從床上躍起，砰砰兩響，王魯翹右手是準極了，再拿電筒仔細一照，血泊中打倒了王亞樵。

王魯翹的驚人舉動，不僅降服了一代職業打手，他又回身，拉起那個婦人往外就跑，無奈她已不能行動，勉強拖至門外，忽又記起一件大事，依照合同，還得帶走她的小孩，真要讚他一聲「沉的住氣」，這二次裏又飛步上樓，用燈四照，找着孩子，挾起就走，在門外又扶起那婦人，拖行二三百步，下得江岸，將母女兩人安置在底艙後，伏在船頭，搖手開船。

梧州的好警察，在什麼時候發覺的，這可就不曉得了。

我們後來聽說，那一婦人，得意到香港時，陳質平已經不見，有人送給她一萬五千元，她還大罵：「陳質平，殺千刀。」與藍衣社，不講信義」。

西安事變解決後，中央軍於
西國廿六年二月二日開入西
民，在鼓樓警戒時情形。



西安事變秘因

與張學良落網

二十六年一月

四日，國民政

府命令：「張

學良所處十年

有期徒刑，本

刑特予赦免，

仍交軍事委員

會，嚴加管束

，此令。」惟

關於褫奪公權

五年部份，乃

置不敘。

這時候，

張學良，已經

住在陵園孔祥熙私邸。每日准予接見

的，祇有舊友前奉天省長駐蘇聯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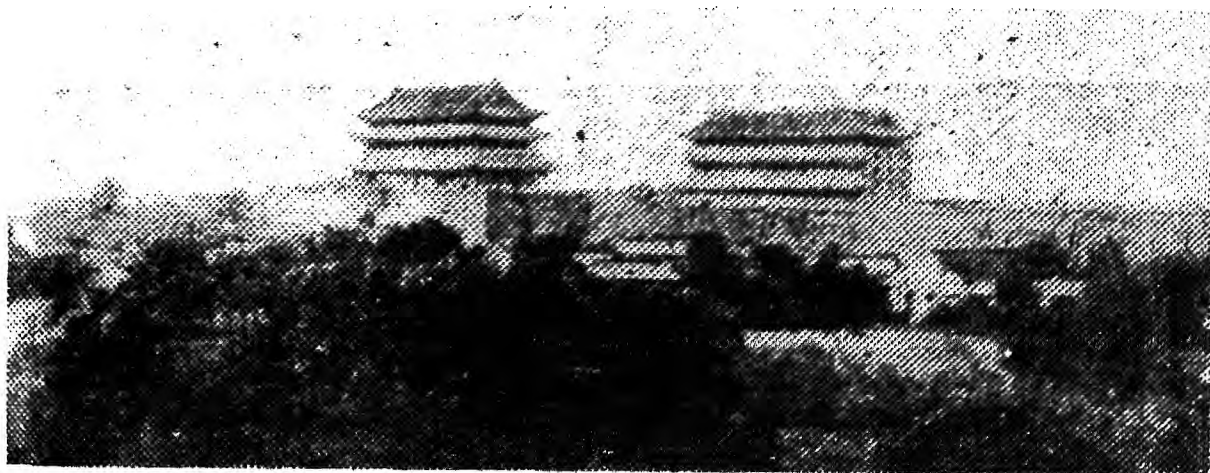
使莫德惠，和前冀察綏財政特派員荆

有若兩人。隨時可以請謁的，祇有舊部于學忠一人。這就是所謂的軟禁。

張自被遷奉化以後，可真打破四千年來的軟禁紀錄。

原來「嚴加管束」的責任，是由藍衣社專負，嚴加管束的辦法，就是攔山。

戴笠特別編一便衣監視隊，隊長劉乙光，湖南人。該隊配備無線電台一部，大小汽車五輛，行軍器材全部，武裝整齊，全員三十餘人，協同意兵第三團憲兵一連。於二十六年一月十日，攜張及夫人于鳳至，自京出發，至奉化，駐溪口，居雪竇寺。



• 望遙城西安 •

張自囚繫以來，入山惟恐不深，下雪竇，即至武昌落伽山，至南嶽衡山，至貴州修文大山，現居息烽縣，亦是山。其間短期山居，又凡五六處。

大軍人末路，真能享到大自然清福的，拿破崙之囚聖海倫那島，都不如張學良占盡天下名山和得山獨厚，不過這是由表面看上去的。

下石

張學良，以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後一時三十分，飛自西安，二十六日，到京。同日，即函當局，自請處分。

函云：「介公委座鈞鑒，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犯紀律不

敬事件之大罪，茲靦顏隨節來京，是以至誠領受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紀綱，警將來，凡有利於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也。學良不文，不能盡意，區區愚忱，俯乞鑒察，專肅敬叩鈞安，學良謹肅，二十六日。』

二十九日上午，中政會，開第三十二次常會議決，組織軍法會審。

三十一日上午十時，軍委會，高等軍法會審，審判長李烈鈞，審判官朱培德鹿鍾麟，軍法官陳恩普邱毓楨，書記官袁祖憲郭作民，開庭審理。

按罪，應援陸海空軍刑法第十五條又刑法第五十五條，依陸海空軍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前段，從一處斷。但由蔣氏授意，依刑法第五十九條，減處有期徒刑十年，并依刑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褫奪公權五年。

這是預備好的一幕閃電刑法，上午十一時三十

分，宣告判決，下午二時，蔣氏就有一呈文，上之國府，爲張請求特赦。

呈文上肯綮着說：『當今國事多艱，扶危定傾，需材孔亟，該員年力富強，久經行陣，經此大錯，宜生澈悟，倘復加之銜勒，猶冀能有補裨，似又未可遽令廢棄，不爲開遷善向上之路，昔我總理，懲亂嫉惡，執法必嚴，而宥過施仁，涵容益大，中央矜恤有辜，當更使天下感動，爲此不避罪嫌，貢其愚謬，敬懇鈞府，俯念該員勇於改悔，并恪遵國法，自投請罪各情形，依據約法，更沛仁施，將該員應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責令戴罪圖功，努力自贖，藉贖後效，而示逾格之寬仁——。』一段文章，於是纔有嚴加管束的命令。

張學良入京請罪，原由戴笠保證他安全無事於事先。嚴加管束，又由戴笠嚴管而無以復加之於事後。韓愈說：『落陷穽，不一引手援，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戴笠對張學良，完全就是這

回事。

張學良與戴笠

二十年，戴笠說過：「吳佩孚是一個好男子，馮玉祥是一個好女子，張學良是一個狗男女。」平常的人，臧否人物，或是或非，未必有害其人，但若經戴笠品題某某不好，便幾乎有了性命的危險，所以由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張戴無私交，張與當局，也似乎貌合神離。

二十一年冬，宋子文偕張學良，一度視察熱河，信宿北平，張以留德專學理財回國的關吉玉之介紹，得與臨時充當隨員并負有特殊使命的桂永清胡靜安諸人特別周旋，發生一點好感，臨行又託胡靜安帶給戴笠一份敬禮，并由李杜備一封最懇切的介紹信，所得結果，在二十二年春天，戴笠由保定來到了北平，對張批評忽而轉變，張出國，戴反以英雄二字爲壯行色。

二十二年冬，張學良由意大利歸至上海，戴笠自京來迎，闊談三日夜。戴在這一階段上，誠意擁張，又批評他說：「漢卿和齊亞諾遊，完全陶成古羅馬英雄氣慨。漢卿他說，中國祇能取法意大利，不能取法德國，中國人生活習慣亂七八糟，頗與意大利相像，這話說的一點不錯。」又說：「漢卿回國，有專從事法西斯蒂組織的意向，我個人對於組織（指藍衣社），殊難予以信任，覺得漢卿在組織上極端推崇朱毛和周恩來的權能，這個見解也真不錯。」其心中折服處，幾至把平素蔑視東北人的心理，消除了許多。

二十三年夏初，戴笠帶同藍衣社特工人員，到南昌聽訓，戴即先由南京飛向武昌，參加四維學會成立會，再轉至南昌，適胡宗南由陝西來，戴向胡宗南爲張學良游說：「張漢卿這次掌握到新中國進步份子，實是領袖超過剿匪以上的一種成功，何以呢？因爲這是領袖給同志們一個答覆，鄭介民同志

等常說，領袖是領導官僚革命的，張漢卿與希特勒，同爲墨索里尼的知己，特別是漢卿，恐怕還要是

消滅赤禍的第一人呢，現在創立四維會，足見領袖對漢卿有了真實認識，我們同志對漢卿，亦不惜加以擁護，宗南兄以爲何如？」胡宗南笑了許久，回答：「我是不管組織底事的，哈哈，哈哈。」

二十四年，張學良，把南京一段寶貴地皮，贈給戴笠，建成藍衣社本部。

二十五年，張學良建節西安，戴笠投交如歸。

張學良與藍衣社

西安特工，是担負剿匪情報的總樞，組織上，名之曰西安區，區長張毅夫，蘇聯中山大學出身，現充川康區長，人在成都。張區長，時兼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調查科長，這一兼職，原屬法定的。事務上，同一情報，須分呈剿匪總部及南京特務處轉呈軍委會，但張學良之行動，則爲情報中之主要資料

，說穿個中祕密，凡藍衣社員在各地地方機關兼職的，都是「坐探」性質。

坐探的機構，大抵有三，第一種是特工區長兼任委員長行營調查科科長，或剿匪總部調查科科長。第二種是特工站長兼任省保安處諜報科科長。第三種是站長或特派人員兼公安局長或各緝私分處或偵緝隊長等職。

西安事變裏，謠傳殉職的公安局長馬志超，就是西安特工站長，這種站長，絕對不許公開，其所以得任局長，是由戴笠另外設法推荐而來的。即或謀不到局長位置，最少局屬的偵緝隊長亦得奪到。

藍衣社組織及工作，是對外絕對祕密的，對內則採取一種監視行動，所以甚至有局長固屬戴笠所派，而戴又陰使另外一人，由他方轉爲荐入該局，以爲層層監視。當時上自各行營主任下至各小局長無不派有專人監視的。

監視張學良的，當然是那區長張毅夫，可是聰

明的張學良，採取主動，利用情感，假以辭色，不惜黃金，下則把張毅夫神魂顛倒，上則把戴笠引爲知己，西安區對外雖不公開，對張學良可是放棄了祕密。

張毅夫在藍衣社幹部裏，頭腦比較冷靜，工作也頗腳踏實地，在「雙一二」之前，西安區的情報，本已提示到「西安陰謀」四個字，不過未曾給牠特定名稱爲「西安事變」而已。

戴笠，初接到這種情報，簡直認爲對張學良一種侮辱。藍衣社審查情報的手續，是例由區部用無線電，把情報打到南京後，再由情報科按條編審，錄呈戴笠，戴則批以紅圈或十又等符號，○是呈送軍委會，×是留部作參攷。彼時張毅夫發來的西安陰謀類情報，戴成見在胸，所以不但不會批○批×，反而一概置之不理，以後該編審科員，也就索性把該項情報一概留中，不以上聞，如此直至西安事變，戴又反而把張毅夫關起來，誣罪於西安區。

事變醞釀祕幕

藍衣社所得西安事變前的情報，與各書報雜誌所載頗不雷同，因在實際，每個西安區員都參觀到整個事變，而不予以揭發及制止，即無異參加了整個事變。而且事變主角，在亂平後，藍衣社又特設立一個「設計委員會」，一齊網羅在內，他們重話天寶，故較真實。

歷史上，除鸞拳「兵諫」楚文王，信如左氏所說的是出於個人「愛君」外，自近世民權發達以後，凡一個「迭克推多」，必有一個「思想」做動機。馮玉祥對吳佩孚的「苦迭打」，是灌入了三民思想，同時而有逼宮一幕，可相映證，逼宮總不是倒戈吧？西安兵諫，也是有一個內在思想的。

這思想，分析來，有兩個系統。

第一是：在東北軍人本身的，發自「鄉土觀念」。這觀念既擬利用政治與軍事的手段以達成之，

於是演爲「抗日思想」，喊着「打回老家去」，同時又適值綏遠百靈廟戰爭，這思想纔够成熟。

第二是：在西安當時環境上，由於「聯合戰線派」，造爲「民族革命」思想，爲容易教東北軍人及西北軍人聽得入耳，所以當時改稱爲「救國思想」，張學良提出的八條，就是支配於此的。

張學良個人，還有一點私心，也算思想，因他志切洗刷不抵抗的污名，勝敗興亡就未計較在心，若算思想，這也不過是一個英雄主義思想罷了。至



· 來 恩 周 ·

於共產思想，好似非常模糊僅僅含有百分之一，祇要把張學良八條要求來對比，便可以判明

此次事變完全是周恩來主動之說有些靠不住的。

要之：在行動上，張學良當然是受到共產黨的影響，而東北軍人之對政治運動發生興趣，亦自此

始。

現在揭開他們的暗幕——

據報紙公布：「當綏遠戰啓，蔣即移節洛陽，

策劃前方軍事，張學良迭電蔣謂，東北將士請罷剿匪，欲一致對外，懇蔣親蒞西安，訓導撫慰，蔣未允。迨百靈廟克服，蔣乃抽暇於十二月六日，飛抵西安，迭次召見張，并屢宴各將領，反復宣示剿匪計劃及國策，而張對蔣態度，尤極盡尊敬服從之微，初不料張是包藏禍心的。蔣駐臨潼華清池，所帶祇侍衛官兩名，特務員四名，區隊長毛裕豐部衛士二十餘名，并憲兵一連，惟外圍警衛，則盡屬東北軍。十二月十二日晨六時二十分，東北軍來叛，挾蔣至西安城內幽禁。同時布兵，反抗中央——。」

以上記載，請中止剿匪，請一致對外，這是局部事實，若從全面分析說起：一面在東北軍的原來主張，不過是：「聯共反蔣，目的對外。」一面在中央的過失，就是中央軍對東北軍確有些傾軋的情

事。再結論一句：西安事變，倒是下層主動的。

下層在東北軍，以孫銘久，苗劍秋，應得田，車相臣四人爲中心。以王以哲一人爲戎首，王以哲之對聯合戰線派，則前爲一工具；後爲一犧牲品。

孫銘久，遼甯人，士官學校畢業後，先充天津公安局保安隊長，旋充張學良機要秘書，轉任衛隊營長特務團長剿匪先鋒隊總隊長西安城防司令。苗劍秋，遼甯人，東京帝國大學社會學科政學士，任張之秘書。應得田，遼甯人，美國康乃耳大學博士，亦任張之秘書。車相臣，遼甯人，東北大學畢業，任先鋒隊秘書。四人時稱爲之少壯派，苗劍秋有指導能力，但以孫銘久爲少壯派首。

少壯派，占東北軍過半數，張乃爲集中下層幹部起見，纔設一先鋒隊，而以東北大學學生，馮庸大學學生，及來自上海參加過救國會的學生編成，都七百餘人。又爲集中中層幹部起見，特設一「王

石（地名）軍官訓練團」，而以各軍中下級軍官抽調編成，亦七八百人。又爲集中上層同志起見，特設一總部招待所，與楊虎城設之招待所，同有參軍府之別名。除招待所外，其先鋒隊訓練團，皆不欲對外公開。這三個機關和上海代表張語還所領導之「全國各界聯合救國會西安分會」「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西安分會」「文化周刊社」三機關，六者自稱是「聯合戰線派」，人稱之爲人民陣線。

聯合戰線派之行動，在孫銘久擔任的，是聯合各將領「聯共」「對外」，包圍張學良「對外」「倒蔣」之兩項工作。在張語還擔任的，是聯合國內各黨各派一致對外，并倒蔣變政之兩項工作。王以哲則爲東北軍聯共之代表人，車相臣則爲東北軍聯其餘各黨派之代表人。

先是在二十五年六月間，東北軍連敗於共匪，已經爲「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共黨口號所麻醉，以後連續有被匪俘虜放回來的人員，說動孫苗應車

，四人即首先游說王以哲，乃因王爲一般少壯派領袖而得張之信任，時又任第一線總指揮，且早已心折共黨之對外意識，於是與孫等向張強力主張，張爲之動。

自八月起，先即由六十一軍停戰，九月又導張學良飛至延安和朱毛會晤，決定政策，口約而還。

楊虎城軍與東北軍處境相同，被迫走到一條路上，固無足異。特別楊之部下門客，尤多尤早與共黨往還之人，其參議中陝人南漢忱，原來就是一個



· 楊 虎 城 ·

共產黨，又有冀人郭增愷，原來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足智多謀，無孔不入，更與張有桃色瓜葛，平常和張楊是無話不說的，因而擬有「聯共」「倒蔣」「抗日」三大計劃，自夏徂冬

，日日煽動，楊虎城本來是一個梟雄，就三次密邀周恩來至西安，約與張三人共同最後商定，要蔣槍口「對外」，別無企圖。

十一月，戴笠尙到過西安，我們覺得這是藍衣社給張學良一種輸血工作，因爲張學良有了兩種秘密組織，一即四維學會，一爲東北救國協會。四維會既係藍衣社的姊妹團體，是專以自相殘害爲職志的。而東北救國協會，又專想打外國人。打已打人的，使張學良對政治上道德觀念，就得不到一個中心信念，這且不講。在這時候的戴笠，也已慢性的自家中毒，因爲自己特務處和救國協會是交換情報的，特務處日以東北情報刺激東北軍，而救國會自被聯合戰線派加入，乃日以擁蔣之情報答覆藍衣社，這何嘗是交換情報；簡直是交換宣傳。戴笠不是懂得思想可以左右政治的人，張學良也想不到文化的力量超過東北軍，所以在戴笠這次來到西安，就把聯戰活動輕忽的看過，還又勸告張學良說共黨轉變



.....
 事變前
 蔣介石飛
 抵西安時
 攝影
 (自左起)
 蔣介石
 楊虎城
 邵力子
 張學良

份子可以重用，并經張之介紹，傳見車相臣張語還，對學生運動斤斤指策，不憚再三。據車相臣後來親口說，

戴笠以為車係四維會幹部，所以戴還大罵了一頓藍衣社和何應欽，表示重視聯戰精神。殊想不到，戴回京不及一月工夫，即於十二月九日，車與張語還，領導學生，而有「一二九」示威。卒至十二月十二日，孫銘久遂主持了以騎兵師長白鳳翔發動臨潼之難。

張學良最後何以冒然隨蔣入京，一言以蔽之，這是張學良造成聯

戰派，聯戰派轉以兵脅張學良，有楊虎城殺蔣的蓄心，而非有張學良兵諫的毒計，戴笠從旁證明，所以入京。

自相殘殺

上篇插話，說明下石的原因了。下段插話，說明落葬的結果。

這結果裏，還有秘密，原是戴笠背信，張學良背義，王以哲背盟，三條連環詭計中，祇成就一件暗殺的案子，也就是殺人者人恆殺之，王以哲自己送在這暗殺裏。

先說原因：王以哲，聯共乃有西安事變。聯周恩來乃有勸張學良之入京。有取張學良而代之以計劃，乃想一併推倒楊虎城。有對孫銘久等除惡務盡之計劃，乃想以毒攻毒而陰聯先鋒隊員組成一個暗殺團，以暴易暴，亂象環生。從來因果是相依相生，害人如害己的，於是所得之結果，戴笠竟反用楊虎

城計，迫張學良密遣侍從長譚海再入西安，以十萬元運動了先鋒隊員暴動，羣迫孫銘久立即刺死王以哲。

政略上，這都屬周恩來的陰謀，為共產黨所利用。在表面，張學良已去，王以哲已死，東北軍已分化，一時固似西安大定，戴笠成功。但在背面，剿匪無形取消，這原是西北邊區政府成了功，藍衣社徒邀一時微倖，竟使窮途末路之共黨死灰復燃，而貽下大患無窮。這話將來自公論。



· 王 以 哲 ·

舊軍閥裏，楊虎城之為人，特別具有戴笠型，還有他的叛師師長馬青宛在二十三年摘奸

發覆通電可證。當張學良入京後，西安叛兵尙在負固，原算不了罪人斯得，楊虎城懼禍及身，適馬青宛已以軍政部特派員名義作戴笠密使，往說楊虎城負責善後，楊遂以南漢忱為代表，由藍衣社派專人

借南至京，張學良當然也怕亂久不平，禍終及身，乃聽戴笠計，派譚海，回西安，照原計劃，進行一切。本打算連同楊虎城一併殺掉的，不料馬部未能同時舉事，而竟又爲周恩來所偵知，不能再有所行動。在這時候，與其說戴笠對楊虎城懼負背信罪名，不如是怕周恩來將這真象宣布，更無以善其後。幸而又在王以哲死後，孫銘久等已即逃亡，亂象頓平，祇有由周恩來調停說楊虎城出國了事而已。

壞事萬無好果，孫銘久所得運動費十萬元并搜括其他數十萬元，統交由盧乃麐夫人，帶出西安，盧亦背信，未還一文，孫後來流落天津，不知所亡。

入山爲囚

一場翻雲覆雨，張學良遂落到山筭裏。

在九一八時，一般輿論所唾罵的趙四小姐，當張學良末路，實際還是一個能同患難的可人呢。奉化山居，趙四尙可由奉化來往上海，她是每一週間

，和夫人于鳳至換班一次的。于鳳至是奉天國文專修學校卒業，不敢蕩出禮教防閑，下山之日，奔走海上，祇不過介諸大聞人，向當局通通關節，她的自由和張學良所求的自由，勿爾是二而一的。趙四小姐，雖然是天津中西女學的高材，可是始終爲張學良燈紅酒綠所埋沒，白日裏是見不得人的。所以于鳳至向戴笠提出一個保健條件，要趙每次入山只准留宿一週，戴笠乃乘虛而入，有一時期，竟以四小姐私傳消息爲理由，不使入山者約兩年餘，把持在九龍一角小樓中。去年于鳳至纔回到香港，又把趙四換到息烽縣山裏去。張學良已無父母，又喪鄉邦，能這樣山荆在抱，青風入座，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亦可謂合乎古人之道了。

囚人的修養，當然就要的是他能天真。山中日常生活，張學良是下棋，勝則不居功，敗則怪人虛僞，下棋不擇對手，遂多無謂之爭。若是戴笠來山一天，這無異是有一個叫做「精神」的神仙，

強迫他停

棋十天八

天，即或

必棋，也

只有輸而

沒有贏，



· 張 學 良 ·

他說這次見客，膽子會瘦小了有半斤。他若胆子脹大時，可在光天化日之下，綠草叢中，手拉着兩個老少勤務兵，就團團蹲下，額首咋舌，暢談其心，還祕密告訴人們，趙四小姐的如何嬌好，如何體貼，乃至於五體投地，談了趙四再談于鳳至，顧盼自雄，他以爲有了兩個虞姬，世界上總是不多見的。張學良又以寒士自居，隊中僅有一奉化老儒在側，書也不買，僅由當局送幾本就講幾本，且依隊長劉乙光的吩咐，還須講講佛經才好，可惜張學良原係基督教徒，祇有以聖經代之。生活裏可有一件最大光榮，就是劉乙光每日同棹，伴食三次，而不似山

兩個屈死鬼

與 吉鴻昌 任應岐

囚，本來字典上那有山囚呢。

張學良，恍忽自去人間者，已數十寒暑，攪鏡華髮，不似當年，屢次請纓，有如石沉海底，今日兵馬，已盡風流雲散，只緣戴笠所下的石頭太重，竟使張學良「山中無日月，寒盡不知年」。



藍衣社，破例打土匪又打「抗日」的，實自吉鴻昌任應岐始。

九一八後，許多藍衣社員，想立邊功，發展在各匪區裏。或者用縣保安隊名義，招安土匪，如河南省是。或者仍用討逆軍暫編補充團補充旅名

義，招撫土匪，如河南陝西福建各省是。其中笑話百出，就有河南討逆軍第二十路總指揮張鈞，號張伯英的，他竟用了「追擊司令」的名義，叫藍衣社員李羣峨，收編任應岐在豫西的舊部。「追擊司令」這一個軍語，本來是戰術的名詞，不能適用在軍隊建制上。張鈞以虛榮騙土匪；土匪就高興這「司令」的大官兒，所以藍衣社員竟做了他們的「笑話廣林」。這時候，收編土匪，還要接受「國民軍事訓練委員會」的指導和檢閱呢，該委員會就是藍衣社高級幹部潘佑強所主持的。在河南土匪輩分中，任應岐算直爸爸，樊鍾秀算是祖父，王天縱纔算是老祖宗，說來皆屬革命功臣，不應是藍衣社邀功之具。

吉鴻昌，不是土匪，是西北軍，不過，他不幸的是出生於專產土匪的地方——河南，戴笠既視之如眼中釘，因而他在戴的眼中也成了土匪。這有兩種來因，一則是父債子還，馮玉祥不為當局所容，馮之部下而又通匪便無生理。一則因「抗日」原是藍衣社所「專利」的，吉鴻昌一度追隨馮玉祥，而有張家口「抗日軍」一役，這和藍衣社利害衝突，掠人之美，即為人所嫉。且藍衣社又是專門打死老虎的，吉鴻昌既跡跡津沽，大可舊賬不算，一笑了事，祇因他亦不失為戴笠個人邀功成名之具，所以十年來幾乎把宿將名流，自己打盡，還要用人家來打嗎？



· 馮 玉 祥 ·

必處之死地。我們客觀地考察吉任二人之為人為事，固有可惜與不足惜者，所謂惜者，即藍衣社

二十三年五月下旬，長城戰停，積極進行和議時，國內輿情沸然，在政治上之反對，則爲：一是西南之電責政府；一是馮玉祥之投機，即於五月二十六日，在張家口，僭就「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之職，通電詆斥當局，而擅自委派許多總指揮及軍長師長，斯時，吉鴻昌遂被任爲收復多倫之前敵司令，劉桂堂方振武并以實力爲吉張目。七月下旬，廬山會議，商討應付，結果有二十八日之聯名通電，八月五日之沙城會議，馮玉祥允由宋哲元回察主政，收容所編各軍。馮以八月十三日，赴泰山閒居。九月初，吉鴻昌方振武等通電，聲明不服，繼續要幹，方振武并宣言就代理同盟軍總司令職。吉鴻昌聯劉桂堂湯玉麟等，計劃三路進兵，竄入冀北滬東，再謀進取天津。九月二十日，方振武吉鴻昌聯軍先入河北境，斯即所謂「方吉之變」。先頭部隊吉鴻昌，經獨石口，突占懷柔縣，旋又分路進占大小湯山，聲勢頗盛。此時中日兩國已有停戰協定，中國軍隊不能開入「非武裝區」剿辦，方吉亦以彈盡糧絕，進退維谷，祇好由商震調停，接受北平軍分會之投誠條件，允許方吉離開軍隊。

十月十六日，方吉離軍，乘三十二軍商震所派之汽車，取道孫河通州，前往天津，何應欽密令關麟徵之二十五師，要擊方吉於通津公路上，在河西務地方迤南，遇方吉汽車，一連附某，少不經事，叩車問道：「吉鴻昌方振武，可就是你們倆麼？」吉方回答：「不是的，他們還在最後的一部汽車上」。說罷，開足馬力，一直逃入天津法租界三十二號路吉之本寓。

任應岐之獲罪

任應岐與吉鴻昌兩者之間，除「犯罪意思」共同外，在「犯罪行爲」上，是兩不相涉的。若說任應



· 英 殿 孫 ·

岐是「政治犯」，那實是藍衣社侮辱了自己的政治。任應岐之所爲，不過躲在租界裏，罵罵山門，凡落伍軍閥都犯着這種毛病。租界裏特別是天津，藏着兩種茶毒生靈的東西，一種是軍閥，一種就是嗎啡海洛英。任應岐以軍閥資格，兼扎嗎啡·製嗎啡·販賣嗎啡，他在充四十九師長的時候，即以項城劣紳相采臣，設一絲茶銀行於天津，又以車子厚在許昌開一大運鹽的公記公司，迨十九年後，又自設廣生牛皮公司

在天津海大道，這都是製造嗎啡和販運機關。河南有名的『殿鷹牌』白面，是把商標畫一座金鑾寶殿，殿頂站着一隻老鷹的，那就是孫魁元的特製專利品，孫魁元即孫殿英，以『殿鷹』之音諧『殿英』，這種白面在北方是久享鼎鼎的大名，白面白粉同是嗎啡海洛英之便稱，自孫殿英白面停製後，即由任應岐繼承大業，不過若說這是任的大罪，可是中國製造嗎啡海洛英的，尙不祇任應岐一人，毒品犯罪，殺不應赦，這就是說毒品是一種亡族滅種的東西。藍衣社祇因嗎啡魁首躲在外國巡捕腳底下，漫罵幾句，即反顏相向，單刀深入，那麼政治也太無用場的了。不過當時任應岐之被殺，也算意外的得到一個成名的倖運，即是第一他附着了吉鴻昌的驥尾，第二他生前也真接洽過雲貴代表劉少襄，附合過抱犢崗匪魁劉桂堂，並且還住在日本租界，這都是被殺的正當理由，藍衣社從來神經過敏的認定，凡軍閥住在日本租界裏的，就一定是反動份子，任應岐有此一端，已足夠戴笠藉口宣佈罪狀，除此以外，可教我們加任應岐以甚麼罪狀呢。

軍閥在天津租界裏

現在所要說的，包括二十三，四年天津租界裏的武人們，並其活動情形。

由吉鴻昌說起，當然得以西北軍爲一系統。由任應岐說起，則歸納到雜牌軍爲一系統。此外的東北軍派老北洋派，本節不論。



• 街旭界租日津天 •

租界的，他的弟弟石友信，有些左傾，前年弟兄倆打了游擊，和八路軍妥協之一事，可以證明。吉鴻昌幹同盟軍失敗，失意被誘，也曾左傾，因共黨人物宣俠父，在孫殿英軍中策動失敗，逃到天津，即又聯合吉鴻昌，陰謀再有所舉動，吉頗爲之動心，當吉未死時，宣俠父尙在唐山一帶活動工人。

西北軍人，當時遯跡在天津情形，其清高者有鹿鍾麟孫良誠張元榮等人，鹿曾任北京衛戍總司令，孫任山東省主席，張任西北邊防督辦公署副官長隨馮玉祥遊過蘇聯，這都是品學事功在西北軍中是第一流的人物。等而下之活動者，即吉鴻昌石友三徐圻郭增愷諸人，徐圻是季龍徐謙的姪兒，充馮玉祥秘書奔走南北作政治活動的，郭增愷亦曾爲馮之秘書，後來活動於西安事變，這兩個青年都有些謀略，吉鴻昌和石友三又有點不同，石友三活動性質即係住在日本

雜牌軍人，在天津，其派別以及活動情形，却就風變雲詭，擢髮難數，雜牌軍本無系統可言，所以他們的活動的零零碎碎，差不多是論同鄉關係，如河南幫山東幫之類。山東幫在津聲勢比較浩大，因為他們是把吳佩孚張宗昌靳雲鵬各枝各流，都混合在一起的。河南幫裏，任應岐不夠領袖人物，祇因他有嗎啡海洛英，就能活動，他的潛伏勢力，可分兩種，一種是與他合作的有劉桂堂孫士貴等，劉綽號劉黑七，臨城截軍事小，他竟能在馮玉祥吹的空法螺裏，孤軍取多倫，這還不算，他又能在方吉不支之後，橫斷沙漠，直衝河北河南兩省，繞回山東，再平步天津，可惜他是一個土匪，不然也是個飛將軍，有這樣的「鐵劉黑七」了，孫士貴就是他的靈魂，任應岐又是他的財神。任之第二種潛勢，為河南西部，如毛羣盜，有張子升崔邦傑等，張子升就是上述的追擊司令，孫邦傑在二十一年冬，以三四萬之衆，投降劉峙，不久又在開封，筵席間坐殺了劉的參謀長彭啓彪，長城戰起，任應岐率部北上作戰之請，就是指這些殘部。

劉黑七在天津活動，藍衣社會派專員曾任鄭州站長的劉藝舟等，到津進行暗殺，屢未得手。任應岐罪浮劉黑七，吉鴻昌適又左傾，反正在彼時，藍衣社正急圖邀功表現威力的當口，所以兩人送了命。

實在是三條人命

吉鴻昌任應岐一案，實在共死者，一共有三個人。

藍衣社命，限電到即予制裁時，天津區行動員已經偵察明白有一個雲貴政客劉少襄又名劉賁西，住在法租界國民飯店二樓七號裏，吉鴻昌任應岐，常來作方城之戲，但無定時，這時節，又是二十四年的

一月間，寒冷的天津，旅館房間，都是緊緊的關上了房門，吉任也都隨有衛士，立守門外，不可響動。還有這時節，另一湖南人劉紹勳，真是西南代表，謂負陳濟棠使命，到津聯絡在野軍人，擬編組一個與國軍，這個名義，在河南已經發見過，有一名李濟川者，往來港豫，自稱是胡展堂先生的密使，在許昌鄭州，發出許多與國軍的委任狀，後因事發，逃滬赴港，乘船剛剛啓碇，李濟川忽然躍水自殺，遺書痛陳國難，當時報紙曾爭傳其事的。該李濟川是河南人，與劉紹勳來路相同，與任應岐亦屬舊雨，凡在華北作政治活動，都不能越過天津，天津租界殆成爲土匪交易市場，劉紹勳劉少襄就是一般所稱的軍事販子，吉任到劉少襄旅館雀戰，真還是含有用意，也就剛巧被藍衣社天津區偵察到了。

至於對吉任等之行動，臨時，因劉少襄房內來客頗多，一則恐吉任不在，一則又恐誤傷他人，所以還須再實際入內偵察一次，行動隊長王文，也同在二樓開了一個房間，而以工作員楊女士，僞作拍球遊戲，故意將皮球由門上之天窗中擲入，隨藉尋球爲名，跟即入內，楊女士本是眼線，一看，吉任等果然據熹竹戲，并且看明白吉鴻昌背座向門，劉少襄立在吉旁，作壁上觀，趕忙拾球回來，立即報告行動隊長王文。

王文親率行動員，推開七號房門，照準他們雀戰的原來陣形，連開了幾槍，背座向門的，應聲倒地，立時喪命。王文等逸去，捕房來拿兇手，始知吉任兩人受傷，遂送入醫院，而死者乃是劉少襄。蓋劉在楊女士拾球去後，神符所催，不覺技癢，搶着要替吉鴻昌賭幾付牌，吉因起去，劉坐吉位，竟先作了替死鬼。

北平軍分會，據報後，急向法總領要求引渡，吉任亦立解至北平，最後仍不免一死。

韓復榘下的場



韓復榘被處死，這是藍衣社收東南。

軍閥的又一幕，因為他也要自立爲「漢中王」。

韓復榘的人格，客觀說，不脫是第十六混成旅時代一個無見識無大節的勤務兵，不能算在西北軍人之列；也不成爲一個基督徒，而是一個儒門「亂臣賊子」倒戈的人物。

西北軍之名價，與其說肇自馮玉祥西北邊防督辦任內，毋甯說是成於

南。

內亂自殘，是中國最痛心的陳跡，並無所謂誰是誰非，故不必論及誰的戰略之好壞。單論戰術，論軍隊教育，論大革命時代軍人的歷史任務，則韓復榘實是馮蔣之間最不可感化的——一個罪人，國奉一戰，南口龍虎台，西北軍精兵良將，構成「半永久礮堡」，足稱雄視一代的工事，而竟爲韓復榘所棄守。可見其已非干城之選。其後，五原回師，馮玉祥驅饑兵十一師之衆，寒邊絕塞，投荒萬里，卒掠綏寧甘陝四省而過，先張發奎鐵軍而底定中原，以拊燕門之背，這時候，韓復榘師，還逍遙遙殿在後軍的。從此韓復榘石友三一狼一狼，沙中偶語，突把胸前十字架一脚踏進坭塗，東走而覓封侯，更可見其非忠義之士。今人要分清楚吳佩孚爲的封建，馮玉祥爲的革命，以「時代」爲批評條件，馮雖倒戈，不足爲罪，韓復榘纔是新軍人的倒戈正宗呢。這一倒戈，就把馮玉祥，推到上帝門外，使中

韓復榘

南口大戰以至於五原回師，而與北伐軍之兵會河

火軍對西北軍之信任，打了折扣，使馮玉祥老志未酬。若再以「道德」爲批評條件，韓復榘做馮玉祥勤務兵時，真的目不識丁，癩頭沙眼，幾成路殍，無人憐恤，馮玉祥到處修橋補路，也就善心的把他教養成人，視如子弟，洊至俾總師干，恩未少替，韓復榘應如何思源飲水，固信守仁，無忝軍譽，無負知遇，却是一則倒戈，再則回戈，見利忘義，爲軍人辱，也算死得其所。藍衣社這次制裁韓復榘，姑且不論，但爲統帥者，養癰成患，致壞全局，既應明置重典，便無須背放冷箭假手僉壬，將國法變成私刑，這可見藍衣社之倒行逆施是有由來的。

倒戈以後

「施不全出主魯政」，這話是時人象徵韓復榘在山東省主席任內政風的。施不全這個人，大概就是小說施公案裏的施士倫，清介自爲，可是講「人治」而不講「法治」的。施公案，緝盜綏民之術，

專倚「私訪」，專能審案，而且大政不管而專管小間事，以好惡論刑，以私意爲政，不知尙有所謂國家的法制，韓復榘對於魯治，就是十足如此，也就得到施不全的徽稱。

山東承張宗昌宰割之餘，民不軌物，毒品充斥，韓復榘於是化裝私訪，長袍短褂，戴一付黑色眼鏡，詐稱收買雞蛋雞毛破銅爛鐵的商販，隨帶衛士傳令兵，都變作工人模樣，各縣去找毛病，又置「納言匣」，收匿名狀紙，得狀便就地開審，所有縣長法院院長，列班伺候，大拇指一伸，自稱「韓青天」，到一個地方總是殺幾個良民百姓。有一回在省政府問案，還把一個來拜會他的客人，一總押上刑車，其人大叫，方始得免。這個笑話至今還留爲「韓青天」的「韻事」。

韓和中央，各自爲政以外，其餘的關係，滑稽百出，簡直都可媲美神話，例如二十五年夏，韓突然發現一個奇蹟，說治下有一個姓梁名作友的，能

爲國家籌款七萬萬，特派專員送其入京，財政部比向其人禮以請計，原來是一場黃金夢的故事。韓復榘遊戲政府，還不祇此，又有一奇蹟，他在魯南發現一頭千里驢，具呈軍委會委員長，文成駢麗典皇，推爲興國祥瑞，齋戒宣傳，專車送京，蔣爲之啼笑皆非，伏之後櫪。

韓復榘之政事大觀，有如上述。他又與青年黨發生過很大關係，此事鮮有知者，現在不妨附帶一提。有人批評他辦黨心理，就是小說上占山爲寇的招賢納士，二十三年，青年黨首腦曾琦，曾借濟南訓練黨員，入省府供爲上賓，從韓的荷包拿出黨費，還特派最有權威的幹部



韓復榘遊戲政府中的角色——梁作友

程志達到平津一帶，網羅青年，大肆活動，未料被北平藍衣社偵悉了而將程反擊斃命，又由濟南的藍衣社把曾琦一羣人威脅走，韓的「幹黨」活動遂一時中止。

韓復榘又是包庇反動軍棍的，石友三是他養成的老虎，張宗昌又經他邀到濟南，可是這一次對不起朋友，竟送掉了張的性命。

對於軍閥爲政，本可卑之勿甚高論。可怪韓復榘數典忘宗，把西北軍服脫的一乾二淨，對世人大大撒下一片謊網，其愚實不可及。說他是有意反抗中央，未免抬舉。

回戈以前

二十七年一月七日，韓復榘放棄濟甯，這時候他已蓄有異志，自由撤退。

現在不講如何打仗，就是單說

這撤退自由。

韓復榘部隊番號是第六軍，而以孫桐萱第二十二師，展書堂第二十一師，谷良民第二十二師，曹福林第二十九師編成之。二十六年十二月，第六軍的作戰位置，係在黃河的南岸，正面極大，但韓的戰略單位，僅僅使用了一個旅團，頓重兵於濟南後方

，而於濟南東北五

十公里防禦重點，

鹿全無配備，這無疑

鐘是以禮讓爲國的。

麟十二月二十三日河

岸不守。二十五日

周村又失。二十七

日，韓部撤退濟南，繼而再讓泰安，二十七年一月

四日，三讓兗州，七日，四讓濟甯，電呈當局，請

准予全軍撤至陝西漢中練兵，算是退出戰局。

在他回戈以前，是馮玉祥到山東戰區督師的。

按軍人以服從爲天職，舊式軍人並重「報效」之美

德，韓復榘在危急之秋，自應殉職死去，即或退無

數百步言之，純爲做官也得盡其官責，不此之爲，

必然包藏了倖心或禍心的。可惜蔣虛榮牢攬軍人者

，自十六年以至二十六年十載之久，一旦要使基督

將軍出總豺狼之屬，而又尊嚴早失，其下必難服從

，可使馮玉祥怎樣再吹他的法螺呢？

馮玉祥之治軍，未免過嚴。西北軍原來大將有

三，張之江號稱勇將，鹿鍾麟號稱謀將，李鳴鐘號

稱福將。這有牠的證據，第一次直奉戰，馮以李鳴

鐘一團之寡，下保定，突破大灰場，奉軍三師撤如

潮退，以結戰局，馮不以爲功，歸之爲李鳴鐘的福

分。民十三，張之江攜第七旅駐防通州，時馮尙任

陸軍檢閱使在南苑練兵，和之江偶通電話，斥第七

旅秋瘟太多，即在電話聽筒上叱令跪下，從上午跪

到日曛，其間收發公文，接待部屬，舉凡軍中大事

都非跪着辦理不可，幸而馮又來有電話，始令起立



的。可是打李景林時，張已位躋察哈爾都統，還是隨征陣前，不能一些得到安枕。民十四，鹿鍾麟任衛戍總司令，搶修永定河，派參謀長李興中往張家口詣馮報竣，馮突問：『你們司令在堤工上束皮帶嗎？』李答稱『未』，於是一電傳來了這上將總司令，罰跪一點鐘，軍棍五下示警，原來西北軍中，不論是上將和士兵，同是一樣裝束，而且在工作時，上將也得和士兵一樣的束起皮帶來，鹿鍾麟這回爲了不束皮帶，雖爲上將，亦不得免



張。韓復榘代河南主席，亦被罰過跪，還持槍守過衛，不得其平，繼而倒戈，這次馮玉祥又帶

着原來刑罰來了，人不堪其嚴苛，只有自由回戈，就也是對馮的倒戈，於是馮下攻擊令，韓即轉攻爲

防，馮下反攻令，韓即自由撤退。有自立爲漢中王



李鳴鐘

韓復榘倒來倒去，不意他的部下孫桐萱，也學會了這套，即「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地倒了韓的戈，所以韓復榘纔在開封被逮，在漢口送了命。

背後一擊

孫桐萱的弟弟孫桐崗，學航空歸國，曾喧嚷一時，後來加入渝方的空軍，却被藍衣社發現了是一條拉孫桐萱的線，幾經牽扯，早已上鉤，臨到想收拾韓復榘的時候，孫桐萱是代藍衣社繫穩了陣角的。二十七年一月十五日，韓復榘在開封被逮押解漢口。

先是開封行營，召開一軍事會議，誑韓出席，

韓遂乘鐵甲車一列，隨帶衛兵一營，護弁四十人，車停開封西關車站，行營臨時傳令，不准其衛隊入城，韓僅乘汽車一部，附親信護目四名入，既至會議室中，由戴笠指揮佈置，在門外即將護目武裝解除，同時在車站亦將其衛隊包圍繳械，會議臨散，其他出席者皆先出，韓乃由戴笠延入側室，戴借詞退去，即由已預先派定之一軍事委員會警衛正副組長黎鐵漢羅毅兩人，率衆將韓監視，連夜專車秘密押赴鄭州，急解漢口，仍由戴笠負看管之責。

韓在看守所中，猶見其不忘軍習，聽「起床號」音，飄即振衣，不數分鐘，盥漱裝束等動作



• 上道東山 •

已畢。道「升旗號」發，肅然敬立。着灰布軍服，風紀釦必整，裹腿必齊，小動作，與在伍之士兵無大差異，言語亦尙中禮，我們聽到他這種情態，不禁有感，國家教出來一個壞軍人，也要費下去一二十年的苦工夫。

一月二十四日，託稱何應欽傳韓下樓談話，戴笠令一個「執行員」隨之走在樓梯，開槍從背後一擊，韓復榘屍身滾下樓底。

當局在執行這死刑之前，面諭戴笠，不准彈傷韓復榘頭部，算是留全屍。又發表他的罪狀，有一段說：在韓復榘的鐵甲車裏，搜出銀圓鈔票金條估值三十萬元之譜。

張敬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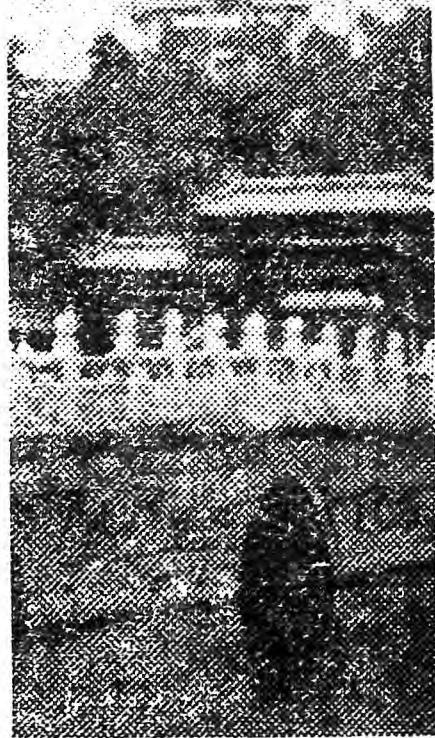
首入屠門

這就是藍衣社暗殺史第一頁。

軍閥而亦被列入屠門，是兼備富貴殘殺四者以得之，所以張敬堯老早已是屠門主人，而戴笠不過一屠夫耳。

用「系統表」畫法：北洋軍閥，下邊分開直系和着皖系。直系以吳佩孚最著風節；相對的皖系之中以張敬堯最「無行」。

用「近代史」的寫法：民國六年九月十日，國父就任大元帥，而兩廣雲貴之西南護法軍政府成立。皖系領袖段祺瑞，時方總理北政府內閣，以武力統一為政策。同時令湘督譚延闓改任省長，另簡其內戚傅良佐督湘。譚部將林修梅劉建藩，遂在零陵宣布獨立。而桂軍譚浩明，比即舉兵援湘，驅走傅良佐。段祺瑞，赫然斯怒，檄令征伐，分以曹錕張懷芝為兩路司令，而以曹為湘贛川粵四省經略使，駐漢口，命遣代理第三師長吳佩孚為前敵總指揮，南下。七年，發動春季攻勢，四月一日，吳統師已先入長沙，挺進衡陽，頓兵，與湘軍譚趙諸將，而為羊陸之歡。這一閃電戰裏，功成自吳佩孚之直系，乃段祺



瑞，突以本系無戰功之第七師長張敬堯督湘。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吳佩孚，自動撤兵北還。二十七日，湘軍對張敬堯下總攻擊令，六月十三日，譚延闓兵復長沙，其先於十一日夜，張敬堯，已逃去。

用吳佩孚請撤防之電報云：「遠戍湘防，兩屆瓜期，三載換防，不可謂速，鬩牆煮豆，何敢言功，既經罷職議和，南北即屬一家，並非寇仇外患，何須重兵防守。比年以來，政府舉措設施，無不違反民意，全國所痛絕者則保障之，全國所景慕者則排擠之，順我者存，逆我者亡，舉滿清所不敢為項城所不肯為者，而政府悍然為之，曾亦思武力權威較滿清項城何若？全國之大，能否盡為一系所盤據？疆吏之多，能否盡為一黨所居奇？兆民之衆，能否盡為一人所鞭笞？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徒見其心勞日絀也。」等語證明，張敬堯督湘，實為直皖戰爭之起因，直皖爭霸，實開國事不可收拾之亂局。

用輿論為證：張敬堯任內，殘民以逞，搜括民之脂膏至一萬萬，湖南因而公稱爲「黑色恐怖時代」，事見民七民八上海各報陶菊隱等之特約通訊。

用張敬堯之陰謀，使長城戰前，許多軍心不穩，終遺禍孫殿英。

遂於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北平軍分會何應欽命令：「張敬堯聯兵謀叛，着正典刑。」張敬堯死於北平使館界內六國飯店。斯爲藍衣社暗殺之第一人。

報迹

天下事之不可解者，吳佩孚訓練成的人才，竟做了張敬堯謀叛的參謀長。

十三年，吳佩孚練兵洛陽，有學兵團，幼年兵團，講武堂，軍官講習所，鐵甲車隊，炸彈隊，飛機

隊各種組織，這且不說。就在這年，而有曹錕賄選，有江浙之戰，有第二次直奉之戰。吳佩孚專以奉張爲敵，所以反來提倡「尊段」。以「不包辦大選」爲號召，所以又唱「聯盧」，就是主張以副總統位置給段系浙督盧永祥，也就是「聯浙制奉」的計劃。就到此時，直系乃不免於分化爲三派，即曹錕之保派，吳之洛派，蘇督之甯派是，保派甯派自稱「新直系」，大唱「倒吳不倒曹」，所以賄選時有「保洛分家」的謠言，（曹錕時鎮保定），這也按下不說，就在這直皖兩系縱橫捭闔裏，奉粵又加入局內，共爲四邊行動之表現，因爲盧永祥收了福建臧致平楊化昭部隊，結怨下孫傳芳，因爲蘇督反對吳佩孚干涉江浙地盤，支持了盧永祥，於是開始所謂「江浙之戰」。同時 國父在粵通電全國討曹，並電段盧及張作霖一致進行，人稱三角同盟，張作霖乃通電響應，於是又開始所謂「第二次直奉之戰」。

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前，吳佩孚學兵團裏，浮出一個青年軍人，大有人才之目，名叫劉希聖，亦吳之同鄉。他對時局有兩項建白，一是「釜底抽薪」之計，主張放棄浙盧，仍與民黨修好，順應時潮。一是「第五縱隊」之戰略，願與同學深入東北，將來作內應。這時候，就是吳佩孚五十誕辰。康有爲，爲頌「牧野鷹揚，百世勳名纔半壁；雄藩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的時候。氣炎過高，對於浙江軍人代表張載陽潘國綱等之來祝壽，既多失儀。而於劉希聖已聯成張潘羣將牽制盧永祥寡人的好意，更加不睬，劉希聖這第一計劃失敗盧永祥就跟着失敗。

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吳佩孚也曾有第五縱隊，派在東北起事，聲討奉張，那就是「吉林討逆軍」一役。該軍總司令是前吉林暫編第一師長吉督孟恩遠快塔高士賓。副司令是駐中東路綏芬河護路軍獨立團長高士賓姊丈盧永貴。起事的部署不完密，却被奉軍狗肉將軍張宗昌所屠滅。吳佩孚這回就起用了劉

希聖，不過一兵一卒未幫給他，便赤手匆匆使入東北，上天也未多給他活動時間，而第二次直奉戰起，劉希聖這第二計劃又失敗，吳佩孚亦先已失敗。



·瑞 祺 段·

劉希聖抵羊觸藩，十四年後，走入吉林東邊共產黨。二十年後，加入吉奉蒙邊義勇軍。二十一年秋，失敗，流落天津。二十二年春，謀叛，聯結雜軍，擁護張敬堯。

張敬堯，此時是天津一名寓公，他這公爵，十年來未曾與聞國事，隱居在英租界二十九號路平安里四號，這四號亦名作「四照堂」，所有實力，就是五枝鴉片烟槍四個夫人，並不知其數的黃金與白銀。還有三弟張敬湯，祕密奔走華洋這樣一個蒙面人。

劉希聖和張敬堯的關係，原有中人三個，其一是張敬湯，其二其三就是黃金與白銀，經濟為事業的動力，劉希聖便參謀怎樣能把悖入的黃白，再悖出去。第一參謀計劃，是在二十一年秋末，想用陳橋兵變故事，擁出段合肥，事為藍衣社破壞，趕緊特派錢新之，迎段南下。第二參謀計劃，是在二十一年冬末，想用馬占山江橋詐降故事，接濟長城內外義勇軍，騎上城牆，可內可外，待價而沽，又為東北救國會所破壞。第三參謀計劃，即在二十二年春，很是斬釘截鐵「苦迭打」，原想打倒張學良的，這一悲劇，到後來已由白堅武代演，那就是為打倒宋哲元的二十五年豐台之變。劉希聖之所為，不過都站在法國賴伐爾今日地位的。

張敬堯，一手接到劉希聖這第三個智囊，開鑼上場，張學良已突然於三月十一日在保定宣告下野，

何應欽突然入主北平軍分會，指揮長城之戰，張敬堯既另向顧主定下合同，一時難以下台，反正是以搞亂北平爲目的，所以就據住六國飯店三十二號陣地，準備撲滅軍分會，而以三月二十日爲發動期。

何應欽據報：「有孫殿英部，原爲金一山特務團，現編爲抗戰敢死隊，便衣攜械潛伏城內謀變，」這是東北憲兵司令部的報告。又「張學良部，原在山海關收編之張宗昌手槍隊，因須改編，亦謀同叛變，」這是中央憲兵第三團的報告。又「鄧鐵梅等義勇軍潛入平東，意圖響應，邱山俠等奉馮玉祥命，準備合作，」這是東北軍獨立第七旅長何柱國的告密。又「劉桂堂率死黨，担任暴動，張敬湯辦交涉，另有外援，」這是前湖南督軍湯薌銘家人的告密。劉希聖的工作，是事前任連絡，臨時任指揮。

何應欽，怎會得到這項情報？怎會相信這項情報？原因很遠，事態也很祕密。論原因是湖南和貴州廣西的仕宦間，受地理支配，關係總未切斷，張敬堯·湯薌銘·何柱國·以至於何應欽等等，全是這樣各人有各人的連帶關係，於是張敬堯的祕密，就會有人代爲義務宣傳。論祕密是張敬堯受了騙，從前打倒張學良的陰謀，發源於南京，鼓動張敬堯的是湖南國會議員政客劉聞長，作梗於河北省主席于學忠，何應欽上年在京，已經早聞其事，所以此次到平，剝樹見根，斬根成田。

罪惡總是罪惡

張敬堯的罪惡，擢髮難數，人已黃土，何忍再爲鞭屍三百。但是我們不能忽視張敬堯的罪源，張敬



· 錕 曹 ·

堯罪惡，怪在社會罪惡，社會罪惡仍怪在社會，而不能怪在罪惡。社會積非成是，社會就滋長在罪惡裏邊，張敬堯伏罪已悠悠十年，社會裏還有罪惡存在沒有？暗殺是罪惡，張敬堯被罪惡暗殺了，張之罪惡總是罪惡。

由政治暗殺說起，罪惡莫過於做「內線」的人。由政治罪惡說起，政客和內線，却都是暗殺人的。張敬堯，以在野督軍團爲其個人之社會，這般督軍團在天津不下二三十人，自民元後十餘年，分督全國各省殆遍，持躬布政大抵張敬堯之類，孔子說「草上之風必偃」，則全社會可是罪惡不罪惡？假若有一廢督，射虎斬蛟，砥節礪行，張敬堯近赤近黑，或者亦可翻然自新。假若有一廢督，厭世疾俗，逃於詩，逃於禪，逃於山林，甚至不得已，而逃於信陵君醇酒婦人，則張敬堯，或者亦見獵心喜，樂其天趣。又何必操戈同室，跑在六國飯店屋裏造反。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今則痛哭流涕，接輿荷篠以風諫者，曾不聞有一人。五四運動，並非隔世，今則亦復無敢加張以趙家樓一打之精神，「十室之邑，無一忠信」，不過祇會逞意笑罵官僚，坐看「胞與」墮入泥犁，甚至還有盼着藍衣社出來拍拍的暗殺以快意的。這樣罪惡，祇有社會共同負之。

社會罪惡，自然政治也有罪惡，這裏有兩個勾死鬼，就是政客和暗殺的內線，有時兩個會變成一個。政客在士大夫前，是假裝着良師益友義務參謀長的，倒東歪西，聯南制北，一摧殘就是一大方面，如各次內戰是，若論誤國，其罪惡實浮於暗殺個人。內線，總是「被暗殺的」自家人，如傅筱菴張嘯林等案是，否則是因親結親，因友結友，外線牽着內線，作惡還不一個人去作，株連無辜，遺毒人羣，即論法理，其罪惡亦過於暗殺行兇的人。

總評甲乙，內線是嚮導暗殺的；政客是能做內線的，不必先防暗殺，實宜先防這兩種好人，此乃經驗之談。伍員逃吳，途遇蘆中人，蘆中人望望然去之，途遇浣紗女，浣紗女抱石自沉，以明其心，兩個陌路之人，偏不出賣伍員，叔季之士，竟有張敬堯案以督軍出賣督軍者，這倒是屠門本色，我們不去詳記。吳佩孚門下，珠履三千，沒老實人，吳更不能如曾文正那樣「廣收慎用，勤教嚴繩」，劉希聖又是不能羈之馬，好爲縱橫，中國之壞就壞在這類文不陸隨武不絳灌的人，吳孚威除節操外，委實給舊軍人留傳下不少的新毛病，我們不去評論。劉希聖竊盜來長勝將軍的雄心，安裝在張敬堯後背上，這樣，張敬堯就在大逆不道之上走錯了，走進屠門，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罪惡總是罪惡的。

藍衣社發彈式

現在還得數兇手的罪惡，在上帝之前。

兇手，優秀青年軍人白純，給藍衣社發出這第一彈後，一直丟下槍械，情願接受戴笠的囚禁。

上帝總應該瞭然青年，就是鞭子下的亡路羔羊，這有法國老虎總理克里孟梭，替我們證說：「三十歲前，不亂步的人，便無希望，三十歲後，再若亂步，亦無希望。」我們再到延安去看赤衛軍，簡直連二十歲的人也無一個，這就是人在十餘歲到三十之間，做得出殺人放火，正合乎藍衣社員的資格。人們應該瞭然軍人，真真是一個祇懂服從的傻傢伙，不是一個人如此，就是全日光下的軍人都尙如此，你看現在淪軍仍然替英美並世仇蘇聯打同種人，已竟五年，還不清醒。亡路青年並剛巧是鞭子下的軍人，又正合乎藍衣社員資格。白純即不爲藍衣社員，也還是一個青年軍人，就得被無形之罪惡所包括，這雖不必說，單說藍衣社裏，社員有「許進不許出，許作不許說，許單不許雙，許死不許活」二十字賣身契約

。何謂許進不許出？就是有一「軍委會委員長」命令之入社，而無政府公布的軍事法規之退社，這就是無保障。硬要退社，非殺不赦，這樣就自詡為革命團體。何謂許作不許說？就是吳乃憲奉命去害老師鄧演達，也得絕對服從，吳乃憲回家還不得私下告訴他的愛妻，這叫做絕對守秘密。何謂許單不許雙？就是



吳 佩 孚

不得和同僚往來并不得再交朋友，這叫做不得有橫的關係；不准訂婚結婚，不算，父母逝世都不得奔喪，這又勉稱為不得有縱的關係。何謂許死不許活？就是白純假若殺人被捕，不得招供，不予營救，祇許等着死，甚至還許自己先毒死他以滅口。若是張敬堯還擊命中了白純，到這結局，則二十字自賣真訣，不解自通。我們設研究過世界秘密結社史乘，對於這種燒紅了的「鐵的紀律」，便無足詫怪，這也不必說。若說白純的末路，又由羔羊變成螻蟻，或者這就是佛？他當年，飛上六國飯店二樓西南角三十二號裏，照準了張敬堯，可不是照準了「人」；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為藍衣社舉行了第一發彈式，唱凱唱出全世界帝國主義的使館界，當然這種極端危險，纔可稱為莫名其妙的罪惡。他祇因血氣方剛，熱心純潔，服從命令，哭別父母，纔錯進了六國屠門。又祇因藍衣屠門，七殺不止，萬惡之魁，社會裏張敬堯此仆彼與，白純開了第一槍再不願代開第二槍，戴笠就在五年之前，把他軍服剝掉，換給他「青衣行酒」，這種圈禁方式，是迫他在一個小機關裏充當一名庶務員，壓住他肺部不許呵出大氣，並且早已對他實行「計口授糧」，白純可真壓出肺病，還是終日哈哈大笑，不失十年之前的天真。我們誰不是上帝的可愛兒女！尼坦河真若能洗罪惡，白純總算是放下了屠刀。



· 時代犧牲者 ·

張嘯林與傅筱庵

修明政治，有一件事要做，就是興仁。與仁爲善，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教忠。不嗜殺人，是起碼的仁政。不失所親，是起碼的忠人。

藍衣社，用自己兇刃，以屠殺爲政，不仁也罷。還又教王升林懷部不忠，並且殺掉所親的主人，無教之類，喪天也罷。我們惟恐這戴笠不除，則傷風敗化，滅忠絕仁，對於人類之威脅，直是不可思議。重慶好似洪水，王林自然可比猛獸，不過傅筱菴張嘯林兩氏，是否直接犧牲在洪水猛獸之下，這尙須由時代來負責。

張嘯林案

這案子的祕密，和司馬遷所說的『睚眦之怨必報』差不多。奉化溪口，有一回是一個大人物的兄喪，鋪張揚厲，弔客如鯽。大人物牙痛，照例不便見客，而且這次痛的厲害。大概牙齒一痛，右手便有了工作，飯不能吃，可是脞腮非托托摩摩不可。就在這千鈞一髮之會，惡因種下了，張嘯林老闆，夾在幾個大聞人中間，入覲在牙痛病房。大人物見客規則，握手是表示禮遇，

領笑是表示歡迎，可惜現在牙口與右手都有了工作，所以至一漏萬，祇對張嘯林前頭的一兩個人，握一握手，



· 笙 月 社 ·

對張老闆連笑口都未開。張嘯林無顏見江東父老，自此以後，便靠定上海租界，以口還口，以牙還牙，專罵那一軍委會的委員長，以雪前恥罷了。「海上多遙臭之夫」，把張嘯林罵殿一劇，代灌入藍衣社的情報片上，正趕上那時候，人聲鼎沸着「領袖神聖不可侵犯」，人非大禹，又誰肯再拜善言，於是軍委會的機要室，就把張嘯林予以特別備案。這第一惡因，曾經過許多要人緩頰，尙未註銷期間，而第二惡因却又被時代演成，這就是在八一三之頃，上海最時髦的聞人大表演，不管他們赴難也好捲逃也好，斷不可不去的，是所謂的「大後方」，張

嘯林當然有這種跑路資格，而張嘯林命中還有一勾魂惡鬼附身，這惡鬼已竟勾走杜月笙等人，又來勾勾張嘯林，戰時相見，也沒握手送笑的工夫，一場舌劍唇槍，張嘯林急急罵走這勾魂鬼戴笠，戴笠走了，張又重溫舊課，罵罵那常牙痛的人，於是舊案復翻，而有二十七年藍衣社上海區行動隊趙理君部，奉令對張暗殺未成之一幕，事後戴怒，因有一行動員對張汽車不及開槍認有罪嫌，竟令趙理君就地處以死刑，替了張嘯林，大似此仇不報不共戴天。

三十年夏，藍衣社有一大「新發明」，人們頗認爲這「新發明」，確有效驗，而「職業打手」反因之遜色，新發明爲何？就是：「自家人也能打自家人」。

張嘯林保鏢林懷部，「自家人」打了「自家人」後，把成績和人格都過付給藍衣社經手人詹志泉，到如今，林懷部究竟把子彈壳賣給了誰？恐怕他自己還不大明白。

這場買賣，討價三萬，實付一萬，據說經紀人

詹志泉倒分得七千，林懷部因當場就逮，也祇落得人財兩空。

第一次進行交易，時歷五閱月，交貨地點，三轉四變，先定在中國飯店，未見，後定在秋園賭窟，又未見，可惜張老闆對於送命一案，不大肯守時間，遂告失敗。

第二次進行交易，乃由詹志泉和林懷部陰謀鬼祟，「相見以不誠」，雖然現社會是人騙人人害人的，想不到林懷部真的上了圈套，其實際情形，報紙登的都滿對。

傅筱庵案



· 傅 筱 庵 ·

查明其原因，請令對該行動員，加以制裁，適周被捕，乃由另一區長，又將該員掩護下去，害人和殺

這一案，制裁命令還是下在二十七年，當因另有一行動員，掩護傅氏，致屢次行動不成。旋經區長周道三

人，都無是非之可言。二十九年，藍衣社總部又迭電加緊進行，結果由行動第二隊趙聖邵飄遙陳默等設法纏住了萬墨林，再由萬買動了王升。

據趙聖等轉報實地情形，事出在虹口施高塔路祥德里傅氏私邸。這慘無天日的晚上，傅氏因為酬酢疲倦，提早入寢，也就把侍衛人等屏退，不加警備，原是體恤人的意思，老司務王升，見利忘義，竟表演了一齣弑主悲劇。這夜已竟凌晨，王升照例臂夾着一包飯菜，走出大門，還與守夜諸人互相遇見，無多時間，傅氏被弑的屍骸，已呈現衆目之前。王升出門後，出賣「大義」得到法幣五萬元，尙不以為足，又加價兩萬。後來據說王升將法幣換成美票，逃回天津逍遙法外。

若問王升弑主動機，是否就爲的飯菜問題？人間罪惡現在猶無止境，這問題得不到一個結論。祇知道有這樣一個前提，就是：「壞人總是壞人」。趙聖邵飄遙陳默與王升一輩人再加雜着許多損客，日夜孳孳，爲鬼爲蜮，物以類聚，同惡相濟，竟出此大逆，這種社會，就會有這種事體，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昨晨黎明四時三十分許，虹口施高塔路祥德路突發生一血案，係被犀利菜刀砍斃致死，被害者即係上海特別市市長傅筱庵，行兇者於達到

目的後即乘

腳踏車

逸

昨夜返家

傅筱庵被僕砍死

祥德路寓所被刺平日警衛森嚴刺客於事後乘腳踏車逸去無蹤

係十餘年親信朱升源所為

昨夜黎明四時三十分許，虹口施高塔路祥德路突發生一血案，係被犀利菜刀砍斃致死，被害者即係上海特別市市長傅筱庵，行兇者於達到目的後即乘腳踏車逸去無蹤，刺客係十餘年親信朱升源所為。

昨夜返家

黎明四時許

僕人行刺

傅宗耀，字筱庵，浙江鎮海人，現年六十九歲，生於西曆一八七二年，現任上海特別市市長。傅氏於昨夜四時許，由寓所返家，其男僕朱升源，年逾四旬，山東人。昨夜二時許，傅氏自外酬酢返寓。精神已覺疲憊，解衣就寢，不與妻妾同宿，其男僕朱升源先於傅返寓時，即躲入一小房中，待機而動，直至黎明四時許，聞傅

去無蹤，雖日方搜索甚嚴，尙未聞有弋獲消息，詳情於次：

昨夜返家

黎明四時許僕人行刺

傅宗耀，字筱庵，浙江鎮海人，現年六十九歲，生於西曆一八七二年，現任上海特別市市長，眷屬居住虹口施

高塔路支路祥德路二十六弄二號，該處地屬越界築路，與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相距咫尺，該處平日警衛森嚴，外人鮮能出入，不意於昨夜黎明四時許，傅竟被殺，聞刺客係一親信男僕朱升源，年逾四旬，山東人。昨夜二時許，傅自外酬酢返寓。

菜刀一柄

向面部猛劈三刀畢命

精神已覺疲憊，解衣就寢，不與妻妾同宿，其男僕朱升源先於傅返寓時，即躲入一小房中，待機而動，直至黎明四時許，聞傅

錄自民國廿九年十月十日新開報

有鼻息聲，知渠已酣睡，即躡足掩入傅之臥房，拔出犀利菜刀一柄，向其頭面部猛劈三刀，一刀劈於眼部，一在下頰部，一在頸部，三刀致命傷，厥在頸部之一刀，傅之頸項幾將斷下，下頰亦被斬去一部，兩眼全被波及，當場聲息全無，氣絕斃命，鮮血溢滿床褥，情況甚屬可怖。

刺客矯命

騎上腳踏車
揚長逸去

朱行刺事畢，天尙未破曉，趁夜色蒼茫中，即乘腳踏車外出，當被衛隊人員所阻，經朱謂奉命外出。衛隊以朱平時爲傅所親信，

不疑有他，任其揚長而去，逾半小時許，經女傭發

覺傅之房扉洞開，乃探首入視，發覺傅已僵臥於血

泊中，遂奔告其繼室張氏，逕入傅房探視，撫之體

已冰冷，已返魂乏術矣。當令警衛隊二十餘名，在

其房屋四週偵緝兇犯，因日陸戰隊近在咫尺，即投

報傅之被刺致死消息，隨即由日兵數十名，在附近

各路口布防，並搜查兇犯，直至下午日暮時，仍在

進行不已，其大門前亦派日兵數名，武裝保護。

探捕畢集

嚴詰男女僕
刺客失蹤

嗣紅口捕房得訊，亦派中西探員馳往調查，嚴詰其男女僕役後，始知朱升源突告失蹤，知朱有姘婦在南京路某號，警務人員即馳

往其姘婦處，詎知該僕夫婦早已在三星期前遷徙矣。據悉朱被雇於傅寓，已十餘年，係傅避往大連時所雇用，平時爲人忠實，謹慎從事，故深得傅氏青睞，視爲親信男僕，家中事無巨細，均委升源經手，此次傅之被殺，當係此僕被人買通，於昨晨乘機進房加以殺害者。

虹口戒嚴

火車亦停駛
大搜刺客

傅被刺後，日方除在虹口一帶施行特別戒嚴外，北河南路以東，北江西路以西，昨晨拂曉起，施行戒嚴，致居住該地區內居民均

不能通過日兵崗位進入租界中區，此種緊張戒備，至下午七時以後，始略轉鬆弛。滬西海格路麥琪路

日，法租界當局向本架有鐵絲網，昨日下午三時許，日憲兵一小隊會同市警在該處佈崗，凡由海格路向西（即可折入法華鎮）之行人車輛，須受嚴厲之檢查，向東進入租界者，檢查稍弛，甚至滬甯滬杭甬兩鐵路火車，亦命停駛，以冀弋獲兇手。查傅之出任上海特別市市長，係在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迄今將達兩載，（差三天）今歲三月間，曾一度赴日，最近傅將再度赴日，其使命爲出席東亞大都市聯盟會，且已訂定月之二十四日起程，但今以被殺而不果矣。

傳遭暗殺

三次均逃過
昨第四回

查傅之被人謀刺者凡有四次，第一次在廿七年就任後未及數月，忽遭衛兵槍擊，但未命中。第二次在去年國際飯店宴會時，有人於席間行刺，亦免於難。第三次數月前傅在戈登路某寺院，爲其已亡髮妻朱氏追荐，舉行水陸道場時，又被一僧行刺未成，昨晨爲第四次，係被親信老僕砍斃。

傅氏遺缺

暫行代理者
爲蘇錫文

據傳之左右稱：傅平時戒備甚嚴，僱用衛士達二三十人之多，且其宅外復駐有市警及日兵，傅最近曾對人言，渠即擬提出辭職，詎今不料竟爲其家庭中所最親信之僕人所殺也。另據外訊：則謂傅被刺後市長一缺暫由秘書長蘇錫文代理，蘇即前任大道市政府市長也。

傅氏略歷

今年六十九
任職任多

傅名宗耀，年六十九歲，初在盛宣懷家任事，後曾歷任江南造船廠監督，北京政府委派官辦內地自來水公司總理，前財政部駐滬特派員兼充上海道庫，前上海中國銀行董事，四明銀行董事，五省聯軍總司令署高等顧問等職。民國十六年北伐成功，一度被通緝，乃逃往大連，返滬後又任漢冶萍股東聯合會會長兼該公司董事會副會長，商辦內地自來水公司董事，中華商業儲蓄銀行董事，及龍潭造紙廠董事等職。

張嘯林殞命

兇手係張保鑣已捕

張友吳金桂亦被擊斃

『昨日下午，法租界華

格桌路突又發生槍殺血案，此被擊之主角，則為海上聞

人張嘯林及張友吳姓者，兩

人雖先後中彈，但均已傷重

殞命。茲將探悉各情，分誌

如後：

◆◆◆◆◆
隨身保鑣
突生殺心
◆◆◆◆◆
法租界華
格桌路二
一四號，

位於嵩山路之西首，屋宇軒

昂，本為海上聞人杜月笙及張嘯林之私邸，兩人分

居東西兩部，自杜氏離滬後，張氏仍居原處，張本

僱保鑣數名，隨身護衛，保鑣中有山東人林懷部（

三十五歲）者僱用甫經半個月，年少氣盛，昨日中

午，因欲請假，忽與張之汽車夫發生口角，張以曲

在保鑣，當將林斥責，並將其停職。

◆◆◆◆◆
張中兩彈
友亦喪生
◆◆◆◆◆

迨至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張在樓上，正與友人吳金桂談話時，因聞林在樓下庭院中自言自語，語多

昨華格桌路血案

張嘯林遭槍殺

兇手即張保鑣當場被捕
門生吳建臣亦同時遇害

法租界華格桌路，於昨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許，突發生一槍殺案，被害者係海上聞人張嘯林及其門生吳建臣，均擊中頭部，當場殞命，兇手即係張之保鑣林懷部，又名桂甫，行兇後希圖脫逃，於奔出大門時，當被另一保鑣劉德元所捕獲，茲將詳情探悉，分誌如下。

張嘯林遺影



保鑣車夫互相口角

張嘯林，杭州人，年六十四歲，自建住宅於華格桌路二一四號，交通廣闊，所收門生，遍及全國，於昨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張在室內一樓會客室，接見其門生吳建臣時，忽聞樓下天井中有吵鬧，張乃在樓上憑窗觀視，方知其保鑣林懷部（山東人，年二十五歲），與車之車夫

夫王文亮（南京人，俗呼南京阿四，係張之忠僕，年逾不惑，服務垂三十餘年之久，發生口角，其原因係林懷部有專權數日，王當答其如欲請假，自向東家說明，與我無干，林年少氣盛，遂反唇相譏，遂致一室口角，遂至動武。

頓生惡念 槍殺主人

事為樓上張嘯林，乃探

飛奔上樓 續擊座客

林在天

竊視究竟，經王向張陳述底蘊，張乃向兩造申斥，並責林懷部身為保鑣，焉能逞強，林以所得薪水不足贖養家室為對，張給斯語，當強勃然大怒，謂如嫌薪水微薄，不妨另作別圖，並將其交下槍械，林聞此言，以職務行將不保，頓起惡念，隨手拔出手槍，向張開槍一發，適中共濟部「好好」一途即殞命。

兇手成擒 屍體檢驗

法捕房

調查一過，兇手林懷部，當即押入捕房收押，至吳建臣之屍身，當用救護車，飛送廣慈醫院，轉入台杉新院路小病房驗屍，無報法院勘驗，而張之遺體，則陳於寓所中，已由特二法院派檢察官赴張氏住宅相驗，張生前友好齊集治喪，范回春、袁仰安、小孫等十餘人，均已着手組

不滿張氏，張乃走近窗口，倚窗高呼，將林佩鎗繳下，一面嚴予譴責。詎此一霎那間，林突將佩鎗拔出，描準樓窗口連開兩槍，張不及躲避，兩彈均中頭部，立即倒於血泊中，氣息奄奄。林鎗擊張後，復拔步登樓將驚愕於室之張友吳金桂，亦猛發兩彈，均中頭部，倒地即時斃命，林見肇事，遂下樓圖逸，惟因鎗聲起後，附近崗捕及派駐於該宅門外之越捕等，已聞聲畢集，當將兇手林懷部擒獲，抄出手鎗一枝，一併押解捕房。

張氏生前
略歷一斑

時法捕房亦已得訊，立派大批中西探捕馳往，將張車送廣慈醫院，終因傷在要害，流血過多，二

時左右即告殞命。按張爲杭縣四牌樓人氏，民初來滬，名寅，字嘯林，現年六十四歲，曾任法租界公董局華董，法租界納稅華人會常務委員，中匯銀行董事，長城影片公司董事長。門弟子頗衆，生有兩子四女，長子法堯，早歲留學法國現在滬執行律務

，次子名海堯。現捕房將張吳兩人屍體，移送台拉脫路驗屍所，報請特二法院派員檢驗，至該案兇手林懷部，聞已由捕房一度鞫訊，供稱完全係遭歇生意，一時憤恨，出此下策云。

鎗殺張嘯林案

兇犯供述經過

——自廿九年八月十八日新聞報本報新聞——

海上聞人張嘯林，及其門生吳建臣，於本月十四日下午一時五十分，被張之保鏢林懷部，開鎗狙擊殞命，事後經法捕房派員趕到，當場將兇手擒獲，連同手鎗一支，一併帶入捕房，各情已誌本報。昨晨由捕房將兇手林懷部，移解特二法院，由廖瑛庭長升座刑一庭審訊，被告林懷部態度自在，兩目閃閃有神，衣汗衫香云紗褲，足登皮鞋，首由捕房律師顧守熙起稱：本案被告，因暗殺案被捕，偵查未終結，請求展期兩星期，繼由承辦探員張東成報

告本案經過，併謂本案重要證人兩名，一爲汽車夫王文亮，在出事前，與被告發生齟齬，亦即被告之義父，兼保薦人；一爲娘姨趙阿金，（四十二歲蘇州人）當被害人中彈時，該娘姨適在旁并立，該兩證人，今日均已到案，請求傳訊，有無牽連關係，俟受鞠後，捕房方面，尙須帶該兩證人傳入偵查。

庭上核詞之下，即訊之證人王文亮（又名阿四，及四老闆，南京人，今年四十五歲）作證稱：我在張家充當汽車夫，已二十一年，被告之得進張家，係做好事而起，現我先將事實說明，在民國八年，我在陸軍第十師所轄之旅長手下當車夫，其時被告之父，在該師當三十九團長，約一年半，江浙戰事發生，我即輾轉入張家當車夫，約在民國十四年間，敏體尼蔭路生吉里一號俱樂部，張之住家對門，有一三等妓院，當時有一妓女，自稱係林團長之女兒，與張係至交，其後此事傳入張耳，即命我調查真相，我去過二次，經詳查調查，果然是林之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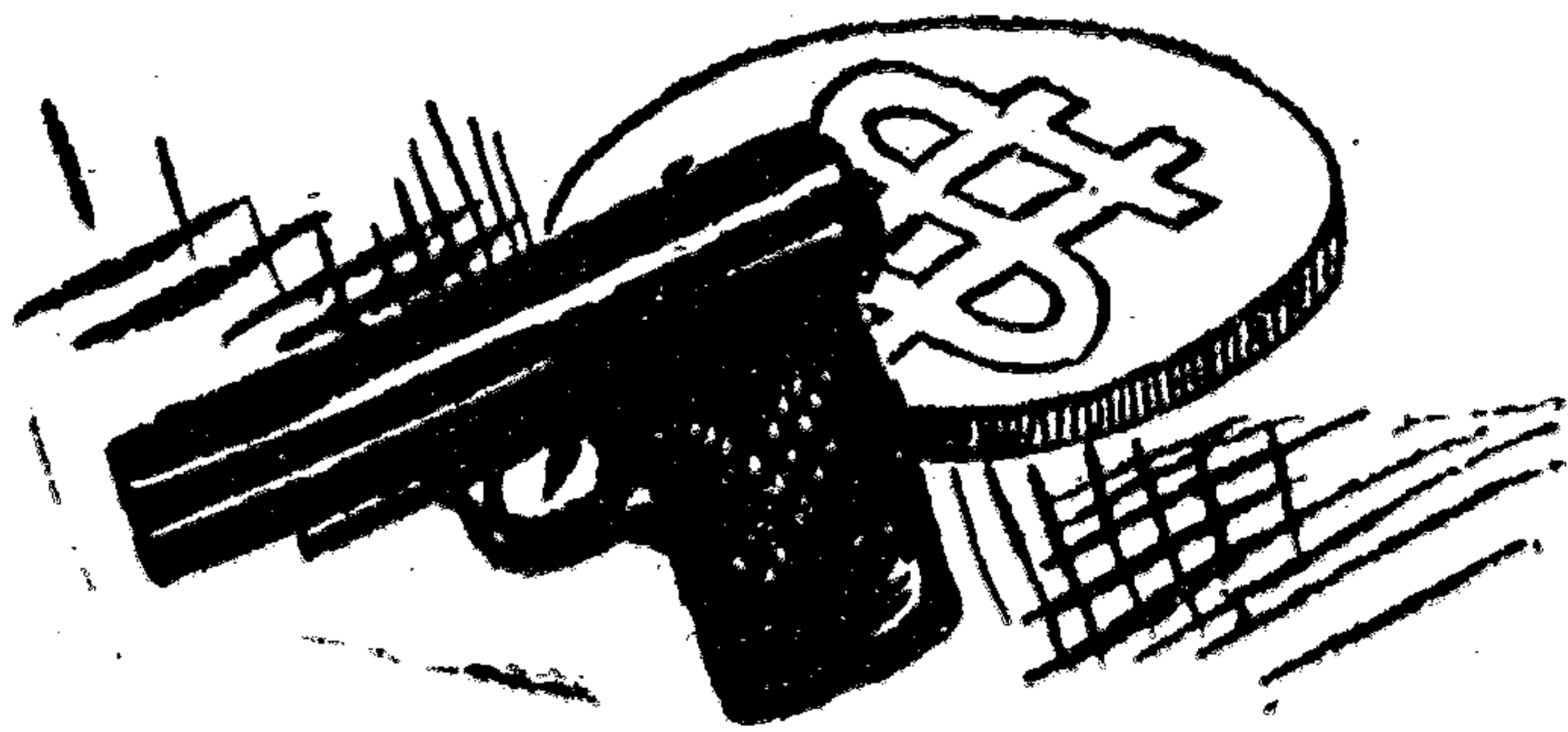
我乃據情告張嘯林，出資三百元，將伊贖身，另出資二百元，給伊之母親及舅父，伊等得資後，開一軍樂隊店，營業頗發達。但是那時被告年紀尙幼，我尙未認識，隔幾年，被告已長成，且已娶妻，惟母子間感情不甚融洽，不時爭吵分家，乃找我判斷，由我命被告之母出洋一百元給被告，作爲分家之資。在四年前，張做六十歲壽，被告之母舅送軍樂隊兩天，及其他禮物頗豐，張頗感謝，那時被告亦曾往祝壽，且已在法捕房充當一四七號華捕，後與上級官長衝突，被革職，此後被告找我，請我代尋職業，且欲拜我做老頭子，我因不收徒弟，拒絕之。在我內人四十歲時做壽，被告突來送禮，且於其時寄名做過房兒子，從此我與被告又熟悉起來，不過其時被告已無職業，要求我引進張家，我被追無法，即領被告見張，被告亦頗有禮貌，見張即叩頭求事，且述其父與張之交情，張鑒於其父在日時之交情不薄，乃派被告在二門口看門，月給薪水二

十元，其時是在一年五六個月前，被告做約七八個月後，張家有一保鑣缺職，被告見有機可乘，即書一自薦信遞張，略謂：當華捕時，射擊屢得當局獎狀，故對使用手鎗頗有經驗，要求填補保鑣職司，並託前浙江督軍蘆永祥之子蘆筱嘉前往關說，張乃允其請，填補保鑣之缺，惟薪水依舊念元。在出事前两天，被告已有變態，因張有一至友傅某，送來二十担和米，被告便對傅而罵米不好，那天我便向被告勸說，因傅某係張之至友，不應得罪他，被告非惟不聽忠言，反對我大罵。十四日下午一時許，被告向我說，因為有病請我代為請假兩天，我因為保鑣有領班，被告應向領班請假，不應托我轉言，故我不應其請，被告即大聲叫罵，於是為張所聞，張靠在樓窗上問爭吵之事，我即詳細報告，張乃命被告如嫌薪水小，不妨另尋生路，故立命被告將手鎗放下，滾出去，被告乃伸手摸鎗竟出鎗向張開放一鎗，立時中鎗倒地，其時我已逃入客堂，知被告

也不肯放鬆我，故又逃入後邊，其後被告上樓擊斃吳建臣之事，則我不知。繼據另一證人女傭趙阿金（蘇州人，四十二歲）稱：我在張家當女傭已七八年，月薪四元，出事那天，我在樓上侍候張老闆，後來樓下爭吵，張靠在窗上問事，我亦靠窗下視，不料被告即摸手鎗，張中鎗時，我未見到，他倒地時我看到，我即朝裏跑報告太太。末據兇手林懷部供：在張家做約一年多，是去年夏歷四月十五日進門，對王文亮所作證言頗有失實之處，因為我之姊姊根本沒有做過妓女，當初張氏所救濟之妓女，係本人家中之婢女，本人之姊，從未來滬，將門兒女焉有流入娼門之理，去歲王以本人係將門子弟，乃竭力拉攏本人，認渠為義父，嗣後本人以先父在世，充任第十師職務時，幫助張家成業，頗有相當歷史，故要求王代向死者吹噓，給予相當位置，結果僅得一卑鄙差使，怨恨在心後有一保鑣出缺，我即填補。本月十日下午十時許，張擬出門，命我找王

文亮，不料王不在，後由我打電話到王家，王文亮始來，但是開我們保鏢車子車夫又不在家，後由太太車子車夫代開，我們始跟隨張之車子到中國飯店，後來張同友人打牌，我即在洋台上打瞌睡，致受風寒，週身發燥，發起寒熱來，故於十四日下午一時許向王要求請假，不料王大發脾氣罵我，於是我們兩人爭吵起來，為張所聞，張即探出窗來問我，我據實告訴，但是張終庇護他，罵我不好，怪我忘恩，我即答以米價僅十五元，現時價已七十元一担，不可同日而語，死者聆言大怒，着令繳下槍械，本人以餓死不如犯法，乃瞄準開放一槍後，遂即上樓，意欲找尋阿四，不料阿四已逃走，有吳姓在內打電話，并擲電話筒，擬前來抱着本人，此時本人如入瘋狂狀態，故不顧一切，將登膛之彈子七粒開放殆盡，意欲奪門而出，結果仍被逮捕。不過此件兇殺案，王文亮雖不是殺人犯，但是應負主使殺人罪責，因為若不是王文亮罵我氣我，不會出這事……」

職殉錄陳·岐鳳周



有一個論理，是「內包」的，人們對周鳳岐陳鏗兩氏之被暗殺，因直接觀念，痛恨兇手，就歸一切罪惡於藍衣社上海區。這樣說法的，是皮相，是不合理。

自然又有一個論理，是「外延」的，對於藍衣社之暗殺，當問題來分析，兇手受命於戴笠，戴笠受命於蔣氏，若提起責任問題，則是主犯斯得，罪惡也斯得之矣。這樣說法的，是證實，是合理。

無論如何的「三段論法」，藍衣社是罪惡的，戴笠造成藍衣社罪惡是受命於蔣氏，所以藍衣社罪

惡是蔣氏的，這樣結論，是對暴力政治的斷案，不關法律上「現行犯」問題。

社會無是非，原在論理上找不到根據，舉一個例，譬如周陳兩案，戴笠反自居功說：「我不殺周陳，他何由成名」？又譬如第三者說：「周陳爲國，戴也爲國，問目的，不問手段。」這兩種說法，都不如周陳自己爬起來說：「我們并不是要這樣死的，」此等生存權之主張，較有根據，因爲論理就是事實，事實就是論理。

事實上戴笠是殺人的，還有何說？

周陳的根據，要爲人權問題，全人類乃至於某個人，與生命共存的東西，無他，是自由，是平等，是獨立，此即天賦人權，神聖不可侵犯。政權是人權所授予的，此即民主政治，民有之而民享之，縱屬全體主義之政治，縱屬絕無人權之根據，然而人民總不是可以暗殺的。無人權，尙稱甚麼民國？非民國，尙談甚麼政權，無政權，尙有甚麼目的？無目的殺人，暴虐而已，暴虐不能以言政，率獸食人而已。「人權」這種意識，自有藍衣社後即不許再有，所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裏的楊杏佛先生，也被暗殺於戴笠。

藍衣社恐怖思想之過程，按其成長，固在五省剿匪期間，蔣氏嘗把暗殺叫作「肅反」，這原是楊永泰薪傳諸葛權謀所謂的「治亂世用重典」。然其發達，蓋猶恐在此後期間。這就是說，暗殺不全是恐怖的结果，恐怖之中還有戰爭，戰爭也非結果，恐怖所產生的是「不合理」，「不合理」也產生恐怖。

世界由論理以至現實，都得「合理」。

如此說來，藍衣社員，傻孩子，真可憐的很。楊永泰是權謀家，戴笠是陰謀家，藍衣社員不過是間

諜，間諜在戰時是戰鬥員，戰鬥員又大半爲青年軍人，生性純潔，無色透明，無端被戴笠套上一件藍衣衫，斯則恐怖之幸而青年軍人之大不幸的，但暴政之下，有何可言。

周鳳岐陳籙兩氏，亦不幸爲恐怖所犧牲，不過，周氏既屬軍人，其犧牲自與軍人之死同其光烈。「天不憚遺一老」，陳籙氏犧牲，更不祇是外交上的損失。

陳籙

陳籙案，也得使保鑣的負一部分責任。

我們真若精確統計，弒主案子，數量可很够驚人的

保鑣的任務，若始終「錯覺」祇是爲安全而設，那末主人的威脅，恐怕還層出不窮？這理論的指標，就是說：自衛并不能專靠保鑣的人，所必不可少的還是在自衛權之發動，若向暴政爭取自衛權，必須先打倒暴政，至於打倒藍衣社尙是餘事，因藍衣社是「依附」暴政的。



• (年三十國民在時)佛杏揚之後刺被•

。有傅筱菴事，有周鳳岐事，亦竟有陳籙事，天下滔滔，或恐不祇此？有「不合理社會」，就有矛盾的人生，若照暗殺黨方面「假想」，保鑣應該用作「打敵人」的，不應該各守門戶，自保自私，假設保鑣的組織起來，站在一條陣線，就是一個總防禦，如此最少可以妨礙到藍衣社的到處活動，不此之爲，就是有被藍衣社個個擊破的機會。尤如陳氏一案，原爲「甲家的保鑣打乙家的主人」的公式，所以主人對

據說陳彛氏，有虎而冠者四人之多，陳氏一向是崇信智識而不靠着粗暴的，自重入官，不知爲何，竟把身軀託給那四名暴漢，而且把自己的槍又交給那八隻粗手。自來用粗暴者，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用紀律而非軍旅，用金錢而愈招其妬猜，平日算不清他的救命之恩，主人豈是被保，簡直是被他看管，一語不合就變成林懷部，即不侵一語也難免有王升之類，更奇怪的無功受祿轉眼殺人的劉海山。

劉海山者何？不曉得還強記其人否？

張學良送蔣氏脫出西安之變，所隨副官，就是劉海山。劉爲光復前柏烈武在東北帶進關內的衛士，後拱衛國父，轉隸蔣氏，吃乾俸，在京住閒。武漢剿匪時，又從蔣氏那裏過橋到張學良總部，張學良幽錮，劉來滬上警備司令部，倚楊嘯天。楊夫人介紹劉海山和藍衣社發生關係，劉與陳家保鏢的同行同謀，受了藍衣社賄殺了陳氏，陳氏生前倒常周濟這劉海山。

保鏢弑主，有種種扮演。有硬性的，即如林懷部之毫不客氣。有彈性的，即欲幹而不忍或受人賄而實騙人，或沒有下手及逃走之機會。有軟性的，即見敵就跑。有假性的，即真保自己而假保主人，或敵來假裝開槍，甚至自己打自己在不致命處打上一槍，再下流的則於主人死後他還假裝以身自殉。有真性的，即職業的保鏢，這種人好似遊山嚮導，駕輕就習，帶着主人逃避虎狼如帶玩童而已。有兩性的，即是我保我們的主人，可是要打你們的主人，好好先生陳彛氏之被害，就是如此。

劉海山和這般遊山嚮導，所謂「獸以羣分」，和藍衣社上海區直屬行動員劉戈青又是同門弟兄，劉戈青的槍，藍衣社的錢，再加上劉海山和陳氏鏢客沒有一個有良心，這天是大除夕，在閻家團圓席上，陳氏殉職。

劉戈青得獎兩萬，劉海山爭吵到香港，戴笠乃又補給兩萬。

周鳳岐

這案子，又得使眼線負一部分責任。

眼線這種人，助紂爲虐，助桀殺人，至而於出賣好友，拍賣活人，其罪皆不在戴笠以下的。

周鳳岐氏，事出在一個降大雪的下午，這就是經眼線給選好了的便於打倒之機會，小人之用心，無所不至！大都沒小人在內的暗殺案子是很少有的。藍衣社爲盡小人之所爲，蔣氏用戴笠作盡罪惡之罪惡，而今而後，所祈願於世道人心者：在「和平」，在「止於至善」！

關於上海區藍衣社大破獲案

轉載三十年十一月廿八日國民新聞

調查統計部駐滬辦事處，竭數月時間，最近在滬破獲淪方藍衣社上海區全部秘密組織，凡該社重要人員，全已就逮，數達一百數十名，在各處連續抄獲之槍支彈藥，計有廿發木殼槍二十八支，子彈

二千粒，新式左輪手槍卅六支，子彈一千八百五十粒，手槍十二支，子彈八百四十發，手榴彈八個，

炸藥七大包，化學藥品四箱，無線電收發報機十八座，及全部秘密檔案文件六皮箱。此種破獲，確為自和平運動展開以來，在上海最大一次之破獲，較去歲曾哄動本市之該部所破獲之三民主義青年團上海團部一案，尤甚注意。查淪方藍衣社過去在滬所施之暴行，不勝枚舉，所作所為，早為滬中外人士所不齒，今遭此打擊，顯見淪方最後掙扎之反動陰

謀，愈益日暮途窮矣。今將其經過情形公布於次，俾全國人士知所警惕，從而更可知淪方手段之卑劣，行動之殘酷，而應益堅其對和平反共建國國策之信仰也。

調查統計部發言人談話

淪方藍衣社上海區全部秘密組織破獲後，調查統計部發言人特發表談話云：和平運動之展開，其目的在保全國家元氣，改善國民生活，此種主張凡稍具理智之國人，莫不寄予最誠懇之同情與至殷切之期待，由同情期待而熱烈擁護參加，和運進展之一日千里者以此，而引起淪方嫉忌迭加迫害者亦以此。溯自和運展開以來，淪方所加予吾人之暴行，

不勝枚舉，投彈轟炸，陰謀暗殺，其手段之卑劣，上海秩序，保全社會安甯計，對於此種暴行，不得行動之殘酷，為古今中外所罕見。然和平運動，適不作適當的措置，以資肅清。最近乃將藍衣社首要與此種暴行成正比例而發展，暴行愈迭出，而同情期待者愈多，擁護參加者愈衆，吾人始終秉承中央寬大之旨，對渝方之暴行，絲毫未作報復之想，並曾數度懇切昭告，冀渝方幡然悔悟，改弦易轍，不圖渝方竟誤會吾人之寬大為無力報復，迭派多數恐怖份子潛行來滬，不斷的加害和運同志，襲擊日本官兵，造成上海的恐怖局面，其結果引起中外人士之危懼與憎惡。吾人爲維持

破獲文件（電訊）之一。



石月珍

廣東籍，北平產，現年十九歲，高中畢業，女中，二月二日，出生，十月二日，走家。



方佩瑩

安徽籍，北平生長，現年二十三歲，聖約翰大學，學三年，二月二日，潛逃，長。

因比間有一
姓袁之如同志而
托同同志報告有
卷裝裝費即令
送外西南運輸公
司辦理後事因緊急
金亦即請大申海親。

李連海
李連海
李連海
李連海

同志兩月珍不董佩方
衣辦置在港唯並案機

鎮
九
九

份子上海區區長陳恭澍，加以逮捕，陳君潛居租界，執行渝方命令，陰謀主使暗殺案件，不下數十百起，而吾人仍加優遇，使之確切瞭解和運真諦。陳君為汪主席偉大精神所感召，深悟過去盲從抗戰之非是，在滬受人利用，主持卑劣的暗殺工作，尤覺痛心，願率所屬幹部百餘人，脫離殘酷罪惡的組合（藍衣社），要求自新，參加和運，擁護汪主席和平救國之主張，重新為黨國效力，以贖前愆。並將秘密電台九座，槍枝

久北此道
別要一此
志需項即由
同之作即由
成之二任至
大之在電遠
孫義者特赴
轉意優刻輪
即在兼當搭
詳而職道即
網重學可新
兄要與宜立
鎮親與董志
特別親董志
閱特別親董
司籍董志司
萬司籍董志
司籍董志司

孫大之在電遠
轉意優刻輪
即在兼當搭
詳而職道即
網重學可新
兄要與宜立
鎮親與董志
特別親董志
閱特別親董
司籍董志司
萬司籍董志司

轉發旅費代
希即優發旅
電王新衛同
電王新衛同
電王新衛同
電王新衛同
電王新衛同

【附註】（關鎮即陳恭澍，金水即戴笠，崇即齊慶斌，達即桂蘇非，孫大成即去年十月十四日蒲柏路四三六號炸彈爆炸案傷及腿部之兇犯化名葉亦長者河北人年廿六歲身材高肥。另一被炸受傷之兇犯化名張星斗亦河北人年廿二歲，被法捕房逮捕後由某探長之活動，現均移送廣慈醫院療治中。郭文英為聯絡員，方茂堂即另一電中之方佩萱，為聖約翰大學女生，批「照轉」之鎮即陳恭澍。戴某性喜漁色，荒淫無度，被被蹂躪之女職員不知凡幾，如違抗彼之卑鄙要求者，必以禁錮相威脅，直至屈從而後已，渠常藉特別掩護為名，以吸引姿色貌美之女性，實則供他玩弄而已，上電即係一鐵證。）

附錄

能儼然覺悟，不再採用此種卑劣手段。名單中所列份子，吾人本可按址拘捕，惟念其中大多青年無智盲從，不欲遽繩以法，仍希其能及早覺悟，自動至極司非而路七十六號調查統計部駐滬辦事處自首，吾人決不追咎既往，而予以自新之機會，若仍冥頑不靈，意存觀望，或竟潛圖復燃，依舊爲淪方利用者，則爲國法所不容，吾人亦不願過事姑息也。

前藍衣社上海區區長陳恭澍自述感想

藍衣社上海區區長陳恭澍據其自述感想如次：

⊙根據數千年來歷史的昭示，有百年的和平，而絕無長期的戰爭。中日戰爭固然有其原因，但最後結局仍必歸於和，此乃不易的鐵則，本來中日事

勢殺行爲并非不能拯救中國因爲這是天下最慘酷的事也是人間最可憎的事我們應該徹底覺悟絕不能以可貴的身軀做戴某個人的犧牲品我們寧願流血爲犧牲堅定信念努力和中國運動這才是救國的正當途徑

陳恭澍



陳恭澍略歷

藍衣社上海區區長陳恭澍略歷如下：陳氏卅二歲，河北省崑河縣人。黃浦陸軍軍官學校第五期步兵科畢業，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班究班畢業。民國廿年春任中央軍第十師特務連少校連長，廿年秋調充軍事委員會中校參謀，民國廿一年參加戴笠之工作，奉派爲藍衣社北平站站長，民國廿三年升充北平區區長，民國廿五年調充天津區長，民國廿六年升充藍衣社華北辦事處主任，管轄天津區、北平區、察綏站、保定站，民國廿八年春調任重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三處上校處長，旋調任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少將稽查處長，廿八年又奉派爲上海區區長迄今。

變，在日本係求友人，而非打敵人，可惜中國初即受共黨的挑撥利用，復受英美的操縱慫恿，致有抗戰到底的謬論，而高唱迄今，徒使經濟破產，政治紊亂，人民塗炭，國本動搖。

②一種政治活動，自有其產生的環境與理論，絕不是暗裏殺幾個人而能够制止其活動，和平運動是中日戰爭現階段中必然的結果，單是以暗殺的手段求制止是不可能的，試看上海一地，在最近兩年的當中，所指爲參加和運而被犧牲於特工者，不下百餘人，這個數目不爲不多，但結果並未能稍相於和運本身之進行，且更促成其團結擴展和堅固，本人深感違反人道的暗殺工作，所得的反應，給予民衆的爲恐懼憎惡，給予對方的是以殺制殺，而使國家優秀份子暨無辜同胞同歸於盡，這是人類歷史中最悲慘的現象，也是政治鬥爭中最卑劣的手段，今願忠告吾同人從速覺醒，作冷靜的回憶與分析，勿再受人指使供人利用，而進行悲慘的暗殺工作，

要曉得我們少殺一個人，就是給國家多保留了一分元氣，元氣不損，國家才有復興的希望。

③至於偷襲日本官兵之舉動，尤屬荒謬，蓋兩國交爭，自有其固定戰場，在非戰區域而藉特殊環境之掩蔽出此下策，實有背道德與正義，其作用僅洩一時的氣憤而結果結成不解之深仇，如此即可戰勝日本，其孰信歟？言念及此，聯想法國淪陷區亦有襲擊德國軍官情事，結果嘗使爲一人犧牲數十百人，倘日本亦以德國之辦法，加於國人，則不堪設想，於此足證日本之是否視中國爲友爲敵。

④本人從事特工活動已十載於茲，嘗在心理中產生矛盾，但格於環境，欲言難言。此次被捕後，深感汪主席精神之偉大，復承李部長以至誠相曉諭，以事實相指正，故有感於衷，乃絕然自新，躍出殘酷罪惡的組合，邁進於和平建設之營壘，深願追隨先進，擁護汪主席和平救國之主張，以達成共存共榮之領域。

大俠團。

九一八數月前，團體要我秘密出關，蒐集對日之資料，歸途留在平津，即分函胡及戴笠，警告事變之將至，自蔣以下，相驚伯有，無何事發，應召入京，劉健羣滕傑諸人來商，組織團體，共赴國難之必要，戴笠來商特工之必要，於是急回開封，解散大俠團小組織，於是乃有中央藍衣社之發軔。

關於該社之實體，本文無暇贅述。

現在所亟要闡明的，乃是我從彼時起，遂被戴笠占有，拖入罪惡之門，进出團體之外，被迫工作，當駐平津。

藍衣社最大的罪惡是甚麼？

單論戴笠，他代表藍社的思想和行動，祇不過是一個恐怖政策，即殺人而已。

在東北事變後，舉兩個

對於特務親別鎖關
子份他好右著之
持他於以制予明查
遵實切希務面元
復具情形經過將辦
傷揚即明已希辦
五五
九七

政治行政

批
批
批
批
批
批
批
批
批
批

批
批
批
批
批
批
批
批

附註：電文中「關鎖」及「需」均為上海區長陳恭澍化名，「紀明」即戴笠。吾人不否認「特工」在政治上所生之巨大作用，但從事特工者，尤其負責主持特工者，只應在工作上講求技術之巧妙，決不可用卑鄙之法，以卸罪於人，自為者不敢自當，其不能獲得同情者必也。

戴笠致陳恭澍
秘密電文之一。

實例，他們頭一道命令就是要殺李頓，甯失去東北。最末的命令，又要殺宋哲元，甯失去華北。前者是嫁禍日本，後者是嫁禍國民。

除此之外，再就是騙術。舉一實例，義勇軍興，東北救國協會實主持之，他們命令，私洽我友王化一等，祇要宣傳，募捐，辦青年黨，三項工作。

戴笠遂以裁制青年黨，邀功蔣氏。

蔣氏遂以策動義勇軍，邀譽國民。

由四維會到西安事變

東北軍，也有一個藍衣社。

張學良，開府武漢，欲染指藍社，屢以副領袖為請，蔣氏說，領袖那能要有兩個，藍社本是獨裁制的，結果許可張學良另組四維會，和藍衣社，兩位一體。

藍社幹部，全跨入四維會。藍社對日思想之成熟，就是這種關係。藍社和共產黨之妥協，就是這會的結果。

四維會到西安，變成人民陣線。到西安事變，變成參謀本部，培植下了國際陰謀，西安事變，就是七七事變；蔣介石就是周恩來；說到藍衣社就是共產黨亦可。

抄進的亦有這也
忠懷(處理)
反破(處理)
周(處理)
蓋莊(處理)
基金(處理)
根(處理)
長(處理)
漸(處理)
推(處理)
晴(處理)
值(處理)
傳(處理)
抄(處理)
儲(處理)
備(處理)
備(處理)

附註：(關鎮)均為上海區長陳恭謝，(即載笠)中儲鈔因基金豐富，價值日高，乃自然之現象，非暴力所能動搖，戴某竟一再企圖破壞，甚至遷怒代兌之錢莊，彼獨不憶今春因蘇炸中儲滬分行，而招致中交農四行鉅大之生命財產損失耶！

還有秘密事實的。

我在軍事行動前，首先進入西安城。我包庇過

青年黨，因而又混進他的參謀本部。我活動在陝甘

大道上，使衛友代六十一軍長吳克仁，和胡宗南攜

手了，因而前方搖動。我使劉振東按住劉多荃。我們

金震電午揚喜也
查不件

物有物
方有物
後有物
我後有物
斷我後有物
敵切斷我後有物
被敵切斷我後有物
真被敵切斷我後有物
一且被敵切斷我後有物
便勢必益形恐慌
賴于淪陷區
負責物也
以地瘠
大日由詳復
（商）

待解決了王以哲，這就所謂藍衣社解決了西安事變。

我替戴笠下書周恩來，我帶賀衷寒去見林祖涵

，周恩來。

這段秘密，就是賀衷寒乃一答謝專使，戴笠提

出了交換條件。謝的是周恩來不殺蔣氏之恩，交

換的是藍衣社與共產黨放棄制裁，要共產黨放棄特

工，而以共同抗日為條件。

這裏要知道：藍社若干幹部，不是要抗日，而

是要聯蘇俄。

戴笠不是救活蔣介石，而是救活了周恩來。

由特務處到七七事變

以上所說的罪惡，都是

藍衣社特務處造成的。他在

改稱「調查統計局」之前，

收場造成一個七七事變。

七七事變，在中國的祕

因，乃為對付宋哲元而起。

這個起因，我也有產婆

附註：固重濤，均為上海區陳恭澍之化名，金水即戴笠。上電為戴某替私舞弊之又一鐵證，瀕緬路果被切斷，自應謀求相救，備費走私偷運，又有何益，不過藉此以飽其私囊耳。

資格的。我在解決西安事變時，爲防萬福麟不穩，設法挖出窗友趙錫慶，入萬軍，接任參謀長。時局大定，借趙謁蔣氏，戴笠授之意，策動萬福麟，陰聯股汝耕，驅逐宋哲元再殺股汝耕，而由我赴平主持之。萬素謹愿，趙亦不憚特工，事稍洩於宋哲元，會七七事變，宋疑而怨，遲回無決，星星之火，竟而燎原。

藍社促動戰禍，安福系有識份子，向我們說，乘日本無意北平政府中，上海之戰，尙可地方解決，北平不難恢復政委會之舊觀，我遂在平，連電主和，因而左遷，因而斥之游擊之數。陳恭澍同志，尤趨實際，特派果仁夫者，送李思浩來滬，準備謀於孔祥熙，適上海撤軍，此一和平專使，又爾不果，以至於國破民傷，藍社仍怙惡不悛。

我在七七前，是一個慣抗亂命的，我已準備避人避地，棄職出國，爲戴笠不容，會林之江先生借與轉變，因爲我信仰李部長，這是多年前，由於好友趙世瑞，告訴過我，李部長寬仁大度，公忠體國。

我忠告藍社舊同志，放下屠刀，速來參加反共和平的工作。

各方情面挽回
作果報而報
工敵印偷考錄
動動等廿二人
之動大并馬全
方海目標地位揚
對上海重要地位
久擇重要地位
親策無人
WON

附註：一、即陳恭澍
一、即戴笠
一、即宋哲元
一、即萬福麟
一、即趙錫慶
一、即李思浩
一、即果仁夫
一、即林之江
一、即趙世瑞
一、即李部長
一、即戴笠
一、即宋哲元
一、即萬福麟
一、即趙錫慶
一、即李思浩
一、即果仁夫
一、即林之江
一、即趙世瑞
一、即李部長

·從上海區破獲中心告藍衣社同志·

錢新民

這不能不說是和運史上一個功勳的收獲，同時也就是藍衣社遭遇到重大的失敗，而象徵着重慶政府瓦解的預兆，因為上海區的破獲，是予打擊者以很重大的打擊，同時也是藍衣社的致命傷。如果我們把上海區在藍衣社的重要性，和其所處的地位予以透視，那麼藍衣社整個的生命，即是寄託在這個藍衣社的上海區裏。可是，現在的上海區，已經整個的覆滅，藍衣社已無疑的遭到了空前的厄運，而在苟延殘喘的末路上掙扎着了。

藍衣社的失敗，已經是必然的現象，值不得我們來驚訝，可是一般的同志們還像我從前一樣的逡巡徬徨於歧途，這不能不說是你們真是缺乏勇氣，沒有把藍衣社的真像，作澈底的估計與明徹的認識。雖然我絕不以先進自居，可是鑒於已往的乖謬，總希望同我一樣遭受到過去痛苦的現在藍衣社同志

們，早求解脫，俾不致永墮深淵，而不識自拔。

假使要來檢討過去藍衣社的乖謬，那首先要來認識時代的背景。因為一切政治意識形態的產生，大都由於時代的需要，而政治團體不過是政治觀念的一種實踐，和滿足政治慾望的手段之集團而已。如果政治觀念根本已失去了時代的評價，那麼他的政治手段無論如何高超，終於失去其真實意義。所以在和運垂成的今日，而猶癡迷於抗戰毒素的旗幟下，是找不出一個合格的手段，更何況內部千瘡百瘡，本身便充滿矛盾的藍衣社呢！

藍衣社在過去的駕馭同志，不外是強調着歪曲的國家民族意識，作為豐腴的精神食糧，以彌補其物質上的缺憾。同時更用不道德的慘酷的威脅手段來籠絡，鋼禁，所以在藍衣社的同志們，大部都帶着違心的腳鍊，而咀咒着已往的失足。而另一方面又滋夢

着畏怯的心理，所以永恆地自甘驅入禁錮的牢籠。

現在可以先就第一個問題來研究，你們對於國家民族的觀念和認識，是否最正確的呢？那或許是絕對相反的效果，因為由於畏怯的心理，和歪曲的政治理想的交織，然後才抹殺了事實，而以白癡者的語調，來說和運即是「漢奸」運動，來自欺欺人的炫耀已長。當然，在你們也有和我一樣的感覺到這種思想的謬誤，願意來參加和平運動，可是你們終於缺乏跳出火坑的勇氣，以致因沿着無底的抗戰，在日復一日的屈膝受「拖」，而模糊了和運即是中華民族求獨立，自由，平等必經的階段。所以藍衣社給予工作同志們的精神食糧，並不是有價值有意義的食糧，他祇可以維持朦朧一個有限的時期。雖則欺騙的價值，可以暫時的超越真誠，可是這不過是一時的狀態，而不能持久的綿延撐持，「紙糊窗戶終要戳破」，所以藍衣社不斷的遭到失敗，即是這個政治觀念的真價批判。

精神食糧顯明的已表示出他的真實面目，那麼我們再來看藍衣社的脅迫同志的一切是否合理，過去特工的領導方式，一向是祇重理智而不講感情的，尤其所謂藍衣社的特務領導者，特別強調了這一環，所以往往人情所不經的手段，都拿來駕馭並運用。造成了同志與組織所發生的，祇是片面的歪曲的理智的關係，而不是人情的情感連鎖。如果我們再翻開看看藍衣社的歷史，其中所孕育着的，也儘是下面這些不盡人情的東西：

一、嫉妬排擠

藍衣社的特工組織，因為要維持假的面具不被戳穿，所以不惜運用嚴密組織的口號，來造成同志間的猜忌和排擠，其形成清一色的觀念，簡直超越了經常工作的聖典。同時其對外也是浸淫於「多樹敵少結友」的現象，所以同志在工作中幾無時無處能脫離了重重的危慮與困難，因此有爲的志士與青年，祇要跨入了藍衣社的特工，不僅

很少抬頭的機會，並且還要歷盡人間的辛酸，甚而會輕輕地把有限的生機，葬喪於妬嫉排擠的無窮遭遇。

二·毒辣行爲

與其說是藍衣社的紀律森嚴，倒不如說是毒辣手段的行徑，因爲專門用理智來駕馭同志，是除掉利令威脅，旁無他策的。所以採行一種欺騙作風的藍衣社特工，便不能不走毒辣手段的行徑，因爲利用森嚴紀律的名詞，便可以禁閉，制裁，種種巧立名目的不成文法，來做爲藍衣社實施毒辣手段的鐵則了，可是這完全合理麼？祇要是我們的同志，莫不言之色變，當然這是藍衣社失敗的主因，同時也是我們平時引以爲痛心疾首的主要觀念。

三·物質缺乏

一切的工作出發點，當然不能以經濟爲依歸，可是精神食糧，已經是不可知論的東西，那麼在物質條件上，至少也得爲着出死入生的同志想想。然

而藍衣社的領導人物，祇懂得所謂自己的紀律，祇知道自己的飽暖，祇曉得利用爲國犧牲，冒險犯難的漂亮名詞來驅使同志，而忽略物質條件的彌補，這樣如何能遮蓋着同志的眼睛。藍衣社的失敗，固不以此爲主因，但這也不能不算是許多失敗事件的因素。

綜上所述，藍衣社本身已朝着末日坟墓邁進。

如果要望其在和平區域滋蔓成長，那簡直是等於癡人說夢了！尤其是到了現在的藍衣社活動，已在基礎動搖，潛伏乏術的線上掙扎，則今後整個藍衣社的敗亡，立可指日以待。已參加藍衣社的一般同志們！何苦還要留戀在這極枯之中呢？你們是怕那種毒辣的手段嗎？否則應該趕快煥發勇氣勇往直前的來參加和運的特工，同爲國家民族努力奮鬥，我保證這裏有與你們那裏截然不同的優良環境，有與你們內心低鳴的要求可以呼應。我還盼望你們早些來歸，更希望藍衣社特工，趕快結束你們的迷夢，不要再喚使大好的青年，葬喪於無法自拔的火坑。

·上海區藍衣社破獲的感想·

彬·

凡見陳恭澍和錢新民所述自新後的感想，就可知道這一次上海區由破獲到全體幹部的轉變，決不是偶然的，就是說他們除掉認識到「祇有以和平手段，實現東亞聯盟，才可以救中國。戰爭是共同消耗元氣的罪行」。同時對暗殺既違背人道，又全無政治意義可言，也已由良心作用，並認識前途而堅其悔悟之心。還有藍衣社組織的黑暗反動，亦是他們勇於跳出罪惡牢籠的最大動力。

誰都知道，大部的抗戰派，其所以高唱抗戰，不外是爲自己多造升官發財的機會，而以青年頭顱和人民財產做犧牲品。藍衣社之黑暗反動，正反映重慶政治勢力的腐敗與沒落。

關於我們自己的立場和責任，是非常瞭然的。我們是爲和運盡消極中的積極作用，凡是危害參加

和運與日本人士的生命財產安全，而出以非常手段的，皆是我們的敵人。但我們堅決實踐祇予打擊者以打擊的原則，至於如渝方專事恐怖政策，而不計及一切則非所取。

我們有崇高的理想，做行動的根據即認爲處目前新時代，決不能單唱一二民族的獨立生存論而必須基於自然經濟環境以及種族的共同性等條件，向全體東亞民族聯盟的共存共榮的邁進。爲達成這一理想，故毫不爲一種不智狹隘的民族情感所宥困。因之若發現同胞一時走向迷途，甚至不惜干戈相向，則對此亦祇有深具沉痛的惋惜，而決無報復用事之理，所以竭誠歡迎陳恭澍同志參加和運者爲此，而陳等所以出此者，亦基於有此互信，職是之故，同人對於尙未跳出藍衣社牢籠的青年們，深寄同

情與期待。

日昨在各報發表關於上海區藍衣社破獲案經過，自必予全市數百萬居民以驚愕和重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而這一案件的發展和它的結果，是一幕喜劇，決不是悲劇，應當又是它最足以「引人入勝」的地方。

同人於此，不敢自詡是持工謀當的高明，或說是同志們勇往邁進的收獲；須知在鬪牆兄弟前誇耀自己的鬥藝，是可恥的。我們祇有沉痛的握手，含淚的言歡。

話是這樣說：上海區藍衣社完全破獲了，可使滬上治安毋慮，暴行斂跡，孰曰不宜？但由於陳區長恭澍以下各高級幹部，皆能在理念上澈悟暗殺政策的悖謬，勇敢自拔地要參加到和建陣線方面。則這從仇敵到同志，從格殺到團結的轉變，又不能不說是中日戰禍既不幸爆發於前，而在東亞和平實現

的進程中，此乃一段無可消磨的光輝史蹟。應博得斯求和平痛恨殘忍者歡騰，啓致蒙蔽於抗戰說教者覺醒。

俗說：「殺人者人恆殺之。」難道既充一廬大堅強的暗殺組織幹部，尙不能將生死置之度外？而甘願以一己之不死取得變節背叛的惡名？今日吾人已見上海區藍衣社幹部全體百數十人轉向到和建陣線，當可了然這一變化決不是一二人貪生怕死的事；而是有它的基本問題作根據。

原來暗殺祇是一種愚蠢的鎮壓革命勢力的非常手段，而爲任何得到羣衆擁護之進步政治活動所不屑爲。從歷史上祇看到以恐怖政策招來統治政權的崩潰，決未聞有因採取暗殺行動而能成就大事的。

吾人若一檢討本黨在實現三民主義新中國奮鬥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失敗，由內無以統一到中日事變的發生，一定能够認清這一責任應由藍衣社的存在，負其大半。

看到王天木同志「我所知道的藍衣社」，不是人情所不許。

已經明白藍衣社首腦戴笠等爲要殺李頓個人，奪失去東北，爲要殺宋哲元個人，甯失去華北。然而這種盲目的恐怖政策之施行，及徒然激起內亂和邦交的惡化，絲毫無補於政治的積極性。要說中日事變掀起東亞的滔天大禍是源於國人不瞭解東亞惟一先進國家——日本的最先誠意；最後戰端突起是由於累積的不必要的誤會，懷疑，怨恨所促成，則藍衣社會盡其最大的挑撥作用。西安事變容共的結果，愈益踏出與日本政策相背馳的道路，而是有七七事變一日——這不也是藍衣社的勳功。

利用特殊場合危害個人，毫不顧及大眾所受的影響，以上海一隅而論，藍衣社所犯殺人案，已達二百餘起，真乃「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此不惟有違政治道德，極盡毒辣陰險的能事，亦且爲社會

戴笠輩利用青年弱點，時以美麗的國家民族至上等思想蒙混青年，以殘酷的紀律束縛青年驅使他們挺而走險。祇求有「工作表現」，個人可以向上峯討獎晉級，而對工作本身所需物質反不能充分供給（根據所獲文件，上海區藍衣社每月所領經費不過十萬元，而戴笠向上報銷皆在百萬以上）對社員甚至不予最起碼的生活的保障。致對犧牲患病被捕者亦全不顧及其一切善後處理，因妬嫉排擠風行，什麼人才主義賞罰嚴明一切足以維繫政團的法制精神，民主氣氛全不存在。他們時時要下級同志對「國家民族的獨立解放」負無限責任，但他們決不賦與同志以應得的權利。當藍衣社是一個十足黑暗的官僚專制機構的紙老虎被戳穿，則那些被國家民族至上主義蒙蔽一時的青年，未有不幡然憬悟的。

「暴露
藍色
秘密」

抗戰前夜的

「騎射會」

· 魏成 ·

關於「藍衣社」造成政治上種種

陰謀的事實，已有相當系統的暴露了。吾人若對「藍衣社」作一籠統之觀時，似覺其中紛紜錯雜，不易辨擇何者為主，何者為賓，事實上他們雖然吸收了社會間各階層的人作為他們的組織因子，但主其事者莫不認為體格健全與「思想純正」的青年學子，總為他們的核心部份；其他僅不過是用以構成諜報網的外圍組織而已。因此，一般被吸收的高中以上的學生們，便是「享受」了別的階層「同志」所得不着的「權利」。這個「權利」便是從未公開過的「騎射會」，儘先以學生作為訓練對手。

「羣不易馴服的

所謂「騎射會」，乃是各

「爪牙」！

地方黃浦系的軍人身兼「藍

衣社」社員者，奉「上級」命令從事的一種武裝訓

練的組織。它底最終目的，是協助學生集中軍訓不足與糾正其不够純粹的缺點。（學生集中軍訓的負責人員，有時並不完全是蔣介石的忠實門徒，甚至共產黨也混跡其中）。並預備以此一批經過精神與體格的雙重訓練的優秀青年，作為將來蔣介石武力的堅強幹部。

在蘆溝橋事變之前，「騎射會」憑其卓越的勢力在實際上已經成為「藍衣社」的武力基礎，因此各支社的負責人員，有時遂不得不在「軍人跋扈」的局面下忍聲吞氣，即使「騎射會」會員有了錯，也不敢十分得罪，除非到了不得已時祇好以「我們的領袖」來鎮壓這一羣不易馴服的爪牙。

藍色的魂靈

「騎射會」的訓練方式並不是

公開的，他們雖然曾經宣稱一至相當時期便成為公開的民衆武力組織，但始終未見實現。他們的「會長」便以當地地位最高的軍官身屬藍衣組織的人任之。每星期中規定了一定的時間秘密集合於該地的

兵營操場，先山下級幹部授以騎馬術，——由最初步的上騎法至快跑法與縱高——繼而是槍術，步槍和手槍；最後是騎馬射擊法。等到這些最起碼的個人技術達到相當階段時候，再加以平時他們所受的班教練，排教練，連教練等術科，一個够得上充當蔣介石私有軍隊的下級幹部資格的人，便被一無遺憾地造成了。——因為在蔣介石和他的「同志」們看來，像這樣的一個青年捨此而外，還有着「藍色的靈魂」。

本來，依照「藍衣社」的傳統章程，社員與社員之間除非隸身於一小組，互相之間是不得有談論及本身組織問題的。因此，即使原本互相認識，但誰也不會知道誰是在幹着些什麼；可是自從有了「騎射會」，他們之間却互相洞悉了對方的「秘密」，因為在被召集前往受訓時，誰也不會戴上一副面具去的，有時當那最高階級的「口長」宴請（其實每人出一元）本地全體「同志」時，大家吃得酒

酣耳熱，縱論古今豪傑，暢談中外英雄，却忘了「洩露秘密——死刑的成文規則」。

一個大「笑話」——「藍衣社」的「騎社會員」常常聽了他們「上級」的片面宣傳，以為將來自己一定會成爲個「爲國効死」的好漢。所以，當「西安事變」的最初幾天，整個「黃埔系」的軍人及他們掌轄下的「藍衣社」，立刻起了極大的轟動，譁譟繁起，草木皆兵，又無正確情報。因此，曾釀成了一次笑話，在何應欽的「討伐軍」，決定行動之前，這些身不足當大事的「黃埔系」軍人們，忽然神經質地提議發動全國學生親赴西安跪求釋放他們的「領袖」的主張。當時有一部份「社員」平日受他們的「領袖」薰陶殊深，便也不擇利害地附和着，並企圖威脅「非同志」的青年們參加；但另一部份理知較清的「社員」們，便奇怪爲什麼平日的口號是「安內攘外」，現在正到了「攘外」的時候，爲什麼講這話的「最高領袖」到不同意他自己的

主張呢！這些稍具理智心地坦白的青年，當然不會知道共產黨的真正用意的。結果不但他們的「領袖」上了大當，即連這些無辜青年也糊裏糊塗地跟着走了錯路。

社員必讀的一部「聖經」

蔣介石屈服了

之後，安然地從西安回到南京了。大概不願使人家說自己已經和共產黨勾結好，便寫了一部西安事變的回憶錄，書中說他自己如何守正不阿，如何嚴斥叛黨，如何使張學良痛然悔悟而送他老人家安然回京，而且，他並不會和共產黨訂下任何毀滅國族的合同（！）。當時藍衣社竟規定此書為社員必讀的一部「聖經」。

「四千架飛機」之謎

七七干戈既起，

以前受過「騎射會」訓練的「藍衣社」社員，便被派為

地方壯丁隊的幹部人員，每日担負戰時民衆訓練的工作，依照蔣介石的意思，是不必和日本談判和平了，直截了當地等日軍來時便以這些軍事常識不夠的民衆作為抵抗之用，當時一般蒙在鼓裏的民衆，絲毫不察本國武備的真實情況。說來好笑，連身任教官的軍人也都辨真偽地胡亂宣傳着中國有「四千架飛機」，無怪乎當時違反常態的狂熱會瀰漫於全國，相信中國必能擊敗日本。

情報失真，軍事敗挫，政治黑暗，終於決定了「抗戰的最後命運」。以前「藍衣社」的「忠實份子」死於炮火中的難以估計，剩餘的大多是「藍色政客」，他們閒得無聊便製造出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來消遣，又訓練出一批諜報人員和暗殺專家分佈到各處從事「狗急咬人」式的盲目亂動。至於曇花一現的「騎射會」，業已壽終正寢了。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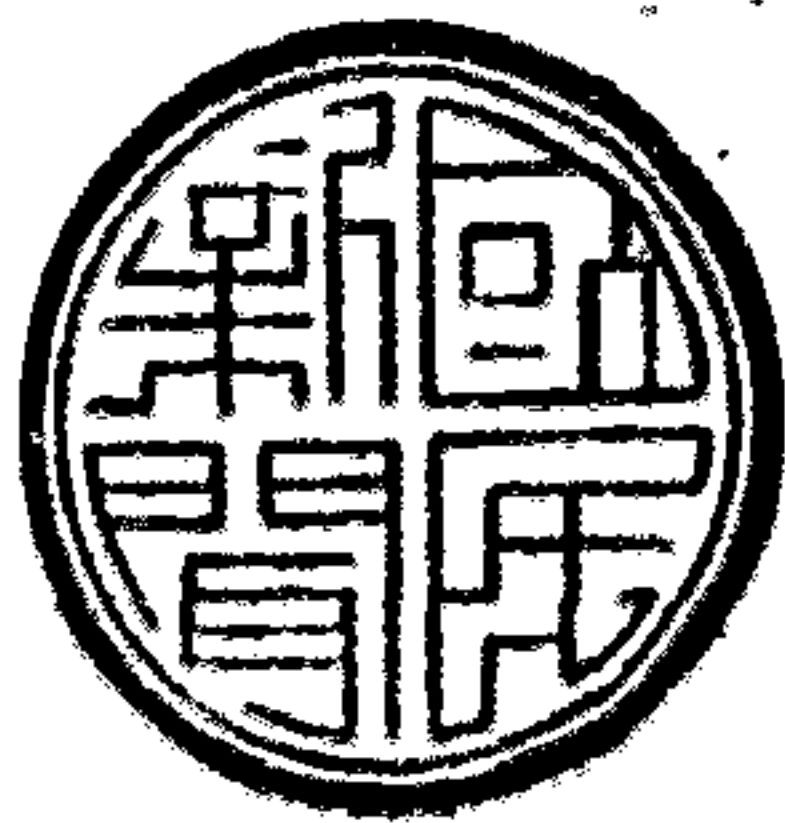
藍衣社內幕

藍衣社內幕 全一冊

實價國幣二元

(外埠酌加寄費)

國民新聞叢書之六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述者 陳 漱

發行人 黃 齋

印刷所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總發行所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分發行所 各地國民新聞分銷處

04

5-2943

